

# 火山岛与仙鸟

掀开所罗门面纱

冰谷 著

雪隆兴安会馆

大将出版社联合出版

云里风主编



## 冰谷

原名林成兴，1940年出生于霹靂州瓜拉江沙，曾任橡胶、可及油棕园经理。1996年出任黄金集团所罗门群岛油棕种植经理，2002年初退休。

为马来西亚作家协会永久会员及亚洲华文作家协会会员。曾于沙巴《诗华日报》创办《沙华文学》副刊，大力向海外推介沙巴文艺。

著有诗集《我们的歌》（合集）《小城恋歌》《西贡，呵西贡》《血树》《沙巴传奇》及散文集《冰谷散文》《流霞·流霞》。散文及诗作收入《新马华文文学大系》《马华当代文学选》《马华文学大系》《世界华文新诗总鉴》，儿童文学作品收录在《世界华文儿童文学选》《世界华文儿童作品选》。散文作品也入选中学华文教材。

兴安文丛(第二辑) 10

# 火山岛与仙鸟

掀开所罗门面纱

冰谷 著

雪隆兴安会馆

大将出版社

联合出版

大将出版品第 229 种  
兴安文丛 (第二辑) 10

## 火山岛与仙鸟 掀开所罗门面纱

作者：冰谷  
文丛主编：云里风  
主编：徐婉君  
编辑：刘艺婉  
助编：苏淑萍  
照片提供：冰谷

社长：傅承得  
发行人：傅兴汉  
创意顾问：游川  
法律顾问：吴汉强律师、王瑞隆律师  
联合出版：雪隆兴安会馆

PERSATUAN SHING AN SELANGOR DAN WILAYAH PERSEKUTUAN  
No. 13 & 15, Jalan Thambapillai, Brickfields,  
50470 K. L., Malaysia.

大将出版社 (马来西亚)  
发行：大将出版社 (马来西亚)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473710-T)  
4, Jalan Panggong, 50000 K. L., Malaysia.  
Tel: 03-20266288 Fax: 03-20266266  
E-mail: mentorp@streamyx.com  
Website: www.mentor.com.my

印刷：佳印贸易公司  
第 1 版第 1 刷：2005 年 6 月 15 日  
定价：RM 20.00  
著作权所有·侵害必究

国际书号：ISBN 983-3098-34-7

图书分类：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Bingu, 1940-

[Huo shan dao yu xian niao-- xian kai Suolomen mian sha]

火山岛与仙鸟 / 冰谷著

(兴安文丛第二辑：10)

ISBN 983-3098-34-7

1. Chinese prose literature-- Malaysia. 2. Malaysian prose literature (Chinese). 3. Solomon Islands-- Description and travel. I. Title. II. Series : Xing an wen cong di er ji ; 10 895.1852

#本书如有缺页、破坏、装订错误，请寄回本公司调换。

# 总序

◎ 云里风

“兴安文丛”第一辑的六部作品，在热心同乡的赞助和  
大将出版社的支持下，于2004年5月间如期出版，它无疑地  
是马华文学界的空谷足音，声浪虽然不高，但却清晰可  
闻。为了配合这项盛举，本会再接再厉，于2004年11月14  
日举办了首届“兴安文学营”，恭请第一辑文丛中的四位作  
者（张弓、小黑、朵拉及周锦聪）莅临现身说法，讲述散  
文、小说、诗歌及文学创作的课题，参加之学员近百名，  
其中多数为年青人，情况令人鼓舞。

无可讳言，马华文学经过数十年来的努力奋斗，虽已  
渐入佳境，但尚面临许多困难，如想蓬勃发展，单靠文学  
团体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华团必须在这方面扮演重  
要的角色，积极协助，举办马华文学节的意义，即在乎  
此。本会近二十年来秉承创会的宗旨，积极推展各项健康  
活动，尤其在文教这方面更是不遗余力，其中如出版“兴  
安文丛”，举办孝亲敬老征文赛和兴安文学营，都和推展  
马华文学息息相关，而且立竿见影，效果卓著，所以本会  
决定将其列为常年的重点活动，决不中断。

现在，第二辑“兴安文丛”的征稿工作已经完成，评  
委会从八位应征者的十部作品中，选出其中六部（马峇、

朵拉、许通元的小说和年红、冰谷、菲尔的散文），于2005年3月至6月间出版，第二届兴安文学营则定在2005年11月学校假期中举行。我希望这两项活动能和孝亲敬老征文赛一样，在马华文坛荡漾起阵阵涟漪，给马华作家们产生激励的作用，并为马华文学界增添一些风采。

2005年1月10日



# 第一辑总序

## ◎ 云里风

雪隆兴安会馆是一个乡会组织，其祖籍地兴安又名兴化，地处福建闽中，包括莆田和仙游两县，现在合称为莆田市，自古以来，享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的美誉，历代文化发达，人才辈出，如中国著名的史学家郑樵、文学家刘克庄、理学家林光朝和书法家蔡襄，都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杰出人物。在科举时代，先后出了十多位状元，两千多名进士，也有好几位宰相。远者姑且不说，近代兴安人在各领域也有优越的成就，中国当代科学院及工程院的院士中，有十一位是兴安人，兴安籍的专家教授达六千多名，在文学界尤为特出，著名的散文家郭风老先生、福建省文联主席许怀中、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兼福建省文联副主席陈章武、福建省作协秘书长朱谷忠、福州市文联主席陈章汉，这几位福建省文学界的最高领导都是兴安人。近几年来，兴安籍的作家已由原先的三十多名增加到两百多名，他们在文学的园地里努力耕耘，创作了不少在全国比赛中获奖的优秀作品，充分地表现出“文献名邦好儿女”的才华。

马来西亚的兴安人虽然不多，但也不会很少，全国有三十三三个兴安同乡会，平素继承“文献名邦”的优良传统，

各自展开多采多姿的活动。雪隆兴安会馆位于我国首都，人文荟萃，创办以来，已六十九载，目前拥有会员一千八百多名，规模之大，在我国兴安乡会中允称第一，历届理事们精诚合作，会员同乡们鼎力支持，会务因而蒸蒸日上。本人忝为兴安的一分子，前年5月蒙同乡们厚爱，当选为主席之职，上任之后，即拟订发展大计，希望能通过各种文教活动，把“文献名邦”的精神发扬光大，举其荦荦大者，有下列几项：

(一) 举办“孝亲敬老征文赛”——这是本会常年重点活动，由本会名誉会长庄玉霖局绅赞助经费，目的在于鼓励兴安同乡及马华作家努力创作，并藉此推展“孝亲敬老”活动，此项征文赛获得写作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反应良好。

(二) 设立“兴安图书馆”——为了培养同乡的阅读风气，本会在去年初设立了“兴安图书馆”，6月间恭请我国财政部副部长拿督黄燕燕乡贤主持开幕。此图书馆拥有藏书一万两千余册，采用电脑系统管理，深获文教界人士之赞赏。

(三) 出版“兴安文丛”——为了协助马华作家出版著作，以促进马华文学的发展，本会决定由今年起出版“兴安文丛”，预计每年出版一辑。

窃维乡会之设，除联络乡谊外，必须发挥组织的功能，积极举办各种有益身心的健康活动，以嘉惠会员，造福社会，尤其是文化活动，更应重视。语云：“文化乃民

族之灵魂，而文学系文化的精华。”本人有鉴于此，早在十年前担任乌鲁冷岳兴安会馆主席时，即开始为该会主编“马华文学丛书”，先后出版了五辑，共五十八部，为马华文学界竖下了一个鲜明的里程碑，也为我兴安同乡会赢得了不少掌声。2001年本人引退让贤，此文丛因经费问题而告中断，深为可惜。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我就任雪隆兴安会馆主席后，曾下定决心，要使“马华文丛”复活，于是采取移花接木之计，把原先在乌鲁冷岳兴安会馆出版的工作，移到雪隆兴安会馆来，并定名为“兴安文丛”，于去年6月间开始征稿，至8月底截止，共收到申请作品九部，经编委会慎重评审后，录取其中的六部，编为第一辑，交由大将出版社出版。

在此我要向热心赞助出版经费之乡贤致由衷的谢意，更要感谢大将出版社的合作，愿意接受文丛的出版和发行。深望“兴安文丛”能引起马华作家们的重视和支持，俾今后每年顺利地出版下去，以期为马华文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2004年1月10日

# 为老友浮一大白

◎ 姚拓

《蕉风》创办人

老友冰谷先生来函，要我为他的《火山岛与仙鸟》文集写一篇序文。因为他的文章有一半我已在《南洋商报》读过，文笔优美，内容奇特，如今由我来为老友写序，自感非常荣幸。

冰谷出生于1940年，如今已经六十五岁。我记得当初认识他时，他大概只有十八九岁，我已是四十出头，说我们是忘年交也不为错。哪里会想到四十多年竟然如飞而过，时间过得可真快。我已垂垂老矣！而冰谷也即将步入老境，却能写出如此美妙奇文，不禁为老友浮一大白！

1996年，冰谷五十六岁，居然远赴所罗门去开山伐木。所罗门在什么地方？我仔细查了查地图，所罗门原来在澳洲的东北方，位于大洋洲，由马来西亚飞行十几个小时始能抵达。所罗门是个近千个岛屿所组成的国家，经过英国八十五年统治，1978年独立，土地面积二万八千余平方公里，人口只有四十万。说起来这是一个新兴的国家。在未读到冰谷的文章之前，我对所罗门一无所知，以为只是一个偏僻落后的群岛；哪里知道这里却是一个有近于世外桃源的地方。这里土地肥沃，森林茂密，人少地多，民

风纯厚。假如没有战争，这个地方该是多么质朴、多么美丽、多么可爱！

冰谷先生在这个群岛住了六年，他说他虽然离开了这里，但他的内心，却在这里留下了充沛的感情！这可以在这本文集中充分的体现出来。

本书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辑收集十九篇，第二辑收集二十一篇，全书共有四十篇文章。所有文字都很短，利用空余时间，两天即可读完。我在此谨以至诚的心情，向各位朋友隆重推介。





## 代自序

# 南太平洋的涛声

真的意想不到，年纪愈大漂泊得愈远。

当我去应征工作时，已是退休之龄了，故未具十分信心，但专科医生的健康报告，一切都符合规定。

便如此，使我有机缘灌足所罗门群岛的奥秘，夜夜在南太平洋怒吼的声响里，独饮乡愁。

去国万里，今次，已非文字上的夸张了。

从马来西亚至所罗门，十余小时的转机换站，还要改乘内陆小型机，然后快艇追波逐浪，始抵目的地。

那是1996年11月初，我扎营于望古奴（Vangunu）岛的墨如苏（Merusu），展开了开山劈地的生涯，走向人生的另一段途程。

幸而公司在这里经营木业有年，墨如苏也随日子的流转而成为邻近岛民出入的小村落。营里的设施相当齐备，包括水电和车辆。而最令我欣喜的是宿舍前面的码头。隔着宽阔长形的防蚊纱，除了可以清楚地见到堆叠如山的树桐，连蔚蓝平静的大海，也尽入眼帘。海风则不舍昼夜穿纱越网，成为宿舍里的常客。

说窗前望尽的是大海，不如称之为内海（lagoon）来得



恰当。因为它终年风平浪静；偶而起风，也只是微波如纹，不见翻腾起伏的浪潮。

扎营墨如苏，真是绝佳的选择，因为海面除了星罗棋布的岛屿，尚有狭长如带的珊瑚礁，形成天然屏障，阻挡了由南太平洋卷来的千层巨浪。

但是，只需十分钟的海程，出了内海，便是一望无际的茫茫阔海了。潮起潮落的南太平洋，不分日夜汹涌无情地冲击着珊瑚形成的岩岸，发出轰轰隆隆的冲天巨响。有如一列永远开动着的火车……

好几次，工余之暇，我与岛民出海拾贝，徜徉在嶙峋突兀的礁石上，一边为浪涛滚滚的大海，另一边则是静如处子的内海，中间仅隔一条珊瑚的海堤，竟形成了两个绝然迥异景观，堪称奇迹！

便如此，我每夜在涛声的呼唤里，怀着淡淡的乡愁，鼾然入梦。

1998年8月27日刊于台湾《宏观报》



# 目 录

- 3 总序 ◎ 云里风
- 5 第一辑总序 ◎ 云里风
- 8 为老友浮一大白 ◎ 姚 拓
- 10 代自序：南太平洋的涛声

## 第一辑：鱼鳞的滋味

- 19 在落后与文明间清醒
- 23 嵌在南太平洋里的明珠
- 28 市集不闻叫卖声
- 32 鱼鳞的滋味
- 37 凤凰红似火
- 40 纳利果树，林中树王
- 45 星期六晚的酒味
- 50 赤足享受大地的温情
- 54 7月就像一阵旋风

- 58 文化村，传统艺术汇流站
- 62 文化村里的热浪
- 66 没有钱也可过日子
- 70 霍尼亚拉风情
- 74 所罗门的木雕艺术
- 79 番薯，非象征荒凉岁月
- 82 所罗门宝藏
- 86 槟榔的诱惑力
- 90 骷髅岛
- 93 基索，西省的大烟囱

## 第二辑：背山面海的日子

- 99 在动荡里寻找降落点
- 103 京城，6月鹰飞
- 107 背山面海的日子
- 110 在大海与土地之间
- 114 碧海蓝天，桨声舟影
- 118 山林绿色的呼唤
- 121 生命的奇迹  
所罗门民族英雄武射传奇之一

- 124 寻找英雄冢  
所罗门民族英雄武射传奇之二
- 129 所罗门群岛的摇篮曲  
岛国独立后第一本文学作品
- 134 把和平列车开入诗坛  
幸会所岛著名女诗人朱莉·麦金妮
- 139 铁底海峡的历史伤痕
- 143 林似盆景岸似画
- 147 貌丑味美的椰子蟹
- 151 风雨荒村夜
- 155 我的所罗门处女航
- 159 在岛与岛之间漫游
- 163 火山岛与仙鸟
- 172 山寨，小小的地球村
- 176 寻找地缘与血缘的平衡点
- 180 石头烘炉烹出的美味
- 182 走出苍林作别蓝海
- 
- 185 后记



第一辑



鱼鳞的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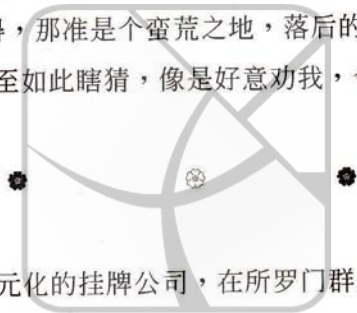
## 在落后与文明间清醒

“所罗门究竟是个怎样的国家？”

当我告诉朋友我要去所罗门任职的消息，他们无不面露惊异，似乎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名叫所罗门的国家，有些朋友则一知半解，问我是在非洲或南美洲。

“去不得，那准是个蛮荒之地，落后的吃人部落！”

朋友甚至如此瞎猜，像是好意劝我，令我啼笑皆非！



一间多元化的挂牌公司，在所罗门群岛从事木业活动



多年，现在，要向有经济潜能的油棕种植业发展，知道我在这方面浸淫了近乎十年，双方接触，条件细则也谈妥了，合约白纸黑字也签了，现在，唉，听了朋友的你一言、我一语，心中居然掀起了圈圈微波。信心，开始如轻风吹拂中的芦苇，滑入了摇摆不安的状态。

都一把年纪了，妻子、孩子，当然推波助澜，都不愿意我飘泊异乡，而且，又是那么地诡譎、遥远的地方。

矛盾，不禁在我心间游移着。

“去冒险？还是毁约赔钱？”

几个夜晚，在出国前，总寐不成眠，静寂中沉思，整个脑细胞就被这问题，一直困扰到天亮。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深思熟虑之后，我重新调整了自己。

在人生飘泊的旅程中，我对自己说，让所罗门成为我踏脚的最后一个驿站。

于是，毅然的，我携着轻便的行李，赶上了漫长的征途，开始了万里的飞行。

在生命的旅程中，在我，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1996年11月1日，傍晚，起程。

时间如流，我在所罗门生活，不觉又一年多了。

先前的忧虑与恐慌、不安和犹豫，如今早就随云烟消逝；紧接而来的，是对这个岛屿之国渐渐地加了一份喜悦，兼一份好感！

童年时喜爱故事书，读过“所罗门宝藏”一类的童话，

当时心中向往不已。现在自己脚下的这个所罗门，虽然没有如童话中的迷人宝藏，却也天然资源丰富，木材、海产之外，金矿的含蕴量也惊人，开采的工程已在去年起步；赚外汇的农产品则有椰干、棕油、可可等。

由近千个大大小小岛屿所组成的所罗门，主要的大岛有六个，与巴布亚新畿内亚、斐济、万那杜、库克岛等，同属南太平洋区域著名的岛国。

若要与其他先进国家比较，所罗门的落后、贫穷，显而易见，但是，当你踏上这个岛国，经过深切了解之后，亲睹它朝向进步中对自然环境保护所作的坚持与努力，你在惊叹，心服之际，不禁对这个群岛之国肃然起敬！

为了子孙万代，生生不息地享用取之不尽的海产资源，所罗门政府制订了独特的渔业保护法令：凡海上捕鱼一律只能用钓、饵，严禁任何鱼网。

日本最大的鲔鱼（tuna fish）公司 Solomon Taiyo，拥有渔船大大小小近百艘，出产的罐头鲔鱼和鲜鱼，畅销全世界，捕鱼用具也是钓钩，别无他法。

木材出口是所罗门的主要经济来源，但伐木又最易污染自然环境，因此政府规定凡是伐木地，河流的五十公尺沿岸列为禁区，树木不论大小，永远保留。超过海拔四百公尺的高山亦不许动刀斧。木桐卡车使用的泥路近河或濒海，必须先铺石子或珊瑚石（岛屿沿岸多为珊瑚礁），方可通车载木；安置油槽，周围铺上洋灰，防止任何泄漏……

政府对这些保护环境的措施，不是关注，而是付之实

现。因此，国家在资源利用的过程中，人民的生活未受影响，处处依然空气清新、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处处是一片人间净土。



所以，所罗门成为南太平洋区域天然美景爱好者的消闲去处，也是性喜潜水观赏海底世界人士的天堂！


处身所罗门，海水的蔚蓝清澈如同一面菱镜，永远痴痴地吸引着你、萦绕着你；奇形怪状、色彩缤纷的珊瑚，悠闲游荡的各种鱼儿，不但历历在目，而且清晰可数呢！

这，就是所罗门的可爱处。

它在落后与贫穷之中挣扎举步，却淡定自若，宁可步伐缓慢，永远坚持着原则和信念，于追求进步、文明的同时，保持着一份高瞻远瞩的清醒！

1998年3月16日刊于台湾《中央日报》



 因为重视环保，所岛所有的溪河清澈如镜，终年淙淙而流。

## 嵌在南太平洋里的明珠

所罗门主要的大岛有六个，除了首都所在地的瓜打肯纳（Guadalcanal）外，其他为马来达（Malaita）、圣依沙贝尔（Santa Isabel）、丘亦塞（Choiseul）、圣克里斯多巴（San Cristobal）和新佐治亚（New Georgia）。次大岛有望古奴（Vangunu）、奇岭班加拉（Kilimbangara）、休特兰（Shortland）、维拉腊维拉（Vella Lavella）、伦多瓦（Rendova），大大小小近千个，岛屿的土地面积达两万八千平方公里，但人口仅三十八万，名副其实是地广人稀。

这千个岛屿，分布在一千公里的海域内，就像颗颗灿烂而又夺目的明珠，有的远有的近，嵌在茫茫又辽阔的南太平洋的蓝波里，是那么地光鲜明丽、闪闪熠熠，又那么地撼人心魂！

瓜打肯纳，所罗门南方的大岛，距离澳洲东部大城布里斯本，只需三小时的飞行。来去所罗门，这是主要的航线；另一条，则需经过巴布亚新畿内亚的首都莫斯比港。

虽然，首都霍尼亚拉（Honiara）是所罗门群岛最大的城市，兼该国经济、商业和文化的中心点，但，如果游览所罗门，想寻幽探胜，一亲天然风光，而只留连驻足霍尼亚拉，就等于空入宝山，顶多，只捕抓了一点商业景象，和一些历史的碎片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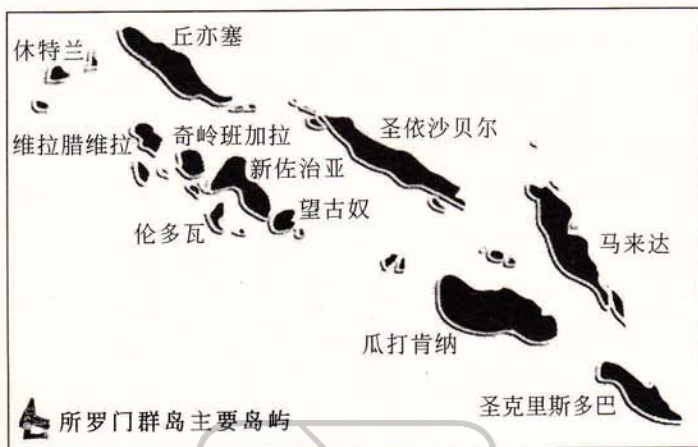
要真正享受、观赏热带的自然景色，必须走出瓜打肯纳岛，深入其他恬静幽雅、人烟寥落的岛屿去。那里，风光妩媚、空气新鲜，形成所罗门旖旎底独特景点，亦即该国吸引外客的财源。

所以，一些经年风平浪静的内岛，已被有生意眼的人利用，搭起了幢幢度假屋，设备了水电，高级一点的尚有餐厅；周末假期，你常常可以在各处遇见金发碧眼的男女游客，掬起沉甸甸的背包，乘快艇或飞机，寻找度假屋留宿。

我是替公司在望古奴岛发展油棕。这个岛位于瓜打肯纳东面，乘内陆小型飞机一小时，降落在新佐治亚岛，改乘公司的快艇迎风破浪，再经过近两小时劳顿，才安然抵达住宿的营寨。

每月，总得至少在营寨与霍尼亚拉之间往返一次。如此，益加使我有机缘接触并观赏这些似乎是由上天安排而嵌镶在淼淼大海里的明珠底形形色色。通过了这种接触、观赏、体会和经验，使我对人类生活的所谓落后与文明、富裕与贫穷，有更深一层的领悟、了解。

所罗门的内陆飞机，只在人烟集中的村落升降。这些小型飞机只有十余张机位，更小的仅有八张而已。飞机通常只在海拔二、三千尺的高空上飞行，俯瞰窗外，苍翠葱茏、形状奇特的岛屿星罗棋布地浮在波光粼粼的蓝海上。有些岛与岛连接的部分，狭狭长长，形如情浓的爱侣牵手在柔波中漫游。



飞机继续行程，掠过的岛屿愈来愈多，而形状变化之诡谲越令人诧异、惊叹！使你深深感觉到自然界的神奇奥妙、鬼斧神工，可能上帝真有一双灵巧善变、搓捏自如的巨手，把所罗门的岛屿打造得如此奥秘。

你瞧，那个岛有如一根巨形的钩球棒，狭长而尾端成钩状；那个岛像汪洋中张牙舞爪的苍龙，前面还吐出一颗绿珠似的小岛；那个岛像吹胀了的汽球，圆鼓鼓地浮在海上……

而潮起潮落，这些形状不一的岛屿日以继夜不断地任由惊涛骇浪拍击它们的岸边，但土地则未因此而遭受腐蚀，反而在潮声里安然从容，坚毅不拔地，保持着片片深绿和青春，让繁花碧树、奇禽异鸟与人类，在它们肥沃的土地上不断地衍长。

从高空望下，竟发现辽阔缈茫的海水，也有深浅各异的色彩；不见岛屿或岛屿疏落的万顷柔坡，是亮闪闪的、与晴空一般的湛蓝；缠绕着重重岛屿周围则是另一番面容，海水呈显粼粼深绿，是鸭背的深绿，是眼眸看了觉得舒服的深绿，是心扉也感触到冰凉的深绿。而随潮汐的退涨，深绿色的海面泱泱荡荡，宛如圈圈彩带，与湛蓝的阔海，颜色深浅分明。

这样艳丽，这样妩媚的景象，怎不令人心旌震荡！

从飞机上看海、看岛，是远观；下了飞机之后，在快艇上风驰电疾时，则是近赏了。

两小时的海程，快艇都是绕着望古奴岛航行，重重密密的岛屿，高空看只见一片苍绿，此时则是峻岭低谷、老树枯藤，一一在目了；岛屿沿岸，椰树摇曳生姿。而土人简单的屋舍，东三、五间，西七、八幢，疏疏落落地建在海湾的沿岸。

这些以“亚答”（一种长在河海交界沼泽丛里的棕榈）叶搭盖的屋舍，像马来西亚早期马来乡村的高脚亚答屋。不过，这里的“叶房子”，真正名副其实，因为除了地板，屋顶和四壁都是编织的棕榈叶片搭建而成，看似简陋，但每排叶片均安编得井然有序，叶端修饰得整整齐齐，风韵别致。

所罗门的土地，无论大岛小岛，大多丘陵起伏，少见坦荡荡的平原，但皆林木深深，蓊蓊郁郁。快艇在川行之间，有时前面看似已无去“路”了，而经验老到的舵手淡定

自若，安然掌舵，在窄如溪流的湾峡间，快艇轰然飞驰而过，如水上振翼的鹏鸟。眨眼间，另一片汪洋大海展露眼帘，惊异赞叹之际，不免狂呼“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陶渊明若在此，我想，一定结庐岛上，除了蒔花艺草，兼在犬吠、鸡鸣、鸟叫声中，写诗！

1988年1月10日于望古奴岛



马洛科内海（Marovo Lagoon）奇形怪状的岛屿，为天然所形成。

## 市集不闻叫卖声

那天，刚到霍尼亚拉，才在宿舍放下行李，识途老马的总经理便急着拉我去逛露天市集。

无疑地，最能反映一个地方人民生活色彩的场所，该是朴实无华的露天市集。

来到万里外的所罗门群岛，听闻居然还有摆摊子的市集，我岂能不去了解、去见识、去体会岛国的风土人情；况且总经理还说，这里的凤梨甜而多汁，兼无纤维，听得我不禁垂涎三尺，食指大动！

我们的宿舍在鹅西（Ngossi），一个不算高的丘陵上。从鹅西下来，转入大道，便是霍尼亚拉露天市集的地点了。市集靠近海岸，海岸前面是湛蓝的铁底海峡（Iron-Bottom Sound），忽高忽低的千层浪涛，不舍昼夜地起起落落，奏出哗啦哗啦底音响。

霍尼亚拉的市集全日开档，骄阳虽已倾斜，市场内依然磨肩接踵，人来人往。这和马来西亚的市集就大有区别，马来西亚有早市、夜市之分，早市一到中午便人去档空了，夜市则从下午三、四点开市，入夜九点收档。霍尼亚拉市政局虽在市集地点建了几间亭子，让小贩摆档，但大部分小贩都将土产、货品摊在地上，没有摊架和帐篷；不像马来西亚，小贩除了架摊搭篷之外，夜市还得自备小

型发电机和灯盏，没有车辆或人手不足就不能开档营业。

这个市集的范围不广，我们边走边看，不消半小时便走完了，所见摆卖的土产不外乎凤梨、西瓜、木薯、番薯、豆瓜、蔬菜等，海产只有鲜鱼，不如马来西亚的百货齐全，多彩多姿，吃的看的听的玩的穿的，无一不有。

除了鱼贩，其他各个摊档都不用秤称，蔬菜和长豆，逐把逐把以芭蕉叶裹着，以把论价，番薯、木薯、花生则打堆……总之，凡是售卖品，都清清楚楚地逐样标明售价，档主就轻松地坐在档前，咀嚼槟榔，与左右同行聊天、说笑，有些甚至在纺织手艺。顾客看货，任挑任选，他们绝不会卖瓜赞瓜香，向你推销，或与同业争夺顾客，顶多，他们只向你道一声早安或午安，或抛给你一朵微笑！

而在马来西亚，小贩间生意竞争剧烈，有时因此造成同行如敌国，互相仇视的现象十分普遍。所罗门的市集小



在市集摆卖的摊档，大部分由妇女掌管。

贩则是以轻松闲逸、心平气和、以静待动的态度对待生意。他们一不拉客，二不叫卖，三不宣传，只悄悄地守在档前，待你看够了，挑好了，把钞票从袋口拿出来时，他们才慢条斯里地点算价钱。

所以，整个露天市集，即使门庭若市，小贩云集，也不闻叫卖声。

我工作的营寨位于望古奴岛，来往霍尼亚拉要乘飞机兼汽艇，但我每月都从营寨出来，回去时免不了大包小包蔬菜瓜果，供伙食部职员食用。因此，逛霍尼亚拉露天市集竟也成了我每月的必须，对这里小贩所坚持的做生意态度与方式，也进一步体会和认识。

薄利多销，似乎是华人历来经商的经典，我每次买菜，数目相当，初逛市集，也想借用薄利多销这“经典”，捞取些许优惠。

青菜一把三元，买二十把有得商量价钱吧？

——档主把头一扭，我会意。

那么我付六十元，你多加一把总该可以吧？

——对方没答腔，却转脸与隔邻同业聊天了。

我自感尴尬，怏怏地离开。后来，我发现土人无论在哪里购物，总是拿了货就付款，从不削价。从此我也学乖了，入乡，当然要随俗。

除了千万别削价，在露天市集购物，尚有一点须记得：要自备塑胶袋装货。

第一次与总经理上市集，我们首先买了两个凤梨，付

了账，我向档主要胶袋，对方指了指背后，原来有档卖胶袋的摊子。一看价钱几乎惊叫起来：中型五角，大型一元。我只好把水果提着，左右各一个。走不远我们再买了两个蜜瓜，这时我们两人四只手都满了。最后去买鱼，总该有袋了吧？我想。怎知道鱼称好了，钱也付了，鱼贩却没有把鱼处理，这时候我们只好忍痛买塑胶袋了。

那几尾鲜鱼，又腥且湿，手上即使没拿水果，也不能赤手提着满街跑呀！

由日本政府资助兴建的中央菜市（Central Market），已在去年落成启用，近千个摊位供小贩营业。但是，原有的露天市集仍旧天天开市，小贩也照常摆摊，然盛况似乎已略见逊色。

其实除了霍尼亚拉，所罗门岛上的大大小小村落，都有个别的露天市集，有的每周赶集一次，有的两次，论热闹和繁盛，与霍尼亚拉自然难以匹比了。

注：1元所币约等于0.8令吉。

1998年3月22日于望古奴岛

## 鱼鳞的滋味

那是一生中，我最最难忘的日子。

那一天，是去年的12月25日，圣诞节，所罗门全岛欢庆的佳节。然而，令我难忘的，并非圣诞的欢乐气氛，而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鱼鳞的滋味。

甜美、细嫩、幼滑的鲜鱼味道，连小孩子都深深知道。鱼肉为家庭、餐馆、酒家不可或缺的名肴。但是，一般人只吃光溜溜的鱼肉，把鱼鳞打得半片也不留。尽管人人都喜欢吃鱼，但却厌恶鱼在水中保护身体的鳞片，认为那是不可吃的部分。吃饭时不慎把一小片鱼鳞吃进嘴里，我们的反应是连饭一起吐出来。

所以，烹煮之前，厨师务必把鱼鳞打得干干净净。

偏偏，所罗门岛民吃鱼从不去鳞。

他们烹鱼的方法，永远只有一种——烧烤。

市场鱼贩卖鱼，破肚挖肠去脏之后才卖给顾客，但是不打鳞。我有点纳闷。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岛民烤鱼连鳞一起烤；后来我更加知道，连鱼鳞一起烤，不易把鱼肉烤焦，也不会“粘”铁板。

我这个重大的“发现”，得感谢佛兰基。在他盛情邀请下，我有机会参加他们全村在去年圣诞节举办的烧烤会。佛兰基是一名土人木匠，住在拿笃盖（Nggatokae）岛，



去年为公司承建了一座工人宿舍，圣诞节的前一天赶好，领了四千元所币建筑费，扣除几个工人的工资，他净得之数大约不会超过千元。

领工资当天，他兴奋地对我说：“Boss，明天我们有个圣诞烧烤会，你一定得来凑热闹，明天早上我来接你。”

我点头说好。我想佛兰基也不过随口说说而已。

“笃笃笃……笃笃笃……”

圣诞节是公共假期，我仍在床上，即已有人敲门了。

“Boss，我的孩子和 Canoe 都在码头上等候了，可以走了吗？”敲门的正是佛兰基。

就这样，我上了他的独木舟，向着拿笃盖岛的方向前进。望古奴与拿笃盖两岛，仅一衣带水之隔。舟艇一出吉利湾（Kele Bay），一望无际的南太平洋即以轰然的声响迎迓我们。

舟儿沿着岸岩行驶。那些褐色的岸岩，其实全是珊瑚礁。这时佛兰基把速度放缓，我还以为是惧怕海浪，只见他的儿子拿起丝线和钓钩，往舟尾的海中抛出去。

“人多，怕鱼不够吃，顺路多拖几条。”佛兰基解释说。他还告诉我，这种钓鱼法叫“拖钓”（draw line fishing），只须钓钩，不必饵也可以引鱼上钓。

果然，说话间，他的儿子已拉了一尾鱼上来，丢在舟上，任其“必拍必拍”地挣扎蹦跳，他又忙着重新整理丝线，抛落海里。

独木舟依然缓缓地行驶着。

不一会，丝线又被牵动了，又有尾鱼扭动着尾巴被拉上来了。我们到烧烤会的地点约莫半句钟，我们上岸时点算，总共有三十多尾鱼，都在一公斤左右，每尾还在不断地怒目睁眼，呼吁喘气。

烧烤的地点选在一片辽阔的椰林，从树干耸高的情形臆测，这片椰林的树龄已超越二十年，地上到处都是掉落的干椰子，有的又再冒芽生长，一片杂乱荒凉，显然整个椰林久已无人问津。



像这样的大鱼，所岛到处都有。

参加烧烤会的人，包括男女老幼，都在椰影下各自忙碌，小孩则在蹦蹦跳跳玩乐。我是最后到会的一人，也是唯一的外来客。他们见了，我，脸带笑容地欢迎，小孩却以惊异的眼光凝望着我，其中有几个更慌乱地嚎啕起来，仿佛我

是从火星上骤然掉下来的异物。

佛兰基为我介绍了几位长辈，包括一位村长，他们对我这次到来参加烧烤会，感到无限的雀跃欣喜，岛民对外国进步文明的崇敬、仰慕之情，在他们诚恳、亲切的交谈中表露无遗。

我边走边看，见到一名少女以铁板烤鱼，香气四溢，旁边椰叶编就的篮子里还放着很多烤便但没有去鳞的鱼。

“嗨！”我上前去，与她搭讪。

原来她是佛兰基的侄女，名叫多莉。她一面用竹片翻动铁板上的鱼，一面向我点头微笑。多莉带有其他所罗门少女的普遍特征：唇厚，发黑，身材丰腴而肥胖。

这时，村长宣布烧烤会正式开始，大家忙把带来的木薯糕、白饭、番薯、香蕉、黄梨等摆在铺上椰叶的地上。没有筷子，没有刀叉，大家都是用手取吃。

多莉可能知道我吃不惯他们土制的糕饼，把盛鱼的盆子送到我面前。我随手抓起一尾尚带余温的鱼，正犹豫着该如何下咽，多莉放下盆子，接过我手上的鱼，把鳞片剥掉。我这才明白，轻轻一撕，鱼皮连鱼鳞一起脱落，剩下的便是干净香美、任君品赏的鱼肉了。

“我们所罗门人吃鱼，有时候连鳞片也一起吃。”多莉告诉我说：“其实，烧焦之后，鱼的鳞片都极香脆，还带有丰富的钙质呢！”

我问她怎么知道鱼鳞有钙质，她说读中学时老师讲的。

“了不起，还是中学生。”我称赞道。

然后，她招我到先前烤鱼的树下。刚才她烤鱼的火碳仍未全熄，烫热的铁板上留下很多烤落的鱼鳞，多莉抓着一把往嘴里送，问我：“Boss，想不想试试？”

看她吃得那么潇洒、开胃，那么津津有味，而铁板上烤得片片曲卷如虾饼的鱼鳞，晶莹剔透得爆炸出缕缕诱人舌的香气。我于是不再犹豫，抓一把放入口中咀嚼。

啊！我不禁轻呼起来，真的感到意外与惊讶。鱼鳞，真的那么香脆可口，轻轻一含，便已碎裂，如同嚼虾饼，嗦嗦有声，一晃间，我将铁板上风味独特的鱼鳞吃得半片不留，多莉乐得大笑起来。

活了半个世纪，我才有机缘一尝鱼鳞的滋味，我如何能轻易忘怀呢！

1998年6月27日刊于《南洋商报》

## 凤凰红似火

霍尼亚拉，能够被选作所罗门群岛的一国之都，自有其迷人的景色与风采。

她除了是群岛的经济、教育、文化的枢纽，同时也是全国唯一拥有国际机场让外国班机起落的城市；此外，她还是全国最大的贸易商港，日夜有大轮船进出，吞吐各类货物。

提到旅游景点，霍尼亚拉有文化博物馆，有美日和平纪念碑，有木雕艺术廊，有露天市集，有迪斯可舞厅和赌场，有设备齐全的旅店，使这个坐落于铁底海峡边岸的城市，平添不少风采和魅力。

但是，霍尼亚拉给我深刻记忆的，倒非这些旅游景点。

我初到霍尼亚拉，是在1996年11月初，时间下午二时许，巧逢所罗门的旱季，骄阳虽有点倾斜，热度则未稍减。经过了万里的穿烟掠云，本疲惫得有点昏昏欲睡，但当驱车出了机场进入市区之际，我蒙眬底双眸不禁为之一亮。是什么奇特的高楼大厦吸引住我吗？

——不是。

是街道两旁的火凤凰！

是燃烧的火凤凰！

霍尼亚拉的商业建筑，依海岸发展，所以整个城市狭而长。超过两公里的街道，两旁有遮荫的凤凰树，从街头一直排列至街尾，虽然种植称不上井然有序，却生长得根虬盘踞、枝粗桠壮，显凸在岁月风霜里它们顽强不屈的风貌！

深深地撩动我眼目和心弦的，当然，并非这些凤凰树的根虬和枝桠，而是它们头顶上爆发的红艳艳的花簇，一如丛丛剧烈的火焰，不停在燃烧，不停地向周围环境射出扎目的火花。

那么地鲜红，那么地绚烂，那么地繁密，那么地跋扈的花簇，即使是火凤凰，在我，也还是第一次亲睹！

——而娇柔的绿叶呢？

在马来西亚，凤凰树也随处可见，因为是乔木，树形高大，多数在马路旁或高尔夫球场出现，住宅庭院似乎不多见。热天开花的时候，也十分艳丽夺目，但，花簇间鲜红里总见绿青，疏疏落落参夹其间。

而霍尼亚拉的火凤凰，无论大棵或小棵，旱季里落尽了叶片，满树梢尽是红艳艳，树干仿佛托着一个大火球，熊熊的火势，不只燃烧了整条街道，还点亮了商店、行人和穿梭不停的车辆。

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想起梵谷的画。

燃烧的向日葵，燃烧的旷野，燃烧的丛林，连青绿色的松叶，也变成了熊熊的烈焰。

去年，几次从工作的营寨飞往霍尼亚拉，都巧遇凤凰

木热情地吐艳，心中不禁暗喜，我与火凤凰毕竟有缘。

一次，我在街上独自步行购物，不经意踩到地上凤凰树火红的落瓣，仰首一望，惊人的花簇依然亲匿地相互拥抱一起，好像不愿被风吹离枝桠而流落街头，让路人践踏。于是我转移脚步，让这么妩媚这么缤纷的落花成为鞋底亡魂，我于心何忍。

除了火凤凰夹道的火焰，你说，霍尼亚拉还有什么更能系住异乡客寂寞心魂的？

不禁想起曾经写过的一首诗：

有一抹彩霞 在凤凰树顶  
焚烧着 一焚便焚红了  
马路与天空  
热气熏天  
连行人的黑眼睛 也逗得喷出火焰

1998年6月13日刊于《南洋商报》

## 纳利果树，林中树王

所罗门群岛的出口以木材排首位，木业是该国的经济命脉，外汇的主要来源。直到今天，群岛仍有90%的土地为热带雨林，换句话说，该国尚有一段长远的日子仍须依赖木业而生存。

所以，尽管带有神秘、诡谲的原始森林，苍苍莽莽、瘴疠氤氲，而且疟蚊纷飞，却是该国的天财地宝，外国投资谋利的焦点。

像其他国家的森林政策一般，所罗门也有本身的林业禁忌。在蓊郁深邃的森林里，有三种林木不得砍伐和出口，它们为黑檀木（Ebony）、舟木（Canoe Tree）和纳利果树（Ngali Nuts Tree）。黑檀木和舟木留待土人作木雕艺术和造独木舟之用，循例仍可砍伐，只有纳利果树，在严禁砍伐与出口的保护伞下，傲然独立，迎风逍遥！

所以，纳利果树在所罗门被誉为森林中的“树王”。木山若是误砍一株，被查山员发现不是罚款或警告即可平息了事，而是把整个木山的砍伐执照吊销，由此足见所罗门政府对纳利果树视如国宝，广获人民珍惜。

这是什原因呢？

原来当热带的椰子未在所罗门的土壤落地生根以前，岛民的祖先经已懂得在丛林中寻找纳利果，作为食用。因

为成熟的纳利果仁，也如落花生一样，除了鲜吃，尚可榨取油质，用作烹饪，而且品质优良，芳香无比。

我极有口福，来到霍尼亚拉的第一天，便尝着了这所罗门的国宝，并且对它一见倾心，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个下午，总经理和我把行李安顿在宿舍后，一阵风似地我们便去逛市集。


“那是什么东西啊？”

我看见许多摊子，摆叠着小堆小堆晶莹剔透、小指头般大小的东西，好奇地问总经理。

“呵！所罗门的特产纳利果，味道与众不同的，尝一尝吧！”老马识途的总经理，说完也不待我回腔，便向小贩道：“来，我要两小堆！”

于是，我们两人，一人手中一把纳利果仁，边吃边走。



 去膜后的纳利果仁晶莹剔透。

这些摊子小贩所卖的纳利果仁，已经去除了坚硬的外壳，吃时轻轻一剥，棕褐色的仁膜便脱落，细扁的果仁脱颖而出，俨如白玉；有时小贩为了方便顾客，连仁膜也摒除。

我把果仁放入口中，轻轻一嚼便碎融了，其涣散在齿缝间淡淡的薄荷味，似有若无，却历久犹存！

除了鲜尝，纳利果还是烹饪调味的好配料，蒸鱼、炒菜、煲汤，一样可以配搭，添加菜肴的美味。但是，土人吃纳利果，更多是经过烘烤。

虽然很久以前纳利果经被土人食用，但直到今天由人工栽种的纳利果树仍旧有限，大部分的果实还是来自原始森林。在果实掉落的季节，土人每家大小都在丛林里忙碌，把属于自己土地的果实逐颗逐颗捡起来，装入袋子背回村里，用尖石块作锤子，逐颗逐颗将果实凿开，取出果仁，以粗厚的大叶片包裹着，投进火红的卵石堆叠而成的“烘炉”里，经过约二十分钟烧烤的纳利果仁，色泽光鲜依然，芳香四溢之外，也更加松脆可口，另具一种风味；密封储藏，品质经年不变，酥脆细润依然。

纳利果有一层坚硬的外壳，同时硬壳棱形如橄榄，两端尖锐，又很光滑，砸壳取仁，也是一门功夫。初次在林野间拾到纳利果，我欣喜欲狂，也有样学样地想以尖石块砸破果壳。一试再试，砸了又砸，直至我误砸到自己捏紧果实的两根指头而楚楚呼痛，纳利果仍然毫无损伤。后经土人指点秘诀，才恍然大悟：要把果实竖立，砸其尖角，厚壳才易爆裂，同时也不致伤及果仁。破壳取仁这门功夫，看似容易，但力度要拿捏得精确也不简单。然而，土人在这方面经验老到，技巧纯熟；连七、八岁稚龄的孩子也一样石落果爆，在纳利果成熟的季节里，与父母共享丰

收的欢乐！

按照土人祖先的习俗，每当纳利果收成时，必举行营火会，男女老幼高歌狂舞，整个村落均沉醉于极度的喜悦中，一是以庆祝丰收，二是恩谢神明！这种欢庆的仪式，现在虽已不复存在，可是，所罗门土人对纳利果尊为“珍奇”、视若“国宝”的传统观念，于今未改！

学名 *Canarium Indicum* 的纳利果，有多个品种，最常见和最受欢迎的有两种：一种树高四十到五十公尺，树干粗壮，叶厚而长；另一种树形略矮，叶片呈椭圆形，比前者薄而小片。

纳利果的花蕾绽开于叶端，淡白色的、细细的一束一束，树高花细，并不特别撩人心魂；但是它外皮绿惨惨的果实就不同了，成串成串地把枝桠连叶压得向下弯垂，使经过树下的行人不禁引颈仰望，对那你拥我挤形如橄榄的纳利果作一番深情的注目。

果实虽小，但纳利果仿佛十分眷恋母树，两个品种均于每年的 12 月间开花，树矮叶圆的一种要经历漫漫的六个月，果实才在阳光的热烤温蒸下缓缓变色，更改了它们的容颜，由青转黑。等到风起雨落，树摇叶舞，纳利果蒂脱果堕的时候，7 月已在季节里衰老了。而树高叶厚的那一种，果实需要更长的成熟酝酿，12 月的花蕾须待翌年的秋末冬初，它们才一齐认老，依依不舍地自枝头掉落地上，让土人载歌载舞地大唱丰收！

在马基拉 (Makira) 岛，有个小型的纳利果油厂，加工



的果油卖给澳洲和美国，每公升高达十六美元。纳利果凭其芬芳撩人的香味，成为两国化妆品制造公司争夺的对象。

平日的丛林，寂寥而荒凉，每当纳利果皮裂果堕的季节，便开始飘起了声音，弥漫了生气，和土人不须耕耘而有收获的惬意的欢笑！

1998年6月11日于望古奴岛



高耸傲立的  
纳利果树结  
实累累。

## 星期六晚的酒味

时速二十五里。不是汽车老马，而是霍尼亚拉的公路，凹凸不平，百孔千疮。但更不安的是，驾车的我是一个异乡客，面对陌生的国度，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公路，我只能循规蹈矩。

昏沉沉的夜晚，漆黑黑的道路，车行超过了半小时，仍不见一辆车迎面而来，除了风声偶尔呼啸一阵，周遭像是死一般的寥寂。我仿佛进入了“万径人踪灭”的境地。

我并不怕黑。一个在橡林和棕园里消磨了数十寒暑的拓荒者，早就炼就了一对孙悟空一般的金睛火眼。不要说黑暗，连魑魅魍魉也不放在心里！

而我此刻悸栗不安。缘何幼稚如此呢？居然让两个深黑如炭且又素昧生平的土人坐上自己的车子。

“我为你带路。”世界上真会有这样的好人吗？都怪自己一时糊涂了，这么轻易地相信别人。

我一面驾车一面思索，最终还是六神无主。

翌日我便得回去望古奴岛了，机票也已订购，今天是我逗留在霍尼亚拉的最后一天，但是到了下午五点半，我才突然记起有一件重要的事没有办：从马来西亚运抵霍尼亚拉的油棕农药，放在码头仓窖已好几个月，手续尚未办妥。我必须赶紧去找露丝·利罗齐拉（Ruth Liloqula），农



业部的女强人，所罗门的农药条例极严，她是唯一操刀解救我的人。

我马上拿起电话，好在她在家里，但她要有关农药的详细资料，换句话说，我非往她家跑一趟不可了。

问她住家的地址，她说清楚了，但我却听得模模糊糊。丢下电话筒，飞快下楼，我驾车入市区，匆匆忙忙地在超级市场买了两包水果便上路了。看看腕表，这时候快六点半了，如此陌生的地方，能找到女强人，完成重要的“使命”吗？身畔犹响着她在电话里细小如蚊的声音：“我住在 Dodo Greek 农业研究场的宿舍，这一带叫红桥（Red Bridge）。你出了霍尼亚拉往机场的方向走，过了飞机场约再走八公里，有一道狭窄的单行桥，就是红桥，继续行不远，我的家在研究场的终点，拐一个九十度的大弯，中间经过……”

我的脑海一阵昏沉沉，一如所罗门早来的暮色，才六点半，夕阳便已踩着铁底海峡的浪潮，蓦然隐去。瞬息间，黑夜顺序撒下了无边的大网。真是船迟偏遇对头风，车出市区，汽车的油针向我发出紧急讯号，油桶罄了。

还好，机场附近有个油站。

古人说“路在口边”，添油后付了账，顺口问一问服务的土人去研究场的路向。

“啊！真巧，我就住在研究场附近，我可以带路。”一个魁梧高大的土人毛遂自荐。

“我太太在农业研究场工作，露丝正是她的上司。现在

我下班了，我也想回家，不如一起走，你载我们。”另一个也高兴地说。

踏破铁鞋无觅处，我真遇到贵人了，心中的兴奋，非笔墨可以形容。这时，夜色愈来愈浓，而且我发现，一过了机场，伸延向前的道路，一片黑黝黝地，显然是没有半盏路灯，什么红桥等标记，除非我有一对猫眼，不然……好，一起上车吧！我已没有回头路。

挨他们一前一后跨上我的车，这我才发现，他们手里各自拿着几罐 Solbrew（所罗门最畅销的名牌啤酒），一坐下便“的达的达”拉开铝罐，开始喝了。

于是，我开动引擎，载着两个满身啤酒味的陌生客，在万籁俱寂、荒凉清凄、渺无人烟的路上行驶。

“Boss，今天星期六，领了薪，我们习惯喝点啤酒，明天是休息日呀！”坐在我身旁的一个解释。

哎呀，是星期六！我一时倒忘了，星期六是土人狂欢的日子；喝酒之后，狂舞、闹事，男男女女通宵达旦。

想到星期六，想到与自己共车的两个不知姓名的酒客，我心里不禁狐疑、焦虑、惊恐，兼而有之……

渐渐地，我觉得自己全身都在冒汗了。

身旁的那位土人虽然酒味浓烈，但依然清醒地为我指挥路向，但是，他的谈吐并不能减低我的疑虑。

互不相识，这么好心做免费响导，会不会心存不轨？他们两人都长得胳膊扎实、虎背熊腰，同时兼有土人强悍威猛的体型，五短身材又纤弱的我，一个也应付不了。



黑夜里，路更显得漫长而悠远，两旁既无屋舍，又不见灯火，天上也没有淡月和疏星，真是一个冷冷清清的寒夜，异乡萧索的寒夜！

惶惶恐恐地，汽车不知走了多少里路，后座的土人突然嚷道：“Boss，慢，慢，靠左，由这条小路进。”

我虽犹豫，却也随他的话把车煞慢，车头灯所照到的泥径，呜呀！两边尽是密密丛丛的芦苇，这样偏僻、荒芜的鬼地方，会有农业研究场吗？

“分明想伺机而动。”我惊悸加深，心跳加速。正想下车，后座的土人又开腔了：“Boss，这荒地后面便是研究场了。你看，那里不是有朦胧的灯光吗？”

果然不错，远处有灯光，心中的不安略为减低。

于是，我把车拐入荒凉的小径，经过了浓密的芦苇丛，真的就是农业研究场的所在。

他们在俱乐部下车，等我。

找到女强人，呈上农药的资料，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转车出来时，他们经已在路边树下等候。花时间为我做响导，送他们回家理所当然。可是，当他们一跨进我的车座，一阵比先前更加浓烈的酒精味扑鼻而来，显然他们在俱乐部又趁机狂饮。更叫我噁心的是，他们的手上居然还提着好几罐啤酒。

公车经过了一小时多的路程，我对他们的“戒心”刚刚收起，现在又酒气熏身，狂歌乱语，我不禁又再焦灼难安了。即使他们全无恶意，但酒能乱性呵。



土人不论男女，都喜欢饮啤酒作乐，但往往因醉惹事生非，所以我们的营寨禁止饮酒，也禁止卖酒。

“朋友，你们已经饮了很多了，留着回家喝好吗？”我不敢生气，低声地说。

“Boss，不必担心，我们每人喝一箱也不醉。”

遇到了酒徒，我没话可说。

关好了车门，我尚未发动引擎，又听到开酒罐的声音了。在夜色迷朦中，我感觉得出自己的每一根细胞都被酒味的恐惧萦绕着。

汽车出了研究场，走不到三公里，他们忽然齐声唤：“到了！到了！”

我本能地戒备着，如他们有任何行动……

他们下了车，其中一个半醉犹醒地说：“Boss，谢谢你送我们回来。我们的家还要走一段路，路窄，车难行，不敢劳你。”

步履蹒跚地走没几步，又回头关心地交待：“Boss，车转回头，一直行便是霍尼亚拉了。路上千万记得不要让人上车！”

“任何人截车都别停！今天是狂欢的星期六，搭顺车的人十居其九都是醉醺醺的。记得，一直走，不可停车！”

当我驾着车子走了，隐隐地，我犹听到另一个土人不停叫唤。我差点没被吓破胆，还敢在半路载酒徒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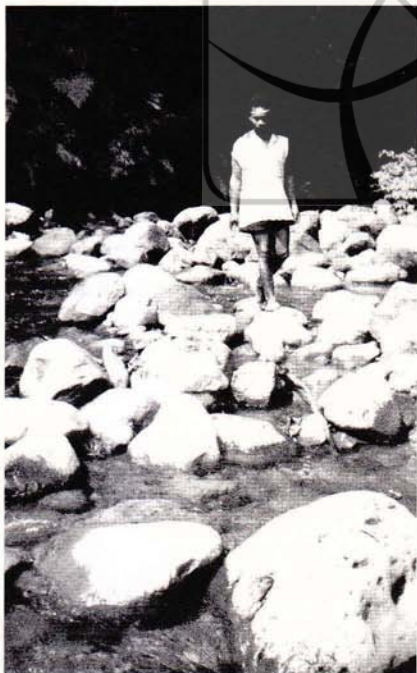
直到第二天，我的汽车尚弥漫着冲天难闻的、星期六晚的酒味。

## 赤足享受大地的温情


初到霍尼亚拉，见到土人无论男女，在街上溜达时很多都跣足赤脚，以为那是流浪的无业游民。

其后住在偏僻的营寨里，与来自各地的土人一起工作，共同生活，偶尔有暇也深入岛民腹地的村落，所接触的土人，情形也和霍尼亚拉的一样，甚至于更为普遍。他们

不论工作也好，出门也好，运动也好，一双脚总是光溜溜的。



也许是祖先遗传，加上长期赤足徒步，土人都拥有一对丰满的大脚，脚板又阔又厚，脚形又粗又短，脚底是一层沙土磨练而成的硬茧——这样的一对“畸形”大脚，想要穿鞋，恐怕也得向厂家特地

 土人入山出海喜欢赤足跣脚。

订造。

一次，我和几个土人工友去找贝壳。那个小岛，沿岸全是珊瑚礁，因长年累月经浪潮冲击，珊瑚石被磨刷得锐利尖凸，我拖着凉鞋走尚须小心翼翼，但赤足的土人工友可以高昂阔步，甚至于毫无忌惮地追逐嬉戏。那些尖锐的珊瑚石以及珊瑚碎片，对他们的一双脚全无威胁。

犹记得我第一天走马上任，一身武装打扮：长裤、长雨衣、长筒靴、头上一顶阔边草帽。

公司雇我发展油棕。苗圃的地点早已选定了，我上任的第一件事是替棕苗秧寻找灌溉的水源。由于我是初入蛮荒，人地生疏，公司安排一名熟悉环境的工人为我引路。

这个名叫 Henry 的工人，一早便在办事处等候。亨利身材矮小，曲卷头发，与其他土人的高大魁梧，大异其趣。他身穿一条短裤，上身一袭单薄的短袖衣。他的双脚，光溜溜地什么也没穿。

“怎么不穿鞋？”我惊讶地问亨利。

“我习惯了，没问题。”

他满怀自信，轻松地回答。

于是，我背上水壶，他手提长刀，我们一起出发了。

我们把汽车停在路旁，顺着河流走，希望找到一处既靠近苗圃又可建堤筑坝的河湾，可以蓄水灌溉。

亨利告诉我，那条河叫东坡（Tombo）河，由源头至流入大海，整条河积满累累的卵石，大大小小的卵石突出水面，清澈冰凉的河水便由重重叠叠的石缝间穿插流下，迂

回曲折，淙然有声。

亨利老马识途，当然领先，我紧跟在他后面，一路顺着河流在卵石间穿插，一蹬一跳地前进。而堆积成河的乱石，不是方形的，也不是平扁的，怪异地全都是椭圆的，我们在圆滚滚的石面上蹬跳，除了脚下功夫，也要懂得平衡身体。我是初涉石阵，自然心惊胆颤，如履薄冰。这些卵石，久经风雨，滑溜溜地，稍一不慎，一个踉跄，一失足变成落汤鸡事小，撞得头破血流才是千古成恨！

亨利虽是跣足裸脚，但却淡定自若。他不时还得一手抓刀，一手攀藤，清除前进的障碍。然而，这并不会降缓他脚步蹬跳的节奏，只见他灵巧轻飘如一只黠兔，忽而在河的左边，忽而又闪到河的右边，脚步显得潇洒逍遥，仿佛在表演熟练的芭蕾舞，却又是那么地稳健扎实，速缓自如，淡定得如同在坦荡荡的大道上举步。

“那不是武侠小说中的草上飞绝艺吗？”

我在诚心佩服中，不禁如此惊叹。

我双手空空，但总被亨利抛在后头。所以每到河流转弯处，亨利便坐在大石上等我。也不知是恐我迷途失踪，还是怕我不慎失足。

休息的时候，我问亨利，才知道他是公司里的森林管理员（ranger），专门负责寻找边界及划分伐木地段的工作。长期在荒山林野间奔跑，难怪乎他练就了一双好脚艺。

“你进入丛林，一向不穿鞋？”我问亨利。

“偶然也穿长筒靴。”他回答：“但感觉上，穿上鞋子反而蹩脚，同时磨损我的脚趾和脚跟。所以，我还是喜欢赤足行走。”

亨利停顿了一会，又继续说：“我们的祖先以森林为伍，出门耕种和打猎，但他们从未见过鞋子，更不必说穿鞋子了。其实，赤脚走路，肌肤与土地接触，是与自然界直接交流。比如现在，我的双脚不断踏在石头上，不只心间感到透凉无比，甚至全身也觉得舒畅轻松呢！”

这，使我猛然想起，在马来西亚我曾经见过有人以鹅卵石铺在地上，赤足踩踏做“脚底按摩”。当然亨利并不晓得“脚底按摩”与健身的关系，但赤足显然对他是一种生活的经历、挑战和体验。

亨利还告诉我很多赤足的好处：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会有迥然不同的接触感觉。

他揉捏着自己的一双脚，满足地说：“当我走入浓荫的丛林里，地上铺满层层枯叶，柔软得好像羊毛毯，那种柔情蜜意的感触，如果不是赤足就不能享受到！”

我望着脚上的长筒靴，心里想：在亨利的眼中，那实在是一种累赘。跣足赤脚更能深切地享受到自然的柔情蜜意，以及大地所赐予他们的不老温情。亨利说得对。

## 7月就像一阵旋风

出了机场，一进入霍尼亚拉市区，我便惊觉热闹的气氛有异于平常。马路上尽是排成长龙的车阵，树荫下，店门前，大街小巷，处处只见人影缤纷，而每个人的面上，都挂着朵朵鲜花一般的笑靥；许多政府的建筑物，也釉上了新彩，焕然一新，在南太平洋的蓝空下，熠熠生辉！

这天是7月3日，我与妻子从工作的营寨里抽身，飞来霍尼亚拉度假，目的就是亲睹所罗门在独立二十周年纪念所展现的风采。

7月就像一阵旋风，把所有的温情都卷入了霍尼亚拉，而大人的喜悦，小孩的呼唤，也随风响而填满了小城。上蓝下绿中黄而嵌上五颗银星在所罗门群岛国旗，风里不停飘荡，标示着一个民族独立自主的骄傲！

是的，对所有岛民来说，7月就像一阵旋风，拂醒了每个人的心灵。所罗门近千个岛屿，在米字旗下屈辱了八十五年，又于太阳旗下历尽了连天炮火，终于在1978年7月7日向世界宣布了她的存在，把蓝、黄、绿的彩旗升上了蓝天；星星也助阵，在7月的夜空里闪烁争光！

所罗门虽是个人口只有四十万的寡民小国，国家发展也几乎全靠外援，但岛民对国庆的重视，从不落后人后，这可从每年7月间所举办的纪念活动中获得证实。今年恰逢独

立二十周年，各项活动更加辉煌，一直到7月10日方曲终人散。延续一周的腾欢，除了学校放假，政府各机构也闭门谢客，让所有国民以愉快轻松的心情，沐浴在普天同庆的气氛里。

7月4日，平时绿草如茵、空荡荡的乔治六世中学大草场，此刻已一改面貌，一幢幢临时搭起来的棕榈叶“土多”（store），井然有序地占据了整个草场空间，四周尽是贩卖熟食的档子，连几间著名的华人海鲜餐厅，也移尊降贵在这儿抢摊。分布在草场中央的是展览所，以棕榈叶或蓬帐搭建。政府部门参展的为水务、电讯、邮政、农业、广播等单位，其中以商家的展出最多。每个单位都张灯结彩，各展所能以吸引游客。

最多，也是最令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展出是所罗门油棕种植有限公司和台湾的农业技术展。这两个单位不时都门庭若市，观众接踵摩肩。油棕展览屋的周围植满了高过人头的油棕苗，绿意盎然。屋内陈列了一副棕油提炼过程的机器模型，由棕果入厂到榨出原油，一目了然，壁上还贴上很多油厂的机器图片，让观众更能深入体会。

这天的重点项目，还有花车游行。

马来西亚的花车，整部车以花装饰得密密实实，游行时见不着车身，也看不到轮子。这里的花车，并不以花为主，而是以参加单位的背景为主题。例如中华总会的花车搭一座红柱绿瓦的中国式双层牌楼，气象宏伟，柱上还写上“普天同庆，国泰民安”的对联，配以一对醒狮，一前一

后随车游行；铙钹齐鸣，锣鼓喧天，声势热闹。

群岛九个省分都派出自己区域的车队。车上站满穿着古代装束的男女，扮相奇形怪状。很多男女都赤裸上身，颈间垂挂着贝壳串成的项链，脸和身体画上白色斑纹，下身只吊着一片树叶制成的遮羞布，有的则围着条状围裙，原料也是树皮。他们在车上跳舞、歌唱，有些则击鼓和吹竹乐，动作十分引人注目。

除了所罗门本国，参与花车游行的南太平洋国家尚有巴布亚新畿内亚、斐济、万那杜和新喀里多尼亚。车上都以他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为背景装饰，参加游行的男女一律做原始打扮，裸身跣足，头上裹以树叶或插上羽毛，画上黄白花脸。若非花车游行，或在别的场合遇见这般诧异神秘的装束，肯定吓得惊魂失魄、拔步飞跑！

花车从博物院出发，经孟达那大道（Medena Avenue），沿着海岸一直游行至乔治六世中学的大草场。

当花车尚在半途轻驶慢游，忽闻海上鼓声咚咚响起，原来另一项节目掀起高潮——战舟竞赛经过了近两小时的追逐，进入了紧锣密鼓时刻。浪里有节奏的桨声，随同舵手的战歌，在海岸的半空回旋、荡漾，战舟一如一尾尾脱弦的弓箭，向着目标作最后的冲刺。

对我而言，战舟竞赛真是难逢一见，今次一定要把握机会，仔细瞧瞧。向土人打听竞赛终点，每个人都摇头，也许战舟他们早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我与妻子唯有冲出人潮，驾车去风帆俱乐部碰运气。总算运气不差，车一

停，战舟就在离岸不远的海面。

没有找错地点，也来得正是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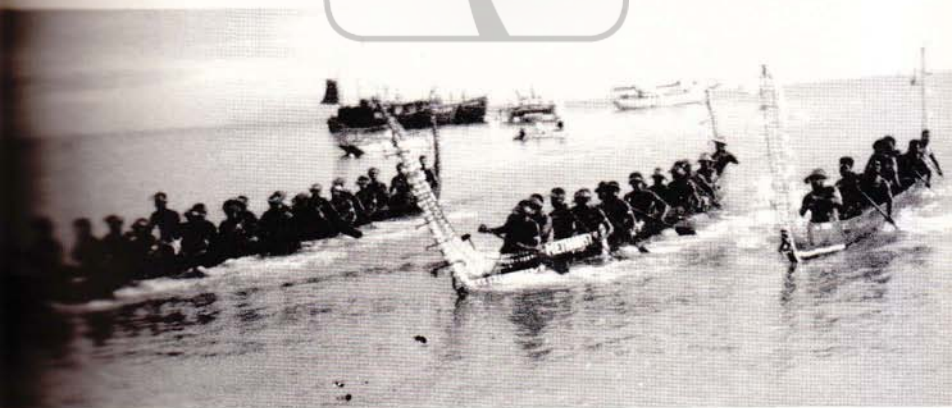
我终于清清楚楚地见到了战舟，也目睹了舟上“战士”的神态。

古代猎人头的故事仿佛在我眼前重演。

每年，7月都像一阵旋风，把散居在各岛的居民卷进了小小的霍尼亚拉，把欢笑、祝福和信心播在首都的天空，让其他国家知道，所罗门的岛民踩着南太平洋绚烂的阳光，一步一步走向世界舞台。

所罗门的7月，就像一阵旋风！

1998年9月14日



战舟比赛是国庆日必备的重点节目。

## 文化村，传统艺术汇流站

位于国家博物馆对面、孟达那大道旁的“美拉尼西亚文化村”，于今年7月6日国庆前夕开幕之后，不但成为传统美拉尼西亚文化艺术的汇流站，同时也是首都霍尼亚拉的新景点，万众瞩目。

这个象征着美拉尼西亚人团结精神的文化村，是所罗门政府独立建国二十周年给人民的绝佳醇酿，也是最值得纪念、最深具历史意义的呈献。

7月的所罗门无疑地是缤纷而多彩的。独立周年国庆所掀起的热潮如浪，震荡了所有大小岛屿的居民，但繁华过后曲终人散，一切重归平淡，霍尼亚拉街头巷尾人潮退尽，唯有标示着民族情结的文化村，仍旧耸然傲立于孟达那大道旁，成为历史长流里的见证，任人观赏。

在一片湛蓝、缈无人际的南太平洋，总共有二十多个群岛国，最大的是巴布亚新畿内亚，最小的面积仅二十七平方公里，人口不足一万，国名叫度瓦鲁。

美拉尼西亚、波里尼西亚、麦克尼西亚三大种族所分布的这些岛国，各有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同时由于居岛交通不便，语言的分歧迥异不必待言。根据了解，共有一千二百种通用土语，而单在所罗门群岛，有记录的土语就有八十七种，不可谓不多，因为所罗门只有九



个省，平均每省有近十种不同的语言。

发卷、唇厚是美拉尼西亚人最大的特征，皮肤有的黝黑有的棕色，多分布于南太平洋西面的岛屿，包括巴布亚新畿内亚、斐济、万那杜、法属喀利多尼亚和所罗门。而所国四十万人口中，美拉尼西亚人竟占了 94%，波里尼西亚人和麦克尼西亚人不足 6%。

所以，文化村，实际上就是所罗门政府以团结族人、宣扬该族传统文化和艺术作为出发点的一个伟大构想，具有带动和领导美拉尼西亚人走向文明世界的重大意义。

文化村的创立，配合了独立二十周年纪念，无疑是新首相乌鲁发陆所领导的政府彰显政绩的手段之一。为了文化村，各岛国不辞千里迢迢派遣文化专才至霍尼亚拉，策划研究如何兴建他们的传统居所。今年 4 月间兴工动土之后，便日忙夜赶，直至开幕前夕，我在深宵途径孟达那大道，工人犹在灯光下赶植花草，从事最后的美化工程。

文化村的所有建筑，都就地取材，废弃铁条、铁枝和洋灰等现代化的建筑材料，即使围绕文化村的篱笆，也以密植的木柱取代铁丝网，显出建筑过程经过深思熟虑，凸显了远古传统文化色彩。

不论什么时候路经孟达那大道，你都会被文化村的入口牌楼深深地吸引住：那四根撑起牌楼的木柱，是所罗门的传统人像木雕，容貌各异，宛如四尊怒目而视的门神；横梁上则是一幅长形雕板，雕刻着五岛国的海产和动物，有鳄鱼、大鲨、鲔鱼、巨蟒、狮子、野猪和猴子，一一作

衔接交缠状，灵活浮凸，栩栩如生。


文化村里，四处一片荫凉，因为这里有多棵擎天古树，繁茂的枝叶，日间把南太平洋的骄阳挡在半空里。对准入口大门的，为一座相当宽敞的表演台，可供四、五十人同时演出，是各国呈献歌舞和散播文化种子的沃土。

村里共有五间结构不同、形状各异的房屋，为五岛国的美拉尼西亚人的传统住宅，其中以巴布亚新畿内亚及所罗门的两所最大，排列于入口的左边；新喀利多尼亚、斐

济、万那杜的则建在入门的右面，中间隔着一条宽大的通道，从入口可以远眺表演台。

五所传统屋中，以新喀利多尼亚的一所最奇特，整间房子除了前门的两根柱子，外面看去只见层层的硕莪叶（sago leaf），圆形的房子，圆锥形的屋顶，仿若一架等待发射的火箭，欲冲天而去。除了大门可以通风，整间建筑不设窗户，大白天里边也是漆黑一片，给人阴森森的感觉。门旁两支木柱，虽雕以花纹，然无甚独特引人之处。



 我戴上新畿内亚的战士面具。

斐济的传统屋为金字塔形，四檐滴水，周围与屋顶也是以硕



莪叶搭建，屋檐、屋身之间空荡荡，四壁全无遮掩，所以屋内通风明亮，但显然不堪风雨。屋外竖着一尊木雕战士、手持兵刃，怒目瞪眼，惜雕艺粗劣，欠缺美感。

所罗门许是地主之故，传统屋占地最广，同时地近人众，各方面占尽先机，所以房子从结构至修饰，远较其他国家复杂、多变，凸显其传统化而含艺术性。整间建筑由九支主要的栋梁支持，其意代表所罗门九省的力量；而木柱上的雕琢，每一支均变化灵活，无论是战士、酋长、祭司、妇女等等，雕工精巧细致，显然经过细心琢磨，劳神经营。横梁间亦雕满所国的飞禽走兽，龟鳖虫鱼，均含艺工之美，体形和姿态呼之欲出。

今年7月间，美拉尼西亚文化村曾掀起一阵热潮，成千上万来自各岛的居民及海外的嘉宾、游客，一时衣香鬓影、冠盖京华，猬集在村里揣摩各国的传统文化演出。

那是在所罗门文化部长揭幕剪彩之后，一连数日，螺声边鼓日以继夜不停地自文化村一阵紧似一阵荡开，岛民的欢笑在霍尼亚拉的上空回响……

所罗门政府的意愿，对文化村之创立，不只是供廿周年建国欢庆而已，而是年年的相同日子，各国都能派队前来献艺，让美拉尼西亚文化艺术在他们族人之间一脉承传。

## 文化村里的热浪

1998年7月6日，独立纪念日的前一天，整个霍尼亚拉的欢乐气氛升到了沸点，各项欢庆表演铺天盖地，席卷了千岛九省云集而来的岛民。此外，外国嘉宾和游客都在这天抵步，使小小的京城，有人口爆炸、车水马龙的景象。

乔治六世中学草场、国家博物馆、罗申达马广场、市区操场，都有不同的活动，不同的文化表演。然而，上述地点的盛况，远不及文化村那么受人注目。

这天早上，我为了会见一位朋友，九点半后才赶来观看文化村的盛礼。

哎呀！只见一片人山人海，公路被封锁了，人潮宛如海面汹涌的波浪，在文化村前的公路上你挤我拥，场面显然有点零乱。经历千辛万苦，我始排除人墙挤到入口处，一望不禁惘然失神，原来文化村栅门深锁，且由警察驻守，难怪乎诚心想观看表演的人只能在村外昂首踟足，欲入无门呀！但闻村里鼓声咚咚，文化节目显然开始了。

要了解土人的传统文化和艺术，这是绝佳机会了，何况可以同时欣赏到五国的表演。但是，隔着木柱围绕的篱笆，魁梧骠悍的土人也难寻目标，五短身材的我沿着围墙窜来窜去，也只有望门兴叹！

我心里百般无奈，不禁嘀咕着。

人群依然如浪似潮，从四方八面拥来。于是，有人爬到树上，有人站在停泊的汽车上，凡可望到表演的高处就有人影。可怜那些日忙夜赶为国庆而种植、为美化文化村而存在的花草，不及一个早上便被践踏得萎靡不振，面目全非了。

这时有人开始不满，与守栅的警察交涉，更有人不停地发出“呜呜……”的怪声。

累积了五国人力、物力、财力兴建起来的文化艺术节日村，就是让独立二十周年规划一个斑斓的色彩，为众人雕塑一份甜美鲜明的记忆。可是，现在文化村万般齐备，却栅门深锁，紧锣密鼓的节目表演，仅饱贵宾高官的眼福，千万市井斗民被堵在高高藩篱外，辛苦地伸长着比非洲长颈鹿还长的颈项，怎能不激起众怒！

守栅的几名警察见势不妙，交头接耳一番，其中一名走了进去，不久出来了，从裤头取出锁匙，开栅。

铁栅一开，人潮马上争先恐后，浪潮般挤入了文化村。当然，此时此地，无论是土人是游客，大家眼瞳所投注的，绝非那些具含各国文化特色的建筑和木雕柱子，而是空地上进行的文化演出。

我自然不会放弃良机，也随人潮进入村里。

刚好这时万那杜的表演队正在他们的村屋里化装，我示意欲经过他们的屋子到前面看表演，见我颈上挂着相机，又是黄皮肤的游客，他们马上向我招手，态度友善。

这样才使我有机会排除人潮，向周围作深一层的注

目。表演台在文化村的边角，对准入口的栅门，但此刻则成为贵宾的观赏台，节目表演反被安排在台前的空地上。我游目四顾，发现整个文化村四方八面都是人头涌动，场景的热闹几达爆炸点。

这时正演出所罗门传统的战士舞（War Dance），领队以扩音器向观众简介：“这是古时战士出征前的热身操，以舞蹈和鼓声激发战士的勇气，使他们英勇奋战，猎取敌人的头颅。”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响起。

“呜……呜……”有人吹响了海螺。

约二十名手持木制武器的“战士”，在鼓响螺声中分作两排，娑娑起舞，忽而前冲，忽而后退，手中的武器不停向前戳刺。“战士”的脚踝系着一串螺圈，跳动时双足前蹭后蹬，发出“嗦嗦”的声响；每跳五、六步便举起武器对击，“噼啪”有声，“战士”口中还不时“嗨嗨……嗨嗨”地喊着，状如冲锋陷阵，杀气腾腾。自然，“战士”的脸、身甚至腿上都涂上灰白的斑纹，为战士舞平添了一份诡谲与神秘！

接下来的传统舞是“划舟”，由两队所罗门妇女呈献。她们赤裸上身，下体穿以椰丝织成的条状围裙，每人双手握着竹杆，弯成独木舟的形状。两队编成两只独木舟，她们在大海中划呀划呀，一面划舟一面歌唱，鼓声螺声骤然紧密起来。她们的动作与螺鼓的配搭倒也齐整灵巧，可惜歌舞的演出时间极短，约只十分钟便舟去人渺了。



 古代战士舞演出时的壮观场面。

给我印象深刻的另一场表演为万那杜的“老渔夫与七兄弟”，也是以战士舞的形式演出。

万那杜和所罗门同属美拉尼西亚族，所以原始装饰大同小异，采用的原料不外乎树皮、树叶和花花草草；颈项、脚踝一律戴上贝壳串链，跳舞时随同螺鼓声，形成简单明快的节奏，给人荒古而悠远的感受。

所罗门只是一个人口稀少的蕞尔小国，文化、教育程度不高，但岛民却充分地表现出热爱自己的国家，尊重、表扬自己的传统文化。这，都可从他们举行的各项活动中窥视端倪，无论是歌舞、乐器、服装和游行的花车，处处都深含美拉尼西亚的传统形态，充满浓厚的原始风味。

文化村里的热浪，拓开了我对所罗门的视野。美拉尼西亚族过去面对恶劣环境作出的奋斗，也可从他们的歌舞中寻得不少解读。

## 没有钱也可过日子

假如一个国家，只有 10% 的人民有正式职业，90% 为无业游民，我们一定觉得很惊奇；但令我们更加惊奇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既无抗议，也不暴动，政府各部门依然清闲平稳地办公。

这个国家，就是所罗门群岛。

在别的国家，90% 的失业率，即使政府不倒台，必也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但是，所罗门的岛民，不只三餐温饱，同时还面带笑容、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在首都霍尼亚拉，成群结队的青年男女，腰间挂着背包，间中尚有手牵小孩的妇女，他们都是闲荡的游民，在街边的树荫下清谈、聊天，还不时发出嘻哈的笑声。你寻遍了霍尼亚拉的街头巷尾，也见不着一个挡路伸手的乞丐，入夜更没有露宿冷巷的人影！

这，好像是天方夜谈，不可思议！

所罗门就是这么一个国家，充满诡谲、神秘、传奇的色彩。

当然，所罗门的岛民并非活神仙，不食人间烟火。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一日三餐，要吃要喝，才能过活。

原来岛民主要的粮食不是皜皜的白米，也非褐赤的麦

粒，而是容易生长的番薯、木薯、芋头、椰子；水果则是木瓜、西瓜和凤梨；菜瓜类主要是滑菜、蕨类、长豆、蛇瓜等，都贱生得很。

若在水泥森林的城市，所有上述的农产品，因缺乏耕地，也得花钱去买，而且在百货腾涨的今天，番薯木薯西瓜凤梨的价钱也不便宜。

然而，所罗门的情况就不同了。

三十八万人口分布在二十八万平方公里内，九百多个岛屿。海域更辽阔，超过一百六十三万平方公里。而与他国最大的不同点是，所罗门众多的岛屿和广袤的土地，都是祖传土地（customary land），由原居岛民的家族所拥有。通过这种形式，使到几乎所有的岛民都有属于自己的耕地。

所罗门群岛位于火山地带，土地肥沃，配合着充足的雨量，只要把农作物种下，自然便有收成。

“你们真幸运，上苍给你们这样肥美的土地，不必施肥，不必浇水，都长得这样茂盛！”

我经常羡慕地对岛民说。

因为在农业先进的国家，农民在播种之前，必先耕地，然后是浇水、施肥、除草、喷射农药。水果像木瓜、芒果、杨桃、番石榴之类，农药之外，果实还必须经过人工套袋等等繁复的工作程序，人们始有口福品尝果实的鲜美怡甜。

所罗门种植农作，天时地利，蔬菜也好，瓜果也好，

不但省肥，也省灌溉，甚至无须锄草和农药，农作下种后就等着收成。有时我们吃了西瓜，把种子往窗口一丢，不久便见肥壮的瓜苗从地下冒起来，几十天后又大又圆的西瓜便向你嫣然微笑了！

种植番薯，我们的方法是把土地耕成一畦一畦，将薯藤插于畦间。岛民们则把泥土拢成蚁墩状，一堆堆形如蚂蚁山，薯藤就种在堆上。我们常见的番薯，多是条状的，而所罗门的番薯品种繁多，除了条状的，尚有椭圆形，更有像小南瓜一般的，初见觉得颇为怪异，但无论是皮红肉白、皮白肉黄，均肉质细嫩、味香而甜。

对番薯的吃法，岛民也别具风味，与众不同。

他们从河里检来大堆大小适中的卵石，叠成“烘炉”，以干柴烈火把卵石烧得火红，将洗净的番薯堆进“烘炉”里，再以热哄哄的卵石密盖着，莫约经过半天时间，耙开卵石，所有的番薯全被烘得皮皱肉熟了，拿在手上滚烫滚烫的，吃起来又香又甜，比蒸煮更可口，百吃不厌！

所罗门九百余个岛屿，被辽阔而渺茫的海洋所分隔，造成交通和联络上的不便，很多岛民都靠自耕土产度日子，只有林木开伐的区域才有一间半间杂货店，他们才有机会购买白米、白糖等粮食。

“为了吃雪白的米，水晶般的糖，还有各种香喷喷的罐头，我们得和你们一起劳力流汗，累死了。真希望你们没有到来呵！”

有了工作的岛民，时而不免发出如此的怨言。

以前，他们根本没有想过钱，更不会想过钱的妙用。一幢简陋的“叶房子”，仅堪遮风避雨，终年面对风平浪静的碧海，背向苍郁广袤的原始森林。地肥雨顺草不长，病虫害不侵，粮食用罄，抓起刀锄到屋后，不稍半句钟，一大袋番薯、木薯、芋头挑回来了；没有鱼，屋前是海，把鱼钩丝线往大海抛去，不久便有馋嘴的鳞族挣扎着随鱼丝上岸了；要想出门找朋友，跳上独木舟，左一桨右一桨，不必花汽油。

总之，一把锄头一柄长刀，轻轻松松地全家即可过着安逸的日子。钱，仿佛成为他们的身外物。

所罗门的岛民，对生活的要求都不高，一个椰子，一条番薯，可以饱一餐。他们十分重视地缘与血缘，诚恳热情、豪爽好客，一个芋头，一块木薯糕，可以几个人分享；一支点燃的土烟，同伴没有，大家轮流，你吸一口我吸一口地享受烟瘾。

朴素、简单，是所罗门岛民的生活方式。

1988年3月28日于望古奴岛

## 霍尼亚拉风情

在所罗门生活了半年，我才惊悉原来霍尼亚拉是群岛的新都。二次世界大战前，它只是瓜达肯纳岛上一个默默无闻、落后寂静的小村落，不受人注目。

所岛的旧都叫杜拉奇（Tulaghi），在霍尼亚拉对面一个名叫佛罗里达（Florida）的小岛上，隔着茫茫的铁底海峡，与新都遥遥呼应；快艇只需一小时追波逐浪，两镇便可互通讯息，海程大约只有四十公里。

由于1942年英、美与日军在所罗门群岛发生一场海空激战，战况惨烈，当时的杜拉奇被日机炸成一团火海，灰飞烟灭后的杜拉奇只留下一片断垣残瓦。和平后，群岛的英属政府（那时群岛尚未独立）强忍悲恸，决定迁都。

霍尼亚拉于是飞上枝头，摇身一变，成为统领全国经济、教育、文化、商业、旅游与航运的枢纽。历经五十余年不断与日竞长，霍尼亚拉终于和巴布亚新畿内亚的莫斯比港、斐济的苏瓦（Suva）等城市共享秋色，成为南太平洋区域西北的大门户，家喻户晓。

今天的霍尼亚拉，就像嵌在瓜达肯纳岛上一颗闪光而斑斓的明珠，拥有全国最大、日夜不停吐纳货物的深水码头；有供国际班机二十四小时起落的汉德申国际机场（Hender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737波音机可以直航澳洲

和南太平洋区域的大小岛屿，异常方便。

1996年杪我抵霍尼亚拉时，飞机降落在旧机场，入境检查的海关狭窄简陋，旅客露天排队。时当下午两点，我被烈日炙热了近一小时，滋味难受。去年日本政府协助所罗门在旧机场侧兴建了一座新机场，耗资七百八十万所币（约等于一百五十六万美元），已于今年4月间竣工启用。新机场俱冷气设备、电脑行李检查、贵宾室，俱备一切现代化规范，旅客免受日灼雨打了。

既贵为一国之都，霍尼亚拉自有其旖旎迷人的风土，和令人沉醉的旅游景点。譬如国家博物馆、文化艺术村，都在市中心，不费舟车即可浏览。

博物馆有群岛各省的传统民宅，均以硕莪棕榈叶盖顶，以土产木料建搭，有些屋前竖立着两支人像雕柱，含有所国早期之文化特征。博物馆内有一间纪念品商店，专售卖本地著名的木雕和手工艺品，值得参观，旅客不必费时通街寻找纪念品。

若你驱车途经孟达那大道，迎面而来一座灰白圆形的大厦傲然耸立于斜坡上，宏伟的建筑、奇特的设计，在云遮天蓝的映影下熠熠生辉，令人瞩目，这便是所国的“白宫”——国会大厦。

所罗门属于落后贫穷的小国，许多大型建筑均由富国捐献，这所国会大厦也不例外，由绘图至建筑，全由美国一手承包。大厦外形有如一朵大蘑菇，共分两层，入口两侧各摆着一尊人像木雕。进去便是会议厅，云石花纹的地



京城地标——  
国会大厦。

板，周围以精致的玻璃和木雕互相配搭，桐帽形的顶层壮观巍峨，把厅所拱托得气象万千。除了周末和会议期间，其余日子游客可入内参观。

站在国会大厦前，鸟瞰车来人往的霍尼亚拉，公积金大厦、国家银行、高级旅店和一些多层的商业大厦，尽收眼底。海湾上是二十四小时忙碌的深水码头，轮船大小小小，有的泊岸，有的抛锚离岸不远的海上，有的清晰可见，有的迷离朦胧。更遥更远处则天海一色，为深蓝的大海，浪涛日夜怒吼的大海……

假如你重视历史，想知道二次世战发生在所罗门的史实，可以到天宫岭去凭吊美国和平纪念碑。于凄凄的山风里，目睹朱砂色大小高矮不一的碑墙，读墙上密密麻麻地刻满战情的文字，你不禁深沉体验到人性底惨酷。军队登陆的时间和地点，炮艇沉没的数目和名号，美日双方军官

和士兵的死亡人数等等。总之，战事由幕起至幕落，均有详细清楚的记载，这无疑是一部墙的史书，有令人喟叹的生命的牺牲，也有叫人惋惜的金钱的损失！

霍尼亚拉的白天，到处可见熙熙攘攘的车辆人影。树荫下、市集里、巷间店前，凡足以遮风避雨的角落，就有土人无所事事、成群结队在聚谈。这些从各岛流落霍尼亚拉的“盲流”，以青年男女居多。有些中学毕业后宁可在街头漫无目的地游荡，却不愿回去贫困偏僻兼落后荒凉的村野从事农耕。尤其在广阔的中央菜市，每天午后总是人头攒动，谈声不绝，但并非生意滔滔，而是“盲流”结营。

这样，霍尼亚拉街头露宿的浪者岂不多如繁星吗？

答案是“没有”。

所罗门人重视地缘与血缘，只要是同一村落的人，不论是否亲戚，若是上得门来，必让他们同宿共餐。白米吃完了，一起挨番薯、木薯、芋头，绝无怨言；任亲友在街头挨饿受寒，才是桩羞辱的事呢！

所罗门人乐天知命，贫苦而不忧伤，落后却不沉沦。他们从贫苦、落后中体验生活的情趣，从不烦恼，不怨天尤人。

霍尼亚拉是京华胜地，有写不尽的名山胜水、自然景观，但生活费奇高，非普通人久居之地！

## 所罗门的木雕艺术

游历所罗门群岛，值得带回去留作纪念或与亲友分享的，土产和衣着方面乏善可陈；但是，这里却有一种人见人爱、鬼见鬼青睐的手工艺艺术，使到游客荷包大出血。

——这就是木雕艺术，一种深具传统文化特色，以及充满宗教神话传奇的所罗门岛民手工艺品。凡落足所罗门的外客，饱餐这儿青山绿水自然美景之余，出境的时候手上拿着的几乎都是这种木雕品。

一只展翼的鹰鸟，一尾锯齿尾巴的长鳄鱼，一个猎鱼的土人，一个圆或方形的茶几，一只四肢爬动的海龟，在携带回国的过程中，舟车劳顿，木雕的收藏家经常将纪念品亲自抱在怀里，深怕运载时尖凸抢眼的部分遭受意外的折损，长途跋涉中身体愿意承受重量的压力，所罗门木雕作品之诱惑力，以及其工艺之精湛，于此可见。

这，可是因为所罗门木雕价贱如泥吗？

恰好相反，这儿的木雕作品不单不便宜，而且售价高昂。一张二方尺左右的小茶几，几面雕上螃蟹、虾鱼、海龟之类，起码索价二千元所币；一只直径半公尺的海龟，超过一千元所币；半公尺高的鹰鸟也叫价八百元。据说，几年前这里的木雕非常便宜，价钱暴涨，是十年来政府在每年国庆日举办文化艺术展，外国游客蜂涌抢购所致。


所罗门木雕的起源，充满浓厚的宗教意识。一世纪以前，当英国人未到这里传教，所罗门群岛是一片蛮夷之邦，土人在欢庆拜祭的仪式中就用人头木雕作偶像。另外，土人用作出征的战舟（War Canoe），出发之前舟前必定安置一个双手抱紧人头的人头木雕，以示出征猎取人头。直到今天，这种土语称为“乌速乌速”（Nguzu Nguzu），外表颇为“恐怖”的人头木雕，依然成为雕刻家喜爱选择的重要题材，也是所罗门传统文化的最佳代表。

木雕原料，当然是以黑檀木（Ebony）为首选。这种深黑、坚硬、沉重而又带有灿烂光泽的木材，是所罗门热带雨林稀有的名贵瑰宝，为政府禁止输出的木材之一，主要的目的是保留给岛民作为木雕艺术之用。

尽管如此，基于所罗门的木雕销量惊人，森林中稀见的黑檀木如今更加稀见难寻，而由黑檀木雕琢的工艺品也随

之身价百倍，目前煤油木（Kerosine Tree）已取代了黑檀木，成为雕刻家采用最广的木材，因为群岛的林间煤油木随处可见，取用不难。这种棕褐色的木材，纹理如同脉络，深浅分明，木质亦佳。所以，目前，以煤油木雕成的工艺品称霸市场，成为收藏家选购的对象。



 握人头（象征战争）与握鸟（象征和平）的乌速乌速，为所岛最具代表的木雕作品。



近年，椰树亦被废物利用，以椰干雕琢的小龟，盛物器皿等也先后亮相市场，但是都是被雕成简单的作品，也没有嵌镶贝壳，可能是售价问题，也可能是顾客难以接受有所挑剔。椰树雕制的作品，摆在家里或赠送亲友，心里上总难免产生一种“平凡有余，分量不足”的怪异感觉。椰树，毕竟是热带国家触目皆见的树木！

椰干其实也坚固无比，柴纹也不差，就是缺乏诱人眼目的光泽，使雕成的艺术品黯然失色。所以，椰树用在雕艺上，只是停留于“市场考验”的阶段。

所罗门的木雕艺术品之所以闻名国内外，因为作品无论鸟兽蛇虫、人物鱼龟，无不活灵活现、栩栩如生。雕刻家在制作的过程中，完全采取细心琢磨、苦心经营的态度；在工慢而谨慎、精益求精之下，所雕刻的作品精致细腻、呼之欲出，令顾客爱不释手，同时也提升了购置和珍藏的价值。

木雕的风格主题，群岛之间虽未见有极大的差异，但雕刻家在作品的取向，依然互见特色，各俱所长。西部各省，尤其是玛洛科内海（Marovo Lagoon）区域，是以人头像、面具、海龟、鱼类、海马、海豚等为主要题材。人头像和面具，看似简单，事实上认真创作也变化无穷、复杂多端。除了头部、脸型各异，双眼、耳朵、鼻子、嘴巴，也都千变万化，各俱其趣，力求达到创作上的完美。可以说，他们雕琢的艺术品，没有一件是完全相同的。

我们营寨的办公所悬着一个木雕人头，远看头顶若似

戴着一顶弯边绒帽，近赏才看清楚是一只老鹰，双翼欲收待展，尾羽弯垂，两支最长的尾羽垂成人面的两只大“耳朵”。这个如帽若鹰的木雕人头，深藏超现实意识，真可谓是一件匠心独运、构思奇特的杰作！

海龟也成为西省（Western Province）雕刻家的心中灵感。他们的木雕海龟，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大如面盆、小若手掌，任君挑选。龟是吉祥灵物，象征益寿，为华人心中的最爱。大的海龟作品，背面“龟壳”还可以掀开，除了摆设，尚可盛物，一物两用。

马来达、瓜打肯纳各省的木雕代表是人像与猎物，最常见的为土人猎手手持木棒，臂膀上托着一只大猎物——鳄鱼；有些则是猎人的尖木棒刺着一尾鱼，脚踏海龟或鱼族。这些题材都源自他们的祖传环境与现实生活。

权杖，也成为马来达各省的木雕主题之一。这原是古代所罗门群岛部落酋长的统治信物，也是族群的传统权威象征。固然，权杖时至今日早已沦为一种装饰物，但木雕权杖并未因时代的嬗递而失传。威信意义虽失，然其款式，却更加百花齐放。雕刻家在进行创作时，呕心沥血，把整枝权杖精雕上鱼类、海龟、海豚、蛇与鹰等动物，并以贝款薄片装镶成形形式式的花边。握在手里，整支权杖熠熠生光，威武凛然！庄延波曾以一千五百元所币买下一枝权杖，当然，那是黑檀木的雕作，沉重而永保不朽。

所罗门的木雕，依然以原始的手工雕琢，制作的工具也不外乎小刀、扁斧、凿锉、薄锯、刀片之类。雕刻家全



然拒绝机器和模型，所以，他们的作品没有重复，每件都是经历构思的结晶，亦是搜索枯肠的艺术创作。一件作品之经营过程，非一两日或一两星期间的事，而须依据题材（木料）的大小、长短、形状等等条件，经过细心揣摩，雕磨琢磨。一件作品由选材至亮相登场，往往要三几月的捋须劳神。作品完成后，欲引顾客注目，欲求高价，还得用贝壳修饰，方才大功告成。

修饰的贝壳，雕刻家最喜欢采用珍珠贝，名贵光鲜，晶亮夺目，而且洁白如玉，镶嵌在活灵活现的木雕艺术品上，如同牡丹绿叶，配搭彰显，提升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镶嵌贝壳，也不是简单的手艺。首先得把贝壳用钢锯割成薄片，以刀石磨滑，凿成三角、星月、T、E各种形状的细片，一小片一小片慢慢地镶在木雕上。贝片不但须排列得美观，也要精于设计形状，才使艺术品锦上添花、超凡脱俗！

所罗门的木雕艺术品，从早期浓厚的宗教意识出发，而演化成现在著名的手工艺术，是雕刻家费一番心血长久钻研的成果。它不但每年替岛国赚取不少外汇，它同时也成为国家宝贵的传统文化。游客更可从各种木雕作品中，窥探岛民原始生活的概况。

1998年5月于望古奴岛

刊于《亚洲华文作家杂志》53期

## 番薯，非象征荒凉岁月

“日本侵略马来亚时期，我们全家是靠番薯和木薯过活的。”

曾经多次，父母亲对我提起这件事。所以，每当吃番薯、木薯的时候，我脑海总会浮现童稚时和双亲一起走过的荒凉岁月。

以当时的离乱局势，不必挨饿已算万幸了，当然别无选择。但是五十多年后太平盛世的今天，假如国民仍然以番薯为生，那一定给人一种贫穷落后的感觉。

所罗门群岛就是一个在今天仍靠番薯、木薯、芋头等土产为主要粮食的国家。餐桌上每天摆着这些土产，那是非常自然的现象，似乎一餐不见番薯，就感到十分不习惯，也显得有点反常。某次所岛农业部长来山寨参观油棕种植，我们为他准备了丰富的晚宴，石斑、龙虾、椰子蟹，都是即捕即有的海中珍奇，可是席罢农长却问：“怎么没有见到古玛拉（kumara）呢？”

古玛拉，即土语番薯也。这一问，弄得我们尴尬不已。接下来几餐，我们学乖了，餐餐皆为他准备了一盆番薯。他高兴得谢声连连，说道：“这才是所罗门的餐宴！”原来他从小到大，当了医生，又成为农长，无论职业如何变动，就是每餐番薯陪席的习惯永远改不了。



其实，番薯当餐，或把番薯制成各类糕饼，是所罗门岛民的传统。不管是喜宴或丧礼，番薯，总在筵席中凸显其不可或缺的身分，在海鲜和蔬菜之间展露丰采，令人瞩目。

番薯、木薯和芋头，都属贱生易长的根茎植物，尤其是番薯，将其藤蔓埋在土下，仅三个月的风雨阴晴流转，薯块便冒土迎向辛勤耕耘的主人了。比起木薯、芋头的一年始见芬芳，捷足先登了三季。在粮荒的救急期，番薯，的确是最经济惠实的农耕作物。可是，在物资充裕、百货俱全的区域，番薯已沦为人们餐前饭后偶然一尝的零食而已，如挤身餐桌出席飨宴，主人恐怕要成为千夫所指了！

若与亚洲其他国度衡量，所罗门群岛的落后与贫穷浅显易见，但却全民温饱，国泰民安。这种和平气氛，许多先进国家都难与争峰。说起原因，就是番薯与土地创造出来的惊叹号！

所岛的工业尚未起步，农业有待开拓，完全属于自立更生的农耕社会，加上土地全归岛民拥有，做到耕者有其地的目标，所以路有冻死骨的惨照永远不会出现。一把简单的锄头即可大展拳脚，番薯、木薯、芋头、香蕉、木瓜，把他们的园地点缀成一片人造绿野，短期间一家大小便舞蹈着蕴酿丰收。祖先流传下来的沃壤，利于种植；苍天布署调和安顺的雨量，滋润作物。岛民自耕自给、三餐不愁，都不必仰赖政府提供职业。

所以，番薯在偏僻村乡的市集成为主角自不待言，连

闹市里京城的中央菜市场，番薯同样也是众目的焦点，买卖的转移往往领先其他土产，是菜市场无日不有的粮饷。小贩摆摊，总先把番薯洗刷得清洁无比，滴泥不染，让白如春笋，红似石榴的不同种类，展露其肌滑肤嫩、凝脂暗藏的诱人媚态。

所岛岛民的生活简单，物质欲望不高，根本不了解金钱在都城日益膨胀的重量。每遇喜庆，番薯、木薯等土产制成的各类糕饼，就是左邻右舍献给主人的礼物，一齐摆在长桌上，一面宾主言欢，一面分享厨艺，然后全村大小载歌载舞到天亮。喜宴或治丧，没有与金钱挂钩，更无贵重物质上的纠葛，所以他们总是无忧无虑地过日子，闲逸淡泊、乐天知命，每一天似乎都觉得自己生活在人间天堂。

从远古到今天，番薯经已成为岛民生活里不可割舍的经济粮食。过去我对番薯的印象，仅属苦难日子里的代用粮食。这肤浅理念自我来到岛上就随风而逝了。我得将番薯与木薯重新定位，让它们在粮食的天秤上，与稻米同享声誉。

如今，我终于体悟，番薯当餐，其实并非生活在荒凉岁月！



## 所罗门宝藏

千山独行、踪影飘忽的诗人庄延波，近年经常在马来西亚与所罗门的天空来回穿梭。有一回在吉隆坡共餐时，他对同桌的朋友说：

“在所罗门想吃龙虾，根本不必花钱，只需走到海边，伸手一捞就有了！”

他的话虽带有夸大的成分，但所罗门群岛的海产，包括龙虾在内，其藏量之丰富多彩，价钱之廉宜，倒是千真万确的事。

这里有两个主要成因：

所罗门不单是群岛之国，星罗棋布的岛屿散落于一百六十三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同时拥有世界最辽阔的玛洛科内海，有了自然屏障，成为鱼族隐藏群集的温床。

其二，所罗门人口稀少，全国人口仅四十万，对海产的消耗量有限。出口方面，政府制订了严苛的捕捉法令，只允许用钓钩；即使在深海，也不准用拖网。这对鱼产增减的影响，不会有很大的逆差。

日本与所罗门政府联营的 Solomon Taiyo 渔业公司，每年所钓捕的鲑鱼也不过四万公吨，对于四面环海、畛域辽阔的所罗门来说，这个数目仅沧海一粟。

结队成群在深海里悠游快活的鱼族，若限垂钓捕捉，

即使再过几千年，恐怕也不见得会减少吧！

所罗门海产之丰富，可想而知。


除了冷冻和罐装鲑鱼畅销国外，所罗门尚出产近两百种其他鱼类，著名而鲜美的如红魮、马鲛、苏眉、石斑、海底鸡、泥猛、海鲤……无不应有尽有，而且无论是哪一种鱼，市场的售价都一律。不像在马来西亚或香港等地，鱼被分成许多等级，价钱相差好几倍。但是在所罗门，你买老鼠斑也好，海底鸡也好，都是每公斤所币五元（相等于是四令吉），而且鱼全是剖肠去肚的，其新鲜度更非其他国家所能匹比。

我们住在营寨，要吃鱼简单方便。下午放工，找几个喜欢垂钓的伙伴一同出海，夜晚回来时往往有上百公斤的收获，可以供伙食部一、两周的食用。所以，我们的餐桌上不只天天有鱼，而且餐餐有鱼，都是免费的，新鲜自不必说了。

在人口众多的国家，龙虾常被列为海产中的珍品，价值不菲，能够吃得起龙虾的人，非富即贵。此无他，因为龙虾是海产的稀客，面临绝迹，有时有钱亦未必尝得着。但在所罗门，龙虾在各岛屿的海域中出没，繁多又普遍，岛民潜水捕鱼经常捉到。

除了鲜鱼，岛民对其他海产兴趣都不大，包括龙虾、螃蟹、海参与贝类。也因此，造成龙虾的身价在所罗门无法标青，与鲜鱼共浮沉。土人工友有时把捕获的龙虾免费送上，有时也索取比马来西亚“甘榜”鱼更贱的价钱。



 所岛海产丰富，一只龙虾只卖几令吉。

龙虾和螃蟹，在菜市场，甚至在霍尼亚拉的中央菜市场，也绝无踪影，不见小贩售卖，但在华人餐馆可以吃到，价钱却惊人地贵。

霍尼亚拉有好几间专收购海产的冰冻库，龙虾、海参、鱼翅、鲜鱼均在收购之列，主要市场为美、日、港、澳等地。或许因海产来源的局限，冰冻厂的规模都不大，只靠几个运箱作冷房。

椰子蟹，外形怪异而丑陋，却是所罗门群岛的特产，誉为海中国宝，政府严禁出口。椰子蟹因喜噬椰子而得名，其螯臂粗壮有力，是将椰子剥皮破壳的“铁钳”，更是挖雪白椰肉的“利刀”。

如果我们皮薄肉软的手指被椰子蟹的螯臂一挟，想像其结果吧！然而，它那两只因长期运动而肌肉发达的“铁

臂”，肉细鲜美，成为桌上佳肴。椰子蟹腹内糊状的部分，因常期采噬椰肉，存有芬芳的椰味，掺在饭里吃，齿缝留香，使椰子蟹的声名远播！

所罗门的海产，有些仍有待开采，尤其是贝类。一些在别国视如桌上珍品的，岛民看作是平常物，最凸显的莫如鲜蚝。在岛屿沿岸的绿色丛林，壳大肉肥的贝蚝密密麻麻地粘在红树如伞骨的浮根间。有些年久日深繁殖了又再繁殖，甚至三、五个挟拥在一起，也有的脱落在浅海中，捞起时乍看像一块块凹凸不平的石灰岩，细察方知是蚝贝。用铁锤凿开贝壳，把乳白色的蚝肉挑落，半个下午，三几个同伴可以采到不少于二十公斤的肥美的蚝肉。

这些蚝，若在马来西亚，每只十令吉也难吃到。

还有一种贝类，大小如拇指，味与形极像鲍鱼，鲜美甘甜。我们喜欢叫他“迷你鲍”，真正的称呼为“九孔”，因为它的蚌壳有一系精致排列整齐的小孔；柳叶形的蚌壳，幌闪着水晶体一般的光泽。据说“九孔”才是鲍鱼中的极品，价值非凡。实价多少，除非拿去餐馆让食客品尝，不然就难有答案。

如果有人说石斑鱼、龙虾、螃蟹、鲜蚝甚至于鱼翅都吃腻了，要是生活在所罗门，请别感到惊奇。

## 槟榔的诱惑力

嗜赌与烂饮，为所罗门男女岛民的两大爱好。

小小的城市霍尼亚拉，人口不上十万之众，却有四所颇具规模的合法赌场，罗盘、扑克、老虎机……无一不有，而且营业通宵达旦。至于饮酒，岛民更是无醉不归，只要袋里有钱，不是浅尝即止，而是狂喝烂饮。所以霍尼亚拉街头巷尾，出现很多灯光灿烂的“酒瓶店”（bottle shop），遇到发薪的周末，“酒瓶店”直到深夜，生意仍然源源不绝。

但是，赌博与饮酒是属于较高的消费，有固定收入的人家才能享受到的“乐趣”。虽然岛民所爱多是啤酒，但在所罗门，啤酒的身价也不低，铝罐装卖价要六元所币（约等于五令吉），而普通工人的日薪只有所币十五元左右，一天的收入仅足买两罐啤酒。

所以，口袋空的时候，岛民便找啤酒的代替品——槟榔。

槟榔，植物学名 *Areca catechu*，所罗门人称它 betel nut，属于小形棕榈科，高五十尺左右，马来西亚的马来村落随处可见，但槟榔在所罗门之普遍及受欢迎的程度，马来西亚望尘莫及。当你走入霍尼亚拉的菜市场也好，鱼市场也好，你会发现许多档子什么土产都不摆，独沽一味地

只卖槟榔。

马来西亚、台湾、所罗门都是槟榔著名的出产地，但各地人们对槟榔的吃法品味迥异。最爱咀嚼槟榔的马来西亚人是印度族裔，马来村民好此道者已日趋稀少。他们虽也掺同荖叶、石膏一起嚼，然所吃全为老槟榔：等槟榔在树上由青转红——成熟了，才整束采下来，去壳，把槟榔仁切片，晒干，然后供食用。台湾人爱嚼青槟榔，但品种似乎有别于马来西亚和所罗门的槟榔，台湾的“迷你槟榔”仅大如指头，其他二地的则有鸡蛋般大小。

所罗门人所吃的槟榔，成熟度界乎马来西亚与台湾之间，既不熟透又不过于幼嫩，当果实表皮尚青绿时便采收。吃时整颗放入口中，把纤维质的外壳咬裂丢弃，槟榔仁便任凭咀嚼了，不必用到刀铗等利器。

所以，所罗门人出门，不管游玩或工作，食物开水可以不带，但一定不会忘记两样东西：一是烟草，另一是槟榔。他们在街上溜达，年轻人都喜欢背后吊一个背包，年老的则手拿一个席草编织的小提包，里边放的就是这两样提神的“宝贝”！

槟榔在所罗门被誉为“穷人的啤酒”，因为它像啤酒一样可以刺激脑神经，却又价钱低贱，每颗槟榔只售三、四角所币，人人买得起。根据爱嚼槟榔的土人说，吃一颗槟榔比喝两罐啤更加使人飘然、醺醉、眩晕……尤其在工作的時候嚼之，可以忘掉炎阳的酷热、淌汗的辛苦，甚至于连饥饿感也被槟榔的刺激冲淡了。

所以，所罗门土人上至高官显要，下至市井斗民，无不把槟榔当作心肝宝贝，其疯狂沉迷之程度，似乎到了一日无此君而不欢。据说有一次，农业部派遣一团高官到马来西亚考察，几天后，人人都显得没精打采、疲乏不堪。查问之下，一个回答说：“好吃好住好玩，就是缺少 Betel Nut，比没有啤酒更难消受呵！”

马来西亚与所罗门不同。马来西亚的槟榔不但不会在街边的档子出现，连菜市场也没有摆卖。印度人所咀嚼的干槟榔片，只有杂货店方可找到——青槟榔似乎绝迹市场。

招待员这才明白，一声“没问题”，把他们带到马来乡村，买了几大串青槟榔放在车上，他们一路吃一路兴奋地歌唱起来。

由此足见，槟榔对所罗门土人的诱惑力，是何等诡异兼神奇！

吃槟榔，往往连同荖叶、石膏配合，一起咀嚼，因此满口艳红，如同茹毛饮血。吃槟榔的人随时随地吐出溶液、渣滓，引起严重的卫生问题。


在霍尼亚拉市区，店前店后、路旁沟渠、凉亭树下，你会发现无数“红渍”，仿佛是斑斑的血迹，这就是嗜槟榔者的“杰作”：以槟榔、荖叶、石膏做调色，以口代画笔，在地上制作了许多红星星。所以，有些政府机构和公共场所，如医院、学校、教堂，都贴上“禁止槟榔”的通告，免遭“红唇”之灾；所罗门航空公司的飞机在起航前，空中黑姐也必向顾客宣布：“This is no smoking and betel nut chewing

flight！”就是担心嚼槟榔的后遗症。

政府曾多次在国会上讨论过禁止随街嚼槟榔的问题，但迄今尚未实现。看来所罗门群岛虽有充足的雨量，也冲涤不去城镇里嚼槟榔遗留下来的血红斑痕！

2000年3月27日刊于台湾《中央日报》



 槟榔与老叶是岛民的最爱，贩售槟榔成为城市里最普遍及最简单的行业。



## 骷髅岛

因为古代曾经发生过猎人头的故事，所以所罗门的骷髅洞、骷髅岛，多如林中绿树，数也数不完。

说是古代，其实，所罗门群岛猎人头的习俗，历史并不太遥远，只比二次世战早些结束而已，确实尚未超过六十年。

现在，这些埋藏在隐秘洞岩或偏僻海岛间的人头骷髅，不少经被政府加以修整，开辟成为吸引游客的观光景点了。

趁假期之便，最近，我和妻子到西省几个旅游点观光，途中经过那儿著名的骷髅岛，两年来萦绕胸臆的夙愿，终于有了机缘。

我们在潜水、垂钓的天堂文打留宿一夜后，翌日一早便搭快艇向西省的首府基索出发。而骷髅岛则是我们海程中必经之地。

怀着如此荒古幽情，吊诡、神秘、诡异更兼恐怖的奇景，就近在仅半小时的漂程里，令我欢欣不已！

快艇设有四张座位，但乘客只有我们夫妻两人。舵手为年轻岛民，有问必答，态度诚恳而热情。

“今天天气晴朗，风平浪静，我们沿内海行驶，平稳得很。”他说。似乎在安慰我们。

很好。出门求平安，尤其在缥缈的海上。

“请你在骷髅岛停一停，让我们参观。”当舵手开动引擎时，我再三嘱咐他，深怕快艇风驰电掣间，一掠而过，与骷髅岛失之交臂。

这天，果然风平浪静，海洋辽阔而湛蓝，岛屿绵延而苍翠，不论仰望或俯瞰，都是一片好风景，旖旎、明媚、蓬勃。

须臾，快艇降下了速度，在一个蕞尔的小岛前缓缓停下，舵手嚷道：“Skull island！”

没有码头，艇儿不能直接靠岸。舵手熄了引擎，跳下浅滩，熟练地把快艇推动，直到搁浅为止。于是我也趿着凉鞋下艇，妻子依然不动地端坐艇上。

“好可怕呀，死人的骨头！”她摇头，临阵退缩。

只有我和舵手涉水登岸。骷髅岛不过是浅海中浮凸的一片小洲，小到仅堪建一间食风楼。岛上不见繁茂参天的古树，只有灌木和杂草，四处丛生。

我们沿着荒径走不到二十步，便见到一座礁石堆砌而成的“台阶”，高四尺许，有十余尺宽大，其上歪歪斜斜地摆着一个陈旧不堪的A字形木盒，识途老马的舵手一声不响地将木盒的门盖揭开。乌呀！我被吓得一跳，里边尽是阴森森的、白惨惨的人头骷髅！

舵手指着堆叠整齐的礁石对我说，里边嵌藏着的全是人头骷髅，估计超过一百具。我仔细观看，真的，除了木盒，礁石缝隙间隐隐约约都是骷髅。


我终于明白，这不是礁石“台阶”，而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古墓，一座爬满茸茸绿草，经历了不少风霜雨露，令人望之而心生恐惧的古墓！

“贮在木盒里的，全是酋长的头颅。”舵手解释。他无疑成了我的临时导游。因为有木盒保护，免受风雨腐蚀，这十余具酋长骷髅堪称完整无疵，头盖光亮洁白，齿牙清晰可数。木盒周围散铺着很多所罗门传统的贝壳古币。这些古币，现在仍然价值不菲呢！

原来在二次世战之前，所罗门群岛还处在混沌的蛮荒时期，各地分成许多大大小小的部落，由酋长统治，而酋长头颅不保，也就等于一个部落宣告灭亡，土地遭侵占，壮丁被敌方歼灭，小孩妇女成为俘虏。

所以，古代土人出征，擒捕或杀死敌方酋长是战役中一项辉煌的胜利，一件令胜者歌舞通宵之盛事。那时候，人头猎得最多的便成为部落的英雄，可当酋长，享尽威风！



 我在骷髅堆前留影。

骷髅岛，仅是个弹丸之地，竟也埋藏了超逾一百个战士骷髅。我想，这些堆叠成台的礁石，每一块，必都沾染过腥膻的血渍！

1999年2月28日于所罗门

## 基索，西省的大烟囱

霍尼亚拉、杜拉奇和基索（Gizo），是所罗门的三大名镇。

以人口而论，基索被挤落第三，然而它的声望和知名度却远超旧都杜拉奇，因为它不仅是潜水、垂钓的胜地，更是南太平洋风帆比赛的终站。

每年5月间，所岛国庆前，政府都举办一次国际性的年度风帆赛会，以澳洲的布里斯班作起点，参赛者经过一千两百里的闯波逐浪，而最终在基索落帆泊岸。

基索为西省的首府，成为该省各群岛人民荟萃之重镇，除了有多家银行，省政府的各项行政机构如教育、经济、政治、福利等，都集中于此。也因此，基索被誉为“西省的大烟囱”。

我从西省的瑟凯机场乘内陆小型飞机，只需四十五分钟便抵达基索，但我在默如苏营一住两年，未有涉足省会的机缘，直到去年年终趁回国度假之便，才得一偿夙愿。

从旅游册子上，我知道这里有间基索旅店，正想打听它的地点，没料舟一靠岸，Gizo Hotel斗大的招牌便晃在眼瞳，于是忙把行李提上岸，办理入住手续。冷气双人房所币三百四十元（三百令吉左右）一晚，没有什么特别的设施，当然很贵。好处是旅店濒海，掀开窗帘，可以清楚



地、尽情地欣赏周围大小岛屿的风情，和绿丛里乡村的景色。

我们的房间在二楼，从窗口俯望是一条颇宽的泥路，循着海岸蜿蜒而去，悠闲的行人三三两两，而车辆却难得一见。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舟艇，泊满了整片海岸；除了独木舟，还有配有引擎的快艇。

把行李安顿后，我们匆匆下楼，要去露天菜市场参观。

菜市就近在旅店旁，摊档沿着泥路和海岸一直摆下去，所贩卖的土产不外乎凤梨、香蕉、木薯、番茄、槟榔、莖叶和菜类瓜果。那些形长而大的西瓜，皮青肉红，鲜艳得见之而垂涎三尺，妻子忍不住买了两块，我们边走边吃，又甜又脆，十分爽口。

走尽了菜市，便是基索的街市，这里有银行、五金商行、快餐厅、时装店和专卖各种酒类的“酒瓶店”。经营生意的大部分为华人，所以，基索的市区也被称为“唐人街”。

我来基索，除了观光，还有两个目的：其一想见所罗门著名女诗人朱莉·麦金妮（Jully Makini），探听有关所罗门文坛的概况；其二想到邻近的新普（Simbo）岛，一睹神奇的美加宝（megapode）鸟的丰采。

但是，当天下午我向旅行社查问，新普岛去不成了，岛上的地主发生土地纠纷，暂时谢绝任何游客登岸。我餐风饮浪而来，得了个坏消息，心中沉闷极了。幸亏女诗人

没有拒绝我的访谈，赠送我两本她的诗集，还向我略述了所罗门的文坛近况。

第二天，曙光初露，扎扎的引擎声便由海面接连传来，原来是赶集的舟艇，正从四方八面的海岛载了土产和鱼菜前来菜市场。

这里和霍尼亚拉不同，霍尼亚拉菜市场以汽车运输货物，而基索似乎全靠舟艇。所以，不足两小时，菜市前面的海岸已无空隙，挤满了舟艇，形成了堵塞现象。迟到的木舟快艇，只好泊在离菜市较远的边岸了。

这时候，天不作美，竟落起蒙蒙细雨，但海面的舟艇来去依然络绎不绝，整个海面充满了蓬勃的动力。我站在边岸的树荫下，遥望浮在渺茫的南太平洋碧波里的新普岛，渺小而迷蒙。尝过比鸡蛋还大、还香的美加宝鸟蛋，而却与这种奇异的鸟缘悭一面，心中留下的遗憾，我想，只有重访基索时才获弥补了。

1999年3月8日于望古奴岛



清晨在海面来往的汽艇，如过江之鲫，被誉为“水上德士”。



第二辑



背山面海的日子



## 在动荡里寻找降落点

7月16日中午，我们夫妻又再踏上所罗门葱茏的土地，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

和我们同来的，是公司的新旧职员。旧职员不久前因所罗门发生内乱，随马来西亚政府派出的军机归国避难，如今局势转安，他们又按捺不住驿动的心，重新上路，在动荡里寻找降落点。

我们夫妻俩与他们有异，既未惶惶撤退，也非初临贵境。曾经，我们在这神秘又谲异的岛国欢享了三年零两个月的美好时光。

离开时，恰好是千禧初临、龙年列车入站时刻。还清楚地记得，离开时，是春吻人间的正月十六日。这次重临异乡，恰好满六个月。不多不少。我们休息了半年，真正在自己的屋檐下享受了一百八十个日子的清静，还有闲暇，还有温馨。

年届六十，该收拾行囊，折起心情，让流浪的舟子归航了。六十岁退休，比一般人多忙碌多流汗了五年，算是对得起天地父母，应无愧于社会人生了吧？

于是，决定之后，我即向公司呈上了心愿。

说心情释然而毫无眷恋是假的。对生活了三年多且留下斑斑足印的年轻土地，对挟困于文明与混沌间，始终快



乐地面对人生的岛民；还有大海青山，涛声风响，一一都难以割舍……

曾经有个退休后的计划，读书、写作、摄影、绘画，或者旅游，但没有一项依序完成。而流水无情，六个月的光眨眼间从指缝里悄然飘走。

于是感到沉闷，同时彷徨打从胸间泛起。终于有一天，以前服务的公司捎来了电话。

——休息了那么久，该游历的地方一定去过了，回去所罗门生活吧！公司仍然需要你。条件嘛，重新商量过。

那是今年5月间的事。我说我会考虑。

没想6月间霍尼亚拉便发生了军事争端，岛国顿时成为国际新闻焦点，一时风声鹤唳，外侨有如惊弓之鸟。

我想：出国之事，不必考虑了。幸亏，不久之后，乱事便告平息，公司又旧事重提。

——你所提的服务条件没有问题。公司已为你们夫妻安排了机票与行程，7月15日下午由吉隆坡起飞。

接着第二天，新的合约就“飞”到我家了。

没有考虑的余地了。

一切既定，我们唯有打点行李，整装待发。



在新加坡过境时，我们与从砂拉越来的新旧同事集合，近乎三十人，可谓阵容浩浩荡荡。澳洲布里斯本与霍

尼亚拉之间的航线因所罗门的政局影响，暂未恢复服务，我们全体都改乘新畿内亚航空公司的班机，经莫里斯比港而转霍尼亚拉。

飞机于当晚十时整由新加坡樟宜机场徐徐升空。这时刻的狮城正万家灯火，车水马龙，一片灿烂繁华景象。这架737波音机全座爆满，且乘客的目的地，绝大多数都是局势尚待解决的霍尼亚拉。

——所罗门真是个淘金的人间乐土吗？

我心里不禁暗自惊异。

7月16日当地时间五时三十分，天微亮，飞机便在莫里斯比港着陆了。旅客只不过在机场过境，逗留也不过两小时，但海关检查严苛，除了翻看护照，也同时审查所罗门的工作准证，一切妥当无误，方才放人入闸登机。

这里的机场比霍尼亚拉的机场大，也较现代化，但若与樟宜或吉隆坡的国际机场比，又显得小巫见大巫了。

近中午时分，飞机便在霍尼亚拉的上空盘旋、寻找降落点。我探首俯瞰，透过那片小小的窗口，只见整个机场静悄悄的，过去那种拥挤热闹的场景，消逝得无影无踪。机场外那片深绿的丛林，同机的一位同事说，上个月间他乘马来西亚军机离开时，正是两派革命军交战的地点；低矮的树丛里，他不只听到枪声卜卜，尚目睹追逐中晃动的人影呢！

似乎，现在一切已重归原貌。

走下机仓，环顾四周，心情在恬静中不免产生几分志

志；动乱的阴影，依然萦绕在许多人心里，挥之不去。

护照经海关审核后，领了沉重的行李，踏出机场禁区，第一批先抵步的同事已备车等候，异地重逢，不禁喜上心头。今后，我们这班离乡背井的漂泊客，有什么风吹草动，都必须互相照应了。

离开了半年，霍尼亚拉的风貌依然。最凸显的是它的道路，修理之后还是满目疮痍，窟窿处处；不同的是，来往的车辆，少了；流浪的行人，也少了。昔日熙来攘往、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的孟达那大道，此刻也冷冷清清，过去的繁荣盛况已不再。一些商店也还未开门营业。等待进一步的明朗局势吧！

霍尼亚拉，还留下许多战乱的斑痕，等待抚平。

因同时抵步的人数过多，公司的宿舍不够分配，我们夫妻被安排居住唐人街的霍尼亚拉旅店。旅店建在斜斜的山坡上，前面不远处就是充满二次世战历史伤痕的铁底海峡。那些暴露着人性凶残的海底铁魂——坠海的战舰和战机，仍旧随着潮起潮落，向人间的文明作出警惕的呼唤！

经过十余小时转机换站，我虽感舟车劳顿，当晚却思潮起伏，不能恬然入梦，夜半依然听到深邃又悠远的涛声，一阵阵由远而近，又一阵阵由近而远……

只有轻柔的海风，不受战乱的影响，永恒荡漾在霍尼亚拉灯火昏沉的夜色里。

## 京城，6月鹰飞

贵为一国之都，霍尼亚拉自有其迷人之处。

这次重来所罗门群岛，只在霍尼亚拉留宿一宵，翌日一早便乘内陆班机飞往望古奴岛了。是故，对于骚乱后的京城，印象不深，只攫取到它车少人稀的片面图景。

望古奴距离京城还需一小时飞行，不受骚乱的影响，风平浪静，但是霍尼亚拉为群岛通向国际的大门，它的一举一动，不但直接影响岛民生活，也间接牵动所有异乡客脆弱的心灵。

这时候，两帮制造骚乱的兵马正在谈判，我每天都十分留意霍尼亚拉局势的变化与发展。没有电视，也买不到报纸，新闻消息来自所罗门广播电台。

8月初，骚乱的双方同意停火了。

这是所国政府付出一千多万所币给两帮乱军所获得的“成果”，暂时不再交战了，武器仍握在手上。

因为要办事，到了8月中，我又回来京城了。

我到时，日正当空，万里无云，骄阳照耀下的京城一如往昔，它的商业建筑，它独特的圆形国会大厦，它的美拉尼西亚文化村，还有箱运海港，鸟瞰中一切依然披上迷人的色彩，耸立于铁底海峡边岸，如同一座气势千云的碉堡。

霍尼亚拉把九省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旅游、航运等等重要的国家机构，全都纳入它的衣袖里，八方风雨会京城，也许正因为这样，霍尼亚拉便成为穷乡僻壤岛民仰望的淘金天堂，从各岛蜂拥而至，寻寻觅觅，长久不肯离去。

这里有七千公顷的油棕园，有炼油厂，有提炼金条矿场，有虎虾场……而前来的岛民之中，以马来塔人最众。同属美拉尼西亚族，马来塔人一向以勤奋、聪敏、机灵群领他岛，同时也最勇悍。几十年来，他们的足迹遍布了京城各阶层，成就把其他各省的岛民远远抛在后头，移居到来的人口也日益膨胀。

人穷亲离，人富招嫉，竟想不到一年之前，他们竟被京城所在地的瓜达肯纳岛民驱逐回乡，连千多名在油棕园日求三餐温饱的劳工也不能幸免。

这些被“依沙打布自由军”（Isatabu Freedom Movement）赶回马来塔的居民，当他们扶老携幼驮着细软离去时，曾经发誓：“总有一天我们会回来！”

果然他们回来了，就在今年的6月，像一群怒目张爪的飞鹰！占据了京城县各个角落。

经过一年的卧薪尝胆，在安顿好家眷之后，他们以“马来塔鹰军”（Malaita Eagle Force）的姿态出现霍尼亚拉，用真枪实弹于一夜之间控制了没有军队的政府与首相，与自由军直接对垒，把所罗门群岛默默无闻的名字推上了国际舞台，令人注目。

这次行动，他们自称为“秃鹰风暴”（Eagle Storms），而这场风暴，摧毁了几乎所有京城市民的正常生活。穿着绿色军衣的鹰军，荷枪向商业机构勒索，进入商店就搬走食品用具，还强制驾走私人车辆、船艇，据为己用。

我到一间五金商店办货，见不着平日笑脸迎客的老板。店员说：“老板到澳洲避难去了，大概要局势转安之后才回来。现在买货要收现金，不接受货单。”另外他又告诉我，货物需自备货车运载，因为上月间鹰军半夜硬闯仓窖，劫走了七部车辆，剩下的，公司租用“驳船”（burge）运去依沙贝尔岛藏起来，店里没车辆了。

人要避难，车辆也要避难。处处鹰飞，使整个迷人的京城，突然间仿佛变成了人间地狱！

遂想起京城过去宁静安详的岁月。那时，无论在日里或深宵，也无论从东至西或由南到北，你可以自由徜徉闲荡，除了要稍留神从“酒瓶店”或酒吧里醉步踉跄出来的酒徒，保证你平安而无顾忌。

虽则，我大部分的日子都在望古奴的深山丛林间消耗，却也是进出霍尼亚拉的



在“秃鹰风暴”中被迫下台的前首相乌陆发陆（Ulufa'alu）。



常客，多数为办事，有时度假。不管为公为私，总免不了流连三五日。常常，晚餐过后，当同事们都进了色彩斑斓的赌场运财，我便从鹅西岭的食风楼下来，将汽车停泊在铁底海峡边岸。夜幕低垂，晚风渐紧，我便这样让怒潮卷走我日里的忙乱与疲惫，直到满天星斗密密麻麻自海上的夜空亮起……

如今，这样闲静清甜的图景已交给了历史。一到傍晚，连赌场都灭灯逐客，街上人踪绝迹，只有寥寥落落的车影载着匆匆赶路的夜归人。

一切都陷入恐惑不安的死寂里。

这就是“秃鹰风暴”影响所及。

它真的像一阵呼啸而来的风暴，骤然间把京城市民的生活脚步击碎。现在骚乱双方虽已宣告停火，但六月风暴掠过的斑斑伤口，依然荡漾在人们的心灵，难以抚平。

京城迷人的夜色，死了，死在6月鹰飞的羽翼里；等待复活，向时间和流水去寻找答案吧！

会有那么一天，也许。

2000年10月9日刊于《南洋商报》

## 背山面海的日子

像被秋风卷起的一片落叶，我飘落在所罗门群岛一个苍绿的岛上，一住便住了三年多。

这个名叫望古奴的绿岛，比新加坡大两倍，但是，不说也许你不信，人口只有三千余人，比起新加坡的两百万人口，真是差距悬殊。整个岛，没有小镇，也没有公路，岛民濒海而居，出门靠独木舟，生活朴实、简单。

公司要我在岛上开创油棕种植。未来之前我暗暗叫苦，以为我们居住的墨如苏山寨为偏远蛮荒之地，必然孤掌难鸣。抵达之后方知一切齐备，不但有完善的宿舍、办公所，同时有水电等供应。原来公司在此砍树伐木已超过五年，山寨所有的规范逐年改善、增设，而邻近的岛民也逐渐移居，如今山寨实际上已形成一个人口数百的村乡，有学校，有教堂，也有小型的诊疗所。

我们的宿舍是 T 字形的建筑，除了盖顶的锌板，围墙、柱子、地板、门窗，都是用自锯的木料。所罗门群岛十分之九的土地都是热带雨林，木材丰富，不只是山寨，连京城霍尼亚拉大部分的建筑也是木材建造的。

我们的宿舍连接着办公所，后面为职员的食堂，所以除了入山巡园，办公和吃饭，都不必走出这座建筑，异常方便。宿舍后面是元宝形的高山，提举着超逾一千公尺苍

翠和傲岸的望古奴山，云雾氤氲，山岚磅礴，峰巅终年鲜有展露面目的时候。

据说，这是一座死火山。幸而是座死火山，如果还在吐焰，我们焉能在它的脚下伐木耕种？火山土层深厚，土质肥沃，土人耕作不必施肥，也不必灌溉，番薯、木薯、芋头、瓜菜长得嫩绿肥硕。火山山口像是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每星期都会撒下好几阵雨，让整个山寨的空气都获得调节，花草林木也因此含笑常青。

近海多风，靠山多雨，我信我信。有时在山下工作，明明是个晴朗的艳阳天，突然间起了几阵风，山巅云霭四合，骤然雨水便哗哗落下了，令你难以预测，同时也无法闪避。

免不了的，要带着一身潮湿回山寨。

山寨的宿舍，背山面海。我住在长屋最前的一间房，房外为长形的厅堂。隔着纱窗向外望，就是一片湛蓝的海，海风呼呼，早晚不绝，尤其在深夜里，风声更紧也更清晰，这时读书和写字，总得在房里进行。如果遇到夜雨，风声雨声杂沓而来，常常当你不经意的刹那，冰雹似



从望古奴半山回望玛洛科内海旖旎的景色。

的暴雨噼噼啪啪地打在屋顶上，助虐的狂风就会把雨点透过纱窗送进厅堂，将窗户打湿，地板也打湿。

有时疏忽，忘了把摆在桌上的报纸、书本、纸笔等收好，被风玩具般抛抛卷卷，翌日起来，唯有从墙角间去点数残局了。

除了旅行，我未住过海滨，也未享受过山峰秋凉的气候，因为我的乡愁落在一片无山亦无海的平原上，只有稻田汪汪，阡陌纵横。如今，生活在充满乡野气息的山寨，每一举步每一投目，眼眸所触及的，不是翠郁的高山便是波纹荡漾的碧海。不必走出户外，静坐厅堂便可聆听轻风拂来近处的潮响和远处南太平洋喧哗的涛声。外出，向着望古奴山出发，不断地提举自己，想和山脉较量大地给予的傲岸，愈走愈远，愈远愈感到山路崎岖，蜀道难行，而收进眼帘的图景就更加明媚、旖旎。

公司扎营墨如苏，为绝佳的选择，因为一来无旋风，二来无巨浪，运载树桐的远洋货轮四季可泊岸。墨如苏成为山寨的另一个绝点，是它地处玛洛科内海的末端，快艇往南走十分钟，便是一片茫然大海，一片没有岛屿也不见环礁的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淼淼，惊涛骇浪日夜不停地怒吼的南太平洋。有时候午夜梦回，辗转反侧，裂岸的涛响从静寂的夜空穿窗跨户，成为季节性里自然律动的隐喻。

望山看海的生活，我想还会继续一段日子。



## 在大海与土地之间

“所罗门群岛的空气新鲜得足以瓶装出口！”

说这句话的人，是在所罗门群岛伐木多年的诗人庄延波。

他的话，一点也不夸张。

所罗门举国大大小小近千个岛屿，浓密而宽广的热带雨林九成尚未砍伐，除了湛蓝无际的汪洋，便是苍苍郁郁的山林，土地辽阔而人口只有四十万，所以说空气清新是有足够理由的。

但是，假如以地广人稀来敲定“空气足以瓶装出口”，似乎欠缺根据，难令人信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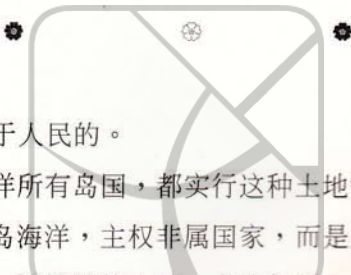
所以，我不得不浪费一点笔墨了。

先说大海。这里的海，四季湛蓝碧绿，澄洁见底。每次乘飞机进出京城，总忘不了从高空上俯视那波涛汹涌的琉璃，因为在一片辽阔湛蓝之外，环绕在岛与岛边缘的波纹另呈姿彩，是层层像翡翠般的深绿，而湛蓝碧绿两种色彩界线分明，一点也不含糊。初来时，不明缘由，觉得颇为诡譎，感到惊奇无比。其后才明了，海水翠绿是由于平静无波，缺少浪涛冲击，海床聚集了多层苔藓和绿藻；经岁月常期的累积，使深海和浅海各显不同面貌。

不过，无论是哪一种色彩，海水均散发出无限妩媚、

旖旎，同时又诱人的亮丽光芒；而种类各异、形态有别的海底珊瑚，有如鹿角，有如蕈云，或椭圆、或长扁；有怪异像仙人掌，有斑灿若鲜花，姹紫嫣红，形成了壮观的海底迷人花圃，历历在目，不需潜水也看得心旷神怡、五目眩迷！

所以，土人经常夸耀，他们拥有世界上最迷人的海。真的一点不假。



土地属于人民的。

南太平洋所有岛国，都实行这种土地制度。无论森林或河流，环岛海洋，主权非属国家，而是属于人民。氏族居住的地方，所管辖的土地，世代相传；有关山林开发、土地利用，都是由地主自行处理，政府只作环保范围的监督，和法律上的协调。

所以，似乎所有岛民都拥有土地，都是地主，可以自由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

所以，在风轻浪静的海湾，椰林间树丛下，岛民背山面海建居所。以硕莪棕榈盖搭的叶房子，绿荫里疏疏落落。这些房子看上去简陋，但除了足以蔽风遮雨，还日暖夜凉，比锌板建造的更清爽舒畅，雨来也不会有叮咚的杂响。对于纯朴乐天的岛民，高楼与车子，几乎不是他们的梦想。然而，他们也有逍遥的时刻，叶房子的木柱，常系

着一艘随时待发的木舟。桨声里，不费燃料的轻舟随时可以冲向湛蓝大海。

是故，一叶扁舟，一支渔具，加上长刀一把，就涵蕴了他们全部的生活内容：出海打鱼，入山耕作，那是一种很原始的生活模式。森林和原野提供了一切用品，大海与土地捐献了所有粮饷。米饭未必是最香的餐粮，番薯、芋头、椰子、香蕉，和鱼也是一种上乘的搭配，味美可口，文明闹市里的人们不会想到。甜蜜又多汁的凤梨，风味独特的木瓜，不含农药的杨桃、西瓜和蔬菜，都是土地的宠儿，岛民的佳酿。遇到欠收或什么也没有的时刻，不必担忧，一颗椰子就饱一餐了——椰子四处扎根繁殖，同时四季果实不断。

所以，他们永远逍遥在满足的天地里，没有烦恼，没有忧伤。



岛民的叶房子（亚答）濒海而建，叶片修饰得整整齐齐。

大海与土地，永远是人类取不尽的宝藏。

所罗门由于土地是火山冲积层，土质深厚肥沃，任何农作都成长迅速，鲜嫩肥美、风味特佳。无需施肥，不必喷杀虫剂，播种之后就静等收获，享受成果了。

我们的播种程序先要松土，然后下种、除草、灌溉、施肥，喷布农药，治病疗伤，果实还须套袋。通过一系列沉重而繁复的呕心沥血，才从汗滴中见到成绩。

两相比较，所岛土人无疑省略了许多劳作，还有心思。

由天时到地利，土人都尽受苍天厚待！

所岛的大海与土地，仍保有原始的天然特色，未经破坏和污染。

每次我去京城，总在机场遇见澳洲或纽西兰的男女游客，驮着沉重的背包，转机换站，千里跋涉前来度假。纽、澳同样是四面环海的国度，旅客舍近而就远，我想理由只有一个：在所岛可享有更新鲜的空气！

如果“瓶装空气”真的演成事实，变成一种出口商品，那么，文明城市的繁荣已沦为悲凉的隐喻。

此情此景，不免要羡慕身在文明边缘的所岛土人。他们自得其乐，岁岁月月沉埋在大自然的绿色怀抱里！

## 碧海蓝天，桨声舟影

工余之暇，闲来无事，在所罗门群岛的最好去处是散步海岸，吹海风，望海潮，一天工作的疲困便消逝无踪，朝气重现。

在望古奴岛上生活几年了，我习惯于这样过日子。

某日傍晚，我在趑趄间，一只独木舟向我荡过来，想是要在这方向靠岸。愈荡愈近，看清楚时不禁令我惊异，掌舟的竟是两个稚龄女娃，稍大的正左一桨右一桨轻松又熟练地划着。舟子在她手中木桨的控制下安详而平稳。

一靠近，我禁不住欣喜地向她们鼓掌，表示我的钦佩。

“你划舟多久了？技术这么棒！”我好奇问道。


“我今年六岁，四岁时便学会划舟了。”

她脸含羞赧地答，稚气未泯。接着她又告诉我，坐在

舟前的是她的妹妹，才四岁，也懂得划舟了。

身在异乡，作为一个陌生客，我不只敬佩小小年纪的姐妹



 岛民的孩子，几岁大就懂得潜水和划舟。

身怀划舟的技术，更难得的是她们不惧风浪，敢向茫茫大海挑战的胆色！

在所罗门群岛，只要有炊烟人迹的角落，在湛蓝澄洁的海面上，总会见到点点舟影漂荡摇曳着。晴空万里，白云如絮，那浮荡的舟影在无际的缥缈间有如细柔轻飘的柳叶，又仿若画家笔下的几滴泼墨，把绿岛的山光水色描绘得更添风采，更具有生命的律动！

在先进的文明国度，汽车是代步的工具，出门的必需品。所罗门是个群岛之国，环境有异，发展缓慢，不只缺乏柏油公路，大部分的岛屿连通车的泥路也没有，岛民出门靠海路，独木舟无形中成为唯一的交通工具了。所以，土人似乎全部结庐海湾，依水而居，一是避风，二是少浪，三是出门方便，省脚力。庭前虽无标致的车子，屋后却有身轻如叶的扁舟；登上舟子，木桨轻轻一摆，东南西北任由选择，不必担心油价问题，也绝无途中塞车那种烦恼，逍遥而自在。

所以，土人家有一舟，如有一宝，无不视其为第二生命。出海垂钓，摸海参，捞虾捉蟹，靠它；找村友，探亲戚，不能没有它。总之，一桨在手，便可以在浩瀚的蓝波遨游无阻了。

独木舟，你说不是他们生活的良伴吗？

所幸独木舟不像汽车，一出手便需几十万元。木舟可以伐木自造，只需工夫技巧，无需花钱。

造舟，与木雕艺术一样，为所国岛民的传统手工艺，世

代承传。他们造舟，似乎有与生俱来的天分，也和木雕过程一般，全不用现代化工具。扁斧、木刨，就这么两件普通的简单用具，他们三几位同伴一起动手，“噼噼啪啪”地不消几天时间，舟子便下水了，建造过程干脆利落。当然，这除了天分，还包含了经验的累积。

用以建造扁舟的舟木，为所罗门热带雨林中的特产，贱生易长，叶片又阔又圆，树干高耸，外皮灰白，为所罗门政府禁止输出的木材，专保留供土人造舟之用。舟木的木质其实不算坚硬，唯富有强而力的韧性，且浮水性高，绝对是林中造舟的翘楚。所罗门岛民的祖先在蛮荒时期已经懂得以舟木造舟，把舟木当作天然财宝。

在四周环海的岛国，除了垂钓，独木舟用在交通方面的時候尤多。村乡间定期的市集，土产如番薯、木薯、黄梨、香蕉、瓜果等等，运载多靠独木舟。但是，更意想不到的，独木舟居然也是水上的“学生巴士”呢！

有天晌午，我们夫妻要去首都霍尼亚拉，在乘快艇去机场途中，一幅罕见的景象深深烙入我的记忆，那种山水画一般的构图，迄今令我追思不已！

是下午一时许，正当我们的快艇乘风破浪之际，前方海面蓦然涌现舟影点点，迎面缓缓而来，靠近时我才恍然大悟，舟上三五成群都是学生。原来是放学时刻，村落的学童正轻呼浅笑地划木舟回家。他们背着书包，由一人撑桨，轻轻松松、平平稳稳地在波光粼粼中友善地向我们点头致意。他们的舟子都髹上色彩，有的浅蓝，有的绛红，

二十余只木舟  
顿时把沉寂的  
海面调得灿烂  
起来。

在古代，  
所罗门人也用  
独木舟出征作  
战，侵占土



造舟为土人的传统手艺。

地，也同时猎取人头。这种“战舟”狭而长，足以运载几十名战士。战舟的前后尖翘突起，舟前端还安置一个“乌速乌速”，为土人向敌人挑战的标志。“乌速乌速”千万别买来送朋友，只适合放置家里作摆设。

进入了文明世纪，猎人头的习俗早已消逝无踪，体长形扁的战舟仍在海上飘荡，但是已形如华人农历五月端午节里的龙舟，成为每年一度欢庆佳节供人观赏的传统文化了。

随时代的演变，与外界的接触渐多，安置引擎的快艇与日增加，然对落后、贫困的所国而言，用桨的木舟不只数量超前，且依旧是土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

闲来无事，一桨在握，在碧海蓝天下，一叶扁舟，缓缓地摇荡，不但逍遥自在，而且能舒懈精神，心境也顿感平和。

## 山林绿色的呼唤

想到森林原野，不免令人兴起惶恐忐忑的感觉，原因是每一处的热带雨林，几乎都成为鸟兽虫蛇、豺狼虎豹的天堂。走入荒林如同探险，非刀枪斧戟齐备不可。

几十年从事农业，由橡树起步到可可和油棕，半生汗马庸碌，开荒辟野，伐林砍木，有时高山峻岭，有时深渊低谷，似乎天天都在丛林旷野间迎风沐雨，所面对的各种飞禽走兽，大的如结队成群的野象，小的如孤独刁钻的鼠鹿，还有野猪、山鹿、黑熊、刺猬、猿猴、果狸……或凶猛或温驯，皆以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形象在我活动的范围里重复奔跃，有的令我心跳，有的令我怜惜，也有的令我追思不已！

所以，对鸟兽虫蛇，早已弃除了陌生，且磨练过好些应对方法。是故，当自己决意远征偏僻、诡谲又神秘的所罗门群岛时，不少亲友皆险露惊恐，以为那一定是个虫蛇瘴疠氤氲的地方。只有我，一点畏缩的神色也没有。我只悄悄地准备对飞禽走兽做另一场角力。

并非有流水处便有鱼。出乎意料，所罗门群岛虽然山多林密、树高原广，但是，并不是猛兽窝藏的地方。在这里，无论多荫郁深邃的丛林，我一样可以毫无顾忌地高歌阔步，走入林间，消受雾散云聚、风涌岚逝的悠闲。

在出发之前，真是想不到，人间竟有如此澄净纯明的森林原野，让高智慧的人类悠游独享。

初临贵境，开工头数日，心存戒备，长裤长袖衣，脚上一双长筒靴。见土人工友赤足趺脚，穿着随便，甚至有的裸胸露骼，颇觉奇怪。在丛林里垦荒辟野，怎可以不防备虫蛇呢？问起才知道，并非他们不怕，实际上这里没有毒蛇，他们进出山林，向来都是这般形象。偶然间，我才遇见细长如筷子的无毒小青蛇，至于热带丛林无处不在的眼镜蛇、金腰带、蟒蛇、蝮蛇等，还没发现过踪影。

耕农最大的敌人，其实不是毒蛇虫豕，而是振山撼林的走兽，它们摧毁作物，防不胜防，野象、山猪、刺猬、山鼠等四害便够油棕耕农秃头脱发了。蓦然回首，忆起过往与猛兽拔河最力的地方，莫如踣蹠沙巴那段时光。一再与同事荷枪追剿侵犯可可的猪群，更曾夜半惊起，燃着火把与庞然大物的野象捉迷藏，在旷野无边的黝暗里。而最难缠的还是周身挂箭的刺猬，饿极时，尖锐的钢齿一夜间足以啃掉几十棵棕苗。

在森林旷野里耕作，肯定面对莫大的苦恼。因为蓊郁荫凉的丛林为群兽的天然保护伞，翻山倒树，无疑动摇它们的家园。身在林间，跨出的每一步，必经过谨慎处理，猛兽虫蛇随时在周遭投以覬覦的眼神。

跟随走兽虫蛇的行踪，山蜞、水蛭接踵蠢蠢欲动，以敏捷的嗅觉向血腥延伸。这两种体软的阴险家伙，一藏陆地枯叶底下，一栖溪流沼泽水边，看似终日沉眠，实则静

待时机。一听风吹草动，水波荡漾，特别是人类的体味，它们即悄悄地贴黏过去了。由鞋袜钻入脚踝，由脚踝攀上身体，毫无预告地向最隐蔽处埋口，腋窝、肚脐、阴囊，凡血肉最脆弱的部位就成为它们攻击的目标；饱尝一顿事小，还遗下一枚足够几星期又痛且痒的痕迹，那颗黑痘回味经年之后，才从记忆中慢慢淡出。

这是一种最难消受的刑罚，但已成烟云飘过。所罗门群岛辽阔的苍林，还有河流、沼泽，不曾出现过山蜞水蛭，和凶猛的禽兽虫蛇。唯一隐居于丛林里的，是毛绒绒小熊般可爱的懒猴。说它懒可真一点不假，遇敌人也一步步慢条斯理，不违避也不逃窜，大有天塌下当被盖的豪气。懒猴不但驯顺，不伤害农作，也从不嘶叫呐唤，只静静地密林间以嫩叶、野果生活。由于它没有锐齿利爪，常常沦为土人的美餐。

所罗门是个农耕的好地方，风调雨顺，土壤肥沃。苍茫浓密的林间，除了啾啾鸟语，唧唧蝉鸣，虫蛇绝迹，猛兽无声。一到日落西沉，夜幔低垂，深深的原野，只闻林高风响，无边落木萧萧下。没有日里水蛭缠腰的烦忧，亦无夜半剿兽的惊慌。

当鸟静蝉眠时刻，在入寝之前，我总爱歇憩厅堂，聆听山林绿色底呼唤，让白日耕作的慵倦在沉寂中消融淡化，等待翌日朝露从晨光里醒来。

# 生命的奇迹

## 所罗门民族英雄武射传奇之一

一个人颈项被刺数刀，如果仍然活着不死，那一定是生命的一种奇迹，值得为他欢呼！

一个人被绑在树上，子弹穿胸，颈项又遭刀刺，结果他能活着不死，简直是不可思议！

所罗门群岛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奇人，他的行迹近乎神话，却又是事实，不由得你不信。

他就是雅谷·武射（Jacob Vouza），被誉为所罗门的民族英雄。国家为他塑造的铜像，昂然耸立在京城警察宿舍外。赤膊、跛脚、右手执刀的瘦削身形，对着人车川流不息的沿海大道，双眸远眺曾于1942年发生激烈海战的铁底海峡，仿佛仍在沉思着当年在他耳畔争吵的炮声。

这个所罗门群岛的一代奇人，1899年出生于瓜达肯纳岛的大森布谷（Tasimboko）村，年幼时在教会学校接受普通教育，十六岁时投考由英政府管辖（其时所岛尚未独立）的警察队，被录取了。服务其间，由于他勤奋、机智，不久便获得上级的信任和倚重，在警界渐渐地闯出了名堂，官升陆军少校，成为一名警民爱戴的警官。

二次世战爆发，英政府为了保护所罗门群岛，遂组织了一支岛民自卫队，武射也是成员之一。可惜由于反应冷

谈，全队仅得十二人，武射的潜能无从发挥。

让武射的英勇气概挥发得淋漓尽致的，是当他成为美国情报员的时候。

二次世界大战之初，日军以精良优越的配备迅速席卷了亚洲。初时美国尚置身度外，直到珍珠港基地遭受日本“飞虎队”疯狂空袭，损失惨重后才如梦初醒，决意驻军南太平洋。雅谷·武射就在那时被募召，专巡逻瓜达肯纳岛沿海，向美军提供敌人的军事活动。

有一天，当武射做列常巡视之际，不慎遇上日军。因为他手上执着一面美国旗，于是当场被捕、拷问，但武射始终不肯泄露机密。

一阵威迫利诱之后，日军见武射视死如归，深知难以得逞，遂将他捆于树上，向他开了一枪，又在他颈上刺上数刀，血流如注。

这时的雅谷·武射无疑是死定了。但是，人世间常有意想不到的奇迹，而奇迹就在武射的身上显现了。

日军惨无人道的杀人手段，世人皆知，南京大屠杀刀下魂竟达数十万之众；偏偏刀枪并用，也解决不了一个个子矮小的武射，也许是武射命不该绝。

当日军洋洋得意，带着笑声走后，奄奄一息的雅谷·武射竟从昏迷中苏醒，且在无人援手下自行脱绑，踉跄地涉水渡河，在崎岖的小径匍匐了三公里路程，回到美军的营阵。

军医见了浑身是血、伤痕累累爬着回来的武射，立刻

为他治疗，被他拒绝了。

武射气若游丝地说：“先让我报告敌人的行踪，才给我治疗！”

报完军情，武射已不省人事。美军被武射的凛然气概深深感动。

这宛如一则融合了神秘、诡异的传奇故事。

尽忠报国，是武射一生中最大的愿望。他常对人说：“小时候的我很顽皮，要家人和国家为我操心，所以长大后决意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事，当做回馈。”

这看来不过是平凡无奇的心愿，但武射却利用自己的性命与鲜血典当以完成！

世战结束后，武射荣获美国总司令颁赐“银星勋章”，1943年再度荣获英政府颁赐“勇士勋章”，表扬武射在政府最艰困的时期，忠诚与守责。

所罗门群岛脱离英国统治而宣布独立，雅谷·武射坐在轮椅上见证了历史性的伟大日子。这天是1977年7月7日，武射以贵宾身分受邀出席观礼。

武射病逝于1984年，享年八十四岁，死后如愿葬于宁静而远离京城的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村。

国家除了为他铸造铜像，邮政局也为他印行了五款纪念邮票。武射的生平事迹，也编成了学校教材。

一代奇人所获得的肯定，告诉世人武射的血没有白流。

# 寻找英雄冢

## 所罗门民族英雄武射传奇之二

这天阳光亮丽，清风送爽。在热带雨林气候的所罗门群岛遇上这样的晴朗时刻，算是好运气。


我们要去凭吊雅谷·武射。我来所岛不久便心仪武射的传奇事迹了，但直至去年才知悉这位英雄生前死后都不眷恋繁华，选择远离京城、静寂的加利福尼亚村，作为夫妻长眠之地。

有一次，我们夫妇在霍尼亚拉度假，与一位土著朋友提起这件事，她说她曾去过加村，乐意做我们的向导。于是匆匆用完早餐，一同向目的地出发。

车子循着坦荡笔直的孟达那沿海大道东行，一过国际机场路便凹凸凸凸了。所幸我驾驶的是 Hilux，绝对不会因崎岖或泥泞而产生障碍。

行走了约二十公里，夹道的林荫忽然遮蔽了灼热似火的骄阳，进入一片经有廿多年花飘果



 雅谷·武射的塑像立于京城警察宿舍前。

结、招风迎雨的油棕园。尔今树高叶衰，果实疏稀，棕树显然已临斧声边缘。

猜得不错，再向前又是阳光泄地、一片天蓝了。高棕榈已被清除，新一代根生叶茂，油光的绿掌向上延伸，似在诉说它们的未来，巨掌足以撩拨空穹游荡的云朵。

就在这时，我的临时向导犹豫了，由于物移景迁，她记不起拐入加村的路口。这可真是一件大事。我一看路边有似在等车的土人，连忙煞车探问，一连问了好几组路人，都得到相同的答案：不知道。我当然不忘把雅谷·武射的大名挂在嘴上，但令我懊恼又惊讶不已，他们对一代英雄一无所知！

国家既为武射塑造了铜像，印发了一系列纪念邮票，却没有将这位受人敬仰的民族英雄推销给旅客，把他长眠之地画进旅游册子，甚至，一路上竟寻不着半截指示加村的路标，令我心生疑惑。

士著朋友说可能走过头了，记忆中加村好像不怎么样。于是我把车子回转，走了一段回头路，蓦地泥径有部客货车颠颠荡荡驶出来，我即刻伸手拦住，向司机开腔。

“就是这条小路，走不远拐个小弯便到了。”

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回可来得正是时候，我们不禁松下了一口气。

我照指示把车弯入泥径，走完翻种油棕芭，又进入不见天日、枯叶盖地的园林，这回是低矮稠密的可可树。我把车子的时速调低，因路仅可容车。我小心翼翼地在树行



间穿梭，冀盼不会有车迎面撞来。可可园静寂无声，荫凉可真够荫凉了，只是小径泥泞不堪，要换四轮推动牙档，车子方可走动。

“到了，前面便是加利福尼亚村！”土族朋友欢呼。

我一看树林尽处，果然出现几间硕莪叶搭建的房子，周遭是疏疏落落、高耸挺拔的热带标志——椰子树，低矮但茂密的是香蕉和木薯。

说实在，加村沉静得有点荒凉，除了这三间房子，邻近可烟消人缈，前无去路。但令人欣喜的是，屋前屋后遍布花草，圣诞红、迎春花、天堂鸟、日日红、爆竹花，虽属平常惯见，种得也零乱无序，花朵却姹紫嫣红，绽放得玲珑璀璨。

一群赤足裸体的孩童蜂涌过来，以一股天真与好奇，直盯着我们三个似从天降的稀客。一对五十余岁的男女将他们打发了。这时我才后悔忘了带一些糖果来。

土著朋友道明我们的来意，我对他们说：“我们夫妻来自马来西亚，我目前在贵国种植油棕。”

“我是武射的妻舅。”男的说完指一指身旁的妇女：“她是我的妻子。”

雅谷·武射的坟墓就在他居所侧旁，以洋灰水泥筑成，约四尺宽，六尺长，高二尺许，坟后立一灰墙，高约四尺，也是水泥所造。整座坟墓以白灰釉得亮晃晃，阳光下灼眼得很。坟与墙之间另设一块阔尺许的盒状灰砖，上嵌铜片，以英文写着：“雅谷·武射殁于1984年3月15日，

享年八十四岁。”一笔带过，可真够干脆利落，连他的官衔都一笔不提。这与华族彰显炫耀，标扬功勋，真有天渊之别。

生平事迹充满传奇的一代奇人，逝世时轰动群岛，举国哀悼，他的坟墓则朴实得出奇，也真使人意料不到。

武射逝世后两年，他心爱的妻子依莲（Lady Irene）女士在1986年5月18日，也尾随他安息，享年七十二岁。她安葬于武射的右侧，两墓并排，高低大小一样。

出生在大森布谷村的武射死后埋在这里，据说是他生前留下的意愿。他从警界退役之后一直与妻子隐居加村。他不爱热闹嘈杂，喜欢过宁静的乡村日子。

凭吊完毕，武射的妻舅带我们参观武射的故居。在加村几间叶房子之中，武射的那一幢显然耀眼得多，然久历岁月风雨，看去免不了总有几分沧桑的韵味。


这是间所罗门传统的高脚屋，同二三十年前马来西亚的马来乡村高脚屋相似，门前的梯级以木柱钉成。我们拾级而上，虽然没有电流，唯室内光线充足，眼睛的每一个落点都一清二楚。纪念性的陈列品不多，最引我注目的莫过于挂在厅堂，武射身穿军服佩戴勋章的半身照。制服皓白雪亮，武射瘦削的脸上神态肃穆，深黑的瞳孔泄流着一股信心与坚定；宽隆而略短的鼻梁凸显了美拉尼西亚族的特征。

从五官外表论相，武射的体型身材，完全不合群岛土著魁梧剽悍的标准，但从他被日军俘虏、刺杀而至自行逃

出魔掌的英勇气势，展示了他超凡的体魄与能耐，兼具胆色和机智。日军因低估了武射这些与生俱来的禀赋，让武射得以“死而复活”。

墙上另挂一张武射和依莲的婚照。照片有点褪色了，惟五官容貌仍有迹可寻。以东方人的审美角度来看，年轻时代的武射和依莲，与“郎才女貌”四字产生的联想落差很大。可贵的是，他们厮守终身、至老不渝！



 武射淡泊名利，选择远离京城的加利福尼亚村作为长眠之处，追求宁静的永生。

墙上还贴上一些剪报，有些是复印本，都是武射的生平事略或他荣获勋章的简介文字。厅堂一角也摆放着一些武射生前使用的纸笔、用器、餐具等遗物。

就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过不凡贡献的人物而言，政府没有把他的墓地加以美化，作为游客观光景点，我觉得，这是国家的一大损失。

当离开具有历史痕迹却遭长期冷落的村庄时，突然间，我心胸涌现一股莫名的悸动，是感叹，也是追思。

# 所罗门群岛的摇篮曲

岛国独立后第一本文学作品

有一天，我在霍尼亚拉的书店里找文具，无意中发现了这本所罗门群岛的童谣“催眠曲”。这本印刷粗糙，只有二十四页的儿歌，售价不便宜，但却深深地吸引了我。

这本书名《宝鲁宝鲁》(Poru Poru)的童谣，注名是“所罗门群岛的催眠曲”(Solomon Islands lullabies)。但既是童谣，我觉得把“催眠曲”译作“摇篮曲”更加直接和贴切，因为“催眠曲”的空间辽阔，不只限于儿童，成人也有“催眠曲”，而“摇篮曲”只有母亲才唱，听众永远只有儿童。

睡吧，睡吧！

静静地睡吧，

你的头摇上摇下，

你的脚在踢，手在摆，

你睡得安静吗？

是的，睡得安静。

——《摇篮曲》

这首直接题作《摇篮曲》的催眠歌，为所罗门西部“基拉”(Gela)语唱出的。母亲在哄宝宝睡觉时，经常把他搂在臂曲里轻轻摇上摇下，因此有“你的头摇上摇下，你的脚在踢，手在摆”之句。最末一句可由母亲或宝宝唱出。

另一首也是西部的著名催眠童谣，由“罗威那”（Roviana）语唱出的《巨人的花园》：

巨人的花园，  
在那高高的山顶上，  
他从那儿向下望，  
寻找戏弄别人的孩子。

巨人有一把长刀，  
他经常带在身边，  
找到戏弄别人的孩子，  
打他然后装进袋里。

在西省的罗威那区，这首《巨人的花园》流传广泛，母亲们唱这首童谣，利用巨人来吓唬顽皮的孩子，哄他们入睡。

摇篮曲或童谣，我想应该是人类最早的一种文学形式，更确实一点说，是诗歌的起源。当我们的祖先还未发明文字以前，这种歌谣早已在民间流传。宝宝临睡前，母亲一边摇一边唱，是温馨的母爱底真情流露。

所罗门群岛人口稀少，却分布在九百多个岛屿之间，形成隔离，所以造成语言繁多——有一百多种土语。所罗门岛民本身没有文字，官方用语是英语和英文，但岛民所

共用的语言为英土夹杂的 Pijin 语。

这本只有二十首摇篮曲的《宝鲁宝鲁》，感觉上无疑单薄，但对编辑此书的“所罗门群岛妇女写作人协会”来说，却是一个艰巨的大工程，因为一来交通不便，二来语言繁复。然而，这个由十二名妇女组成的团体，自出席第一届“南太平洋大学所罗门群岛中心”（University of South Pacific, Soloman Islands Centre）会议之后，马上展开搜集摇篮曲的行动。会议在1980年7月14日举行，到了9月24日第二次会议的时候，收集工作经已完成，二十首由不同地区不同语言组成的摇篮曲破土而出，并由工委会作家译成英语，用罗马化土语及英语两种语文编写，由澳洲文化基金资助，在1980年出版。

这本《宝鲁宝鲁》不只是该协会出席的首本文学作品，也是群岛1977年独立后的第一本文学作品，深具历史意义。儿童是人类的未来，摇篮曲是文学的最初形式，所以妇女协会的甄选，应是经过深思熟虑。

## PORU PORU



### SOLOMON ISLANDS LULLABIES



所岛独立后，首部文学作品  
《摇篮曲》封面。

重复翻阅了几遍《宝鲁宝鲁》，我发现有一半的歌谣主题内容都采取“吓唬”孩子以达到“催眠”的目的，例如以下这首母子对唱的《去睡吧，我的孩子》就凸显了这种倾向。

母亲：去睡吧！我的孩子不要哭泣，不然船儿要来把你载走。

孩子：有谁在船上？

母亲：迪里船长！

孩子：啊！他现在航向哪里？

母亲：他正航向蛇岛！

很显然，母亲通过陌生的船长、恐怖的蛇岛，来哄孩子快快闭上眼睛睡觉。上文提过的《巨人的花园》整首歌谣均弥漫这种情调——巨人、长刀、袋子，都会令孩子产生恐惧。这看来有点不健康，但是出于无奈，也可说是一种自然的趋向，因为在周遭林森密布的环境里，母亲们不希望孩子四处乱跑而迷失，因此唱起催眠曲的时候，很自然地利用这些可令孩童心生害怕的“角色”作为恐吓。其他各篇，有大眼猫头鹰、长嘴犀鸟、藏魔的椰壳（土人的一种迷信）、带弹的飞机等。

我也发现，群岛的摇篮曲也和华语的许多童谣一样，具有语言浅白、想像力丰富的特性，念唱起来朗朗上口，音韵谐和。很可惜，原有的特性与优点，不易透过翻译传达或表现。马来塔岛“阿里克里”（Are're）语的这首《果实熟了》最能表达我的看法：

Verimake,  
E teke hoi ote,  
Toi torina hote,  
Mamanu i Arite.

英语原文的译文是这样：

Ripe fruit,  
Fallen in the valley deep,  
It goes on floating,  
Floating to be the Island of Arite.

我从英语试译成中文：

果实熟了，  
跌在深深的谷地，  
它继续浮走，  
浮出一个岛叫阿里笛。

果实熟了落在山谷，漂到海上变成一个阿里笛岛，意象鲜明而想像力丰富，同时四个尾韵 ke、te，唱起来和谐有如天籁，一但译成其他语文，就消失了原有的韵致，这是很无奈的事。如有翻译高手，或许可能解决这个难题。

2001年11月28日刊于《南洋商报》

## 把和平列车开入诗坛

幸会所岛著名女诗人朱莉·麦金妮

“所罗门群岛的写作人大约有三十名，写诗的最多，其次是散文，小说的作者最少，戏剧和评论似乎等于零。”

第一次会面，所罗门著名女诗人朱莉·麦金妮这样告诉我。这种情况与马华文坛一样，诗的魅力有如美女，被众人长期间追求，值得高兴。

我与朱莉有两面之缘，第一次是在1998年圣诞来临前一个月，我和内人到基索游玩；第二次是个意外，我们不期而遇，各自代表不同的阵营而形如“敌人”。

有“西方大烟囱”之称的基索，是西省的省会，也是潜水垂钓的天堂，实际上它不过是个如同乡村的小镇而已，走路只需半个下午便把它的容貌全攬心底了。晚餐过后，没有其他去处，想起这里有位女诗人朱莉·麦金妮，遂拿



朴实无华的女诗人朱莉·麦金妮近照。

起了电话试与她联络。

电话接通了，给我的第一个惊喜是，接听筒的竟然是朱莉；第二个惊喜是，她干脆利落，答应来基索旅店的餐厅与我会面。对我，可真是个大而难逢的喜讯。

“不过，请你稍等，我从山顶走下去，大概要二十分钟。”

我叫了一杯啤酒，边喝边等。果然不到半小时，一位土籍女人推门进来，她环顾了一下四周，迳自向我走来——餐厅的顾客稀稀落落，而且只有我一个外国人，当然不会找错人啦！

朱莉·麦金妮身穿一袭白花黑底的长裙，脚上趿一双日本凉鞋，但令我讶异的不是女诗人的衣装，而是她高挑瘦削的身材，简直可以用仙风道骨来形容。这与我看惯的体型臃肿的所罗门妇女，真有天渊之别。

她坐定之后，我们天南地北一番，接着才进入主题谈到文学。我发现，朱莉虽然才学广博，阅历丰富，但谈吐谦虚，有问必答。她事先知道我也是文学爱好者，随身带来了两本她已出版的诗集，签名后送给我，一本是《文明少女》(Civilized Girl)，另一本是《祈祷的父母》(Praying Parents)。前者在1981年出版，只有二十首短诗，曾再版两次，足见此诗集甚受欢迎；第二本出版于1986年，署名朱莉·施宝露(Jully Sipolo)，共收集了长短不一的诗作三十六首，全书也不过三十三面，从分量来说，也是极其单薄的。

1953年2月6日，朱莉出生于基索。这位目前已育有六个孩子的诗人，除了管理家务，还要工作，但仍然创作不辍。她说她的另一本诗集《潮湿的梦》(Wet Dream)已在筹备出版中。我正为她高兴，她却又告诉我，一般上，所罗门的书籍出版十分困难，除了自费，不然，靠“南太平洋艺术创作学会”(会址在斐济首都苏瓦)、“澳洲文化基金会”和“南太平洋大学所门群岛中心”几个文化机构资助出版，要很有耐心去等待，因为这些机构的基金都有限，申请出版书的作者也不少，需要排队。

基索虽是朱莉的故乡，但她却在首都霍尼亚拉接受教育，并且在首都度过大部分日子。朱莉在Woodford School小学毕业后，就进入King George VI中学就读，她在斐济的南太平洋大学完成大学教育，并且获得全额奖学金，在夏威夷大学攻读一项“旅游与写作”课程。无疑地，这项课程给她日后的诗歌创作铺平了道路。

朱莉·麦金妮曾在许多机构和政府部门担任重职，包括政府训练中心、霍尼亚拉市议会、妇女协会、银行、南太平洋中心编辑。朱莉同时也是所罗门世界和平组织会员，曾随团出席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澳洲悉尼、菲律宾马尼拉等地举行的国际和平会议。

这些经历和体验，后来都成为她创作的泉源和写诗的题材，如出现在《祈祷的父母》诗集里的名作〈和平列车〉(Peace Train)、〈核子废料〉(Nuclear Waste)，以及〈和平〉(Peace)等，都是这方面的经验思考。我们看看朱莉的这首

〈和平列车〉：

和平列车／辗下深深的轨迹／载着一群和平使者／奔  
向和平之旅

他们来自天涯海角／国籍不同，肤色和信仰各异／但  
融洽地团结一体

从莫斯科到布拉格／他们谈论相同的课题／澳洲人、  
纽西兰人、土耳其人、东方人／俄罗斯人、美国人，全在  
此聚集／唯中国人缺席

像一条怒吼的龙／把政治思想擀在一旁／奔向布拉  
格！／奔向和平会议！（冰谷译）

所以，当谈及诗的取材问题，朱莉坦白强调：“我的  
诗是很政治化的！”从她已出版的两本诗集来看，她的诗  
章内容确有这种倾向。

朱莉目前在基索的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服务，而我却  
天天伐林砍木，种植油棕，因此第二次我们不期而遇的时  
候，彼此因职责而形成对立，显得有点尴尬。

幸好在这个特殊的聚会上，朱莉和我都没有发言。

这是一个由农业兼渔业部长所召开的群众聚会，主要  
目的是让政府向人民阐释发展油棕给国家及人民所带来的  
利益和影响。那是1999年的10月天，地点在瑟凯，距离我  
和朱莉第一次见面恰好是一年。

正当农长忙于应付各方面炮弹如雨的问题时，我发现  
朱莉也在人群中，不知道她是几时到来的。为了表示礼  
貌，我们互相点点头，挥了挥手，然后就静听各机构的代



表发言。到了下午散会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互相问候。

“真不好意思！”她笑了笑说。

“现在我们不谈正事！”我也报以一笑，“我还没收到你的《潮湿的梦》呢！”

“书早就打好字了，还没有找到出版的赞助单位。”朱莉摊一摊手，露出一脸的无奈。

再一次见到的女诗人，依然是那么地朴实谦虚，彬彬有礼，脚上也还是那一双日本凉鞋。

朱莉的诗，取材除了她所谓的政治性之外，她也经常以妇女的微观角度去剖析或注释有关男女间的各种问题，例如《文明少女》所收录的〈不能满足〉、〈妹妹的哭诉〉、〈一个男人的世界〉、〈婚姻〉、〈誓盟〉、〈没有孩子〉、〈文明少女〉等。而在第二本诗集《祈祷中的父母》有关这方面的题材出现得更多，刻划得也更为深入。

笔者十分喜爱朱莉的小诗，短短数行，却往往令读者深思不已，如下面这首出现在《文明少女》中的〈婚姻〉：

婚姻是什么 / 不过一张薄纸 / 随时可以撕毁 / 上帝与  
男人之前许下的盟约 / 可以反悔 / 一枚没有嵌好的金戒 /  
可以抛弃 / 当爱情逐渐冷却（冰谷译）

这首短诗，最能反映这位女诗人的风格。

## 铁底海峡的历史伤痕

初临岛国京城时，对“铁底海峡”这个名字，颇觉诡谲，从字面测之，知悉名字的由来，必有一段刺人心扉的伤痕。

公司的职员宿舍在鹅西岭，从市区来回宿舍必须途径沿海而建的孟达那大道，在将近转入鹅西岭的靠海路旁，有一间旅店叫“铁底海峡旅店”。就是这旅店斗大的招牌，让我一到霍尼亚拉，便把铁底海峡这名字牢牢扣在心头。但“铁底”含蕴的深意，还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直到半年过后，这个谜底才揭开。

这一天，我从山寨出来京城，恰好是一个爽朗的星期



一片平静的铁底海峡是四十多艘军舰的葬身处。



天，没有办公。同事带我参观美国和平纪念碑，我才领悟了铁底海峡的历史意义。

这个耗费了一百五十万元所币（约等于一百万令吉），建在天宫岭（Skyline Ridge）的历史性建筑，是1992年，即和平五十周年纪念，瓜达肯纳岛的一项大工程。这些在阳光下闪烁耀眼的朱砂色碑墙，除了刻上英文说明“此纪念碑由美国建造”的主碑高约三十尺之外，其余的碑墙高度齐整却作纵横排列，以白色字迹刻上所有在二次世战沉没于岸外的军舰、战机，以及战役中罹难者的名字。

捐躯的人数难以点数，就沉没于海底而无法重见天日的军舰和战机数目，已令人惊讶不已——美国二十八艘，日本十六艘，澳洲、纽西兰各一艘，单以这些折损的数字，便可窥视当年瓜达肯纳岛之役（The Battle of Guadalcanal），确是一场惨绝人寰、惊天动地的浴血战。这些花费数千亿元，制造多年始完工的军备，在短短的半年之间（此役于1942年8月7日爆发，1943年2月9日结束）变作海底废铁。兵燹战火之惨酷无情，真是人为的人间惨剧，人性丑恶的一面暴露无遗。此外，在国际机场，在那兰地路上，在玛地卡马雕艺廊，都留下多台高射炮和多架战机的残骸，这些都是悲惨的历史见证。

瓜岛之役，不但是一场盟军与日本在南太平洋的主力战，也是二次世战正邪的存亡之役。从军备折损的数目衡量，盟军看似损失惨重，但却瓦解了日军继续南下太平洋的势力。所以，这场海战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铺平

了盟军后来的胜利基础。

犹记得两年前，一家电影公司根据 James Jones 的历史小说《The Thin Red Line》，拍摄了一部战争片，因为小说是依瓜岛之役的史实写成，电影公司特地拉队到瓜岛拍摄，铁底海峡也在影片中出现。

那天，我站在纵横交错的碑前，阅览碑上密密麻麻的文字，像在翻阅一页页有关战争的史书，朱砂色的碑墙仿佛战士牺牲刹那的斑斑血迹，也依稀闻有枪炮声穿墙而出，射向我隐隐作痛的胸膛……

历史上这一场浩劫的伤痛，一晃便过去六十年了，但是，沉没在海底的四十余艘军舰和战机的残骸，看似平静无波，事实上还埋藏着另一个严重的危机，而且爆发在即。那些军舰战机的储油库，经过咸水长期不断的冲激、腐蚀，已到了破裂的危险期。一旦泄漏，不只污染铁底海峡，还会影响到整个南太平洋海域的自然生态，因为军舰的储油量非常大。根据一项调查，离开京城数海里的一艘美国沉舰，它的储油库容量就超越一千公吨，深信有的沉舰的油库容量可能更大。

所岛的邻国万那杜，曾经聘请打捞公司做过吸油的工程，把海底沉舰的油抽出，发现燃油还鲜洁可用。唯打捞工程耗资高昂，技术专业；何况沉舰还存积了不少炮弹、鱼雷等等高度危险爆炸物，无形中添加了工程的难度。

所罗门政府十分关注，同时也十分担忧铁底海峡沉舰泄油的问题，曾要求联合国援助，但几年过去了，依然没



有答案。

三年零八个月的战争，梦魇一般结束了，然而深藏在铁底海峡的四十多艘钢铁亡魂，依然在混茫里，随潮汐日夜呼唤着历史的怆痛！

每当走出宿舍，在晨光微曦中步上鹅西岭的顶点，向东瞭望，铁底海峡的缥缈一览无遗。这时刻，往往风清浪平，海面一片蔚蓝色的温柔，可谁也无法想像，宁静底柔波下竟然暗藏机关，危机四伏。

一场人间惨剧落幕，另一个恶梦于时间的钟摆下即将登场。

所有的历史都是战争，所有的战争必留下无法抚平的伤痕，铁底海峡名字的来源是历史的隐喻。我终于体悟，深深地体悟。

2001年12月19日刊于《南洋商报》



和平纪念碑的墙上  
是血迹斑斑的历史  
记录。

## 林似盆景岸似画

无意中发现了这片“盆景”，我像掉进了一个天然的绝美景地，一个走进去而不想出来的世外桃源。一切得细说从头：

所罗门群岛是个人口稀少的国家，无论陆地或海洋，还保留着原始的天然风貌，未受破坏和污染，所以吸引了许多外国游客，成为垂钓与潜水的天堂。

对这样旖旎多彩的自然美景，任谁看了也不禁深深向往，怦然心动。我虽一不会潜水，二不善垂钓，但闲暇的时刻，也不放过拥抱青山绿水的机缘。

那是一个星期天，乘假期之便，我约同事到山寨对面的椰子岛去放纵竟日。这岛很近，汽艇只滑了十五分钟便到了。所岛的海岸，几乎都是珊瑚礁所占据，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片沙滩停泊，把食物安置好，然后搭起简单的帐篷，以防这一带骤然掩至的阵雨。

一切准备妥当后，钓鱼、游泳、捉螃蟹、采椰子、挖贝壳，任凭兴趣安排活动。

我手拿铁苗，带着船夫三个稚龄的孩子，一起去找毛贝——不，是他们带着我才对，他们熟悉这里的环境。

椰子岛是个狭长的珊瑚礁，斜对面是望古奴岛，它像一座翠绿色的长堤，终年用它坚巨的肩膀替我们的山寨化

解掉无数风风浪浪。因为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南太平洋，烟波浩瀚，日夜潮汐汹涌，涛声不绝。尤其是万籁俱寂的夜里，哗哗的怒吼声，在山寨也清晰可闻。


我们越过高耸的椰树和红树林的沼泽地，顿时感到清风拂面，览现眼前的是湛蓝的天海一色了。波澜起伏的浪潮一层层从远处卷来，到了边岸冲势未灭，遂激荡成瀑布一般的水帘，一浪接一浪，无比壮观，那不是东坡居士所谓的“卷起千堆雪”吗？

我趿着凉鞋，小心翼翼地沿着海浪与石礁相拥的曲线走着。根据孩子们的经验，只有海浪冲击的礁石才是毛贝聚集的温床。船夫的三个宝贝，年纪还不足十岁，但谈到钓鱼拾贝，经验可比我老到。他们虽赤足趺脚，走在被海浪腐蚀得岫嶙尖锐的珊瑚礁，举步比我穿凉鞋还快速轻盈。我不禁惊叹上苍的仁慈，在落后与贫穷的缝隙间，永远留下一条路在人间！

大海拥有无尽的宝藏，毛贝是其中之一，用以煲汤，味如鲍鱼。它们粘在礁石底下，须以铁凿或锐器才可挖出来。小孩子眼明手快，辨认力强，我们四人约莫沿海岸搜索了一小时，我手中的胶袋已经沉重得不得了。于是我提议到岸上的树林里歇憩。

这一片绿林，沿着岩岸断断续续一直延伸，远远望去，仿佛是苍翠的松林；走近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不是松树，而是从礁石缝中茁长的植物，一丛丛顽强不倔的生命！



 长在珊瑚礁上如盆景的天然植物，在海风和浪潮激荡下坚毅不拔。

船夫的孩子精力颠沛，体能源源不尽，在盆景一般的林间窜进钻出，十足夜间养精蓄锐而清晨出来觅食的松鼠一般活跃。而我，面对这片丛林，眼睛顿时一亮，心里不禁产生了千万个惊叹号！虽然我无法说出这些树的名字，但定眼一探，便可分辨出有两类：一种枝干较高，叶细而尖，有点像松树；另一种枝桠低伏成匍匐状，叶细圆如绿豆榕，如同一棵棵几经修剪而强加扭曲的盆栽。尤其是苍老而几经岁月冲击的一群，半边树根经已腐朽，另半边依然倔强地从容呼吸大地的精髓，持撑着一丛看似紊乱，实则井然有序的绿发。

我注意这些林木的根群，都是由礁石作起点，而后像八爪鱼一般向四处延伸的。礁石粗糙凹凸的外形，正好让

根须易于纠缠，像壁虎的脚，吸盘一般牢牢搭稳。那种力道，不可小觑。我想拔一棵小树回山寨栽培，但是树折而根不起，真是一种不可理喻的神奇吸力。要想把这些“盆景”移回庭园培养，除非连沉重的礁石一起运走！

我边走边看，也像三个小孩一般在林间盘桓穿梭，欣赏每一棵高矮各异，形体不同，因环境气候所塑造的奇异生命。没有沃土供养的根须，必须更坚韧地牢牢紧扣礁石，以撑起一伞盈盈的绿意，同时从石缝中争取有限的营养，以供生长。所以，在这多风的岸边，在珊瑚礁布阵的港湾，这些被扭曲压缩成“盆景”的植物，无疑是自然界一项千锤百炼的大工程。

这样思潮揣飞的时候，先前那种想将绿景搬回庭园栽培的冲动，刹那间烟消雾散了。这些绿树迎风招展的姿彩，在太阳底下铺陈娇艳，该属天地共同拥有的资产，让它们成为所有眼睛的焦点，所有画家描摹的对象。即使它们比妆扮过的盆景更显风骚，更具吸引力，搬入私家庭院据为己有是自私行径的体现，而将自然生命扭曲、压缩，只是为了让视觉获得更大的满足感，倒不如任它们在自然的恶劣环境中，随涛声浪影继续繁衍！

这一片如诗如画的风景，令我惊叹再三。多年来生活在营寨，那景象一直在我的心间旋回。

## 貌丑味美的椰子蟹

头部像鼓气挺腰的眼镜蛇，螃蟹一般的螯腿，腹部圆圆如大蜘蛛，这样的一只“怪物”出现在你面前，一定令你退避三舍，心惊胆颤！

其实，这是所罗门群岛的特产，食客心中的最爱，肉滑味美的海产——椰子蟹（coconut crab）。这种土人叫Kasusu，而学名是Birgusiatro的椰子蟹，在所岛普通到连儿童都知道，那是味美难得的桌上佳肴。除了所罗门群岛有丰富的产量，椰子蟹也在南太平洋的其他群岛如新畿内亚、万那杜、新喀利多尼亚、沙摩亚等国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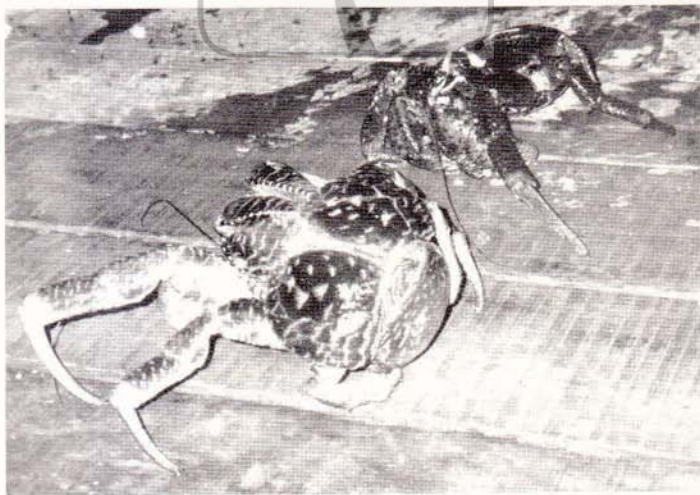
在霍尼亚拉的华人餐馆，通常都有两种螃蟹上桌，一种是马来西亚也可吃到的螃蟹，这里称为泥螃蟹（mud crab），上桌的每只一公斤左右；另一种是椰子蟹，烹煮法与泥螃蟹无异，清蒸或炒姜葱，同样令你垂涎三尺。


也许是有口福，我到霍尼亚拉的第一晚，巧遇商家宴请公司职员。到椰子蟹上桌的时候，总经理特别向我介绍，只见盆中敲碎的佳肴，螯腿像足螃蟹，但头腹部分颇为怪异，因为是刀斧下的碎尸，我无法想像还原后它的样貌。

结账的时候，我一看椰子蟹的条目，赫然是一百五十元所币（等于一百一十令吉），当时我以为椰子蟹是稀有之

物。几天后我在山寨里，见到一个土人提一袋螃蟹来伙食部兜卖，全都是椰子蟹，大只的每只才要十元，这时我才知道椰子蟹的原来身价，虽是海中珍品，可并不是那么显贵稀有。

就在这时候，我才看清椰子蟹的真面目，我尤其注意的是它们两枝有如铁钳一般的巨螯，左大右小，那不单是它们护身杀敌的双剪，更是攀高开椰的武器。一袋巨蟹有整十只，一次烹煮吃不完，剩下的缚螯束袋放置墙边。翌日清晨发现有几只竟然突围而出，而且攀上了椽柱“嘘嘘”喷气。看见它们那力拔椰皮刺破椰壳的雄姿，威风凛凛，我早心生寒意，何况那两枝“利剪”一张一合，仿佛在向我这个陌生客耀武扬威，我岂敢轻易向它们动手，唯有请土



 椰子蟹为所岛的特产，五十年才成长到一公斤，使它难以成为人工繁殖的国宝级海产。

人将它们一一收拾。

椰子蟹的螯臂，臂力惊人，有能力开椰壳，当然有足够能力剪断我们的手指。根据研究，椰子蟹的大螯用以开椰碎物，小螯取物进食，理由是伸缩方便。至于有传说椰子蟹爬树采椰子，甚至抱着椰子攀登椰树，那不过是土人的“传奇故事”，带有夸张成分。

和泥蟹一样，椰子蟹最鲜美油滑而多肉的部分，就是那两枝巨螯，但也有食客持不同意见，最欣赏它的腹部，认为那才是整只椰子蟹的精髓。所以上桌，有人把整个蜘蛛肚子一般的部分挟走，用刀子割破，把腹内的油脂掏进饭碗，和饭搅匀，其他的菜肴都不必了，因为椰子蟹所吃的椰肉，进到腹部，经过消化作用，依然含有淡淡的椰油香。假如你喜欢咖喱味，最好选椰子蟹的腹部，包你吃到舔手指。

椰子蟹虽属海产，但它们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陆地，藏在自己挖掘的泥洞里。这些泥沙洞穴，纵横交错，深深浅浅，忽而露出土面，忽而潜入树根，有如法家摆下的八卦迷魂阵，令人难以捉摸。但是，有经验的土人却有办法，他们用一根树枝，沿洞穴东插插，西插插，用耳倾听，就知道椰子蟹的行踪。看似简单，实际上怕要累积很多经验，真是一物制一物。

捕捉椰子蟹另有一种较简单的方法：把椰子剥成两半，连壳一起钉稳在木柱上，插在椰子蟹经常出没的海岸，晚间当它们出来觅食，看见鲜嫩雪白的椰肉，以为是



天掉下来的美食，拼命抓住不放，于是变成瓮中之鳖，任由捆绑了。

椰子蟹生活在陆上，却在海中繁殖——产卵。一只母蟹每次产卵逾百万颗，唯在累月孵化过程中，幼蟹在波浪间漂漂浮浮，常遭鱼类吞噬或怒潮卷走，有能力和机会游回岸上继续成长的为数甚微。另外，椰子蟹的成长率异常缓慢，一只椰子蟹需要经过五十年漫长的日子才长达一公斤重。所以，若商业化培养，很难达致经济要求，人生也只有一个五十年！

几年前，政府为了增加国税和满足国外食客的要求，允许成长的椰子蟹出口，那时由京城空运到澳洲布里斯本转口的椰子蟹，每月多达十余公吨，主要市场是台湾和香港。后来渔业部发觉椰子蟹的数量急速下降，恐怕有一天会因此而绝灭，目前已经停发输出准证，令不少对椰子蟹情有独钟的食客垂涎兴叹！

所岛是个落后又贫穷的国家，但对天然资源的保护措施，却比很多先进国家坚持。禁止椰子蟹的输出具有远见，值得嘉许！

2002年3月20日刊于《南洋商报》

## 风雨荒村夜

从启航开始，本迪卡罗村（Bunikalo Village）是客轮的第一个据点。

我称之“据点”，而不叫码头，因为码头必须有起码的设备，譬如遮风避雨的建筑，方便旅客上下的台阶，还有夜间照明的灯火。而这一切，本迪卡罗都缺乏。但是，她始终是这一带岛民乘客出入必经之地，也是粮食品吞吐的渡口。

晚上八点钟，我和土人公关离开山寨，向本迪卡罗前进，准备乘客轮到州府基索去办事。本迪卡罗距离山寨不算远，乘汽艇半小时便到了。只是今夜无星无月，大地一片漆黑，还下着毛毛细雨。海是墨色的，山也是墨色的，汽艇在山海一色的茫然里，缺乏星月和照明灯的指示，却能札札地安然待命，接风拨浪。舵手除了对周遭环境了若指掌，加上丰富驾驶经验之外，我想不到快艇能在天地昏沉，岛屿星罗棋布的海上稳定航行的理由。

多年来，我进一向乘飞机，未曾涉足本迪卡罗，心中一直以为她是个有基本设施的码头，想不到竟让我大失所望——她连一片供上岸的完整踏板也没有。

汽艇靠岸了，只有几点灯火自近处的村屋间飘出，证明这一带人烟寥落，落户屈指可数。所幸土人公关经验老

到，随身携带了一支手电筒，我们就全靠它的眼睛带路，战战兢兢地登上了陆地。

脚才踏岸，突闻狂风呼呼，空穹乌云密布，这是大雨压境的预告。正在不知所措之际，遇到一位工友，他带领我们到一幢兴建中的房宅藏身。房子相当宽大，锌板屋顶盖好了，只欠室内尚未完工，正合躲风避雨。

我们刚放下手中行李，忽然有一群妇女也急惶惶地闯进来，原来是兜卖土产食品的临时小贩。她们一手提着篮子，另一手携着风灯，你挤我拥地将草席铺在地上，用绳子把风灯吊高，为黝黑的房子掀开了薄弱底光源，让彼此可以解读对方模糊的身影。

茫茫荒野，呼呼海风，我和土人公关也找个角落歇息。尚未御下手中行囊，倾盆大雨就哗啦啦报到了。气温急速下降，一向畏寒的我，忙翻出夹克穿上。先前喧闹的那班小贩妇女，这时已趋于平静，横七直八地席地而卧，对我们两个大男人，毫无避忌，态度自然。这是所岛土人的一贯作风。

随着客轮到岸的时间逐渐迫近，因无情风雨而拥挤进来躲避的乘客也愈来愈多，使原本接近鸦雀无声的房子又重新沸腾起来。然而，屋外除了继续多时的风呼雨唤，还有夜潮的咆哮汹涌，轮船尚未显示丝毫消息——或许它此刻也面临风雨和海浪的阻挠，在浩瀚渺茫的海上挣扎，无法兑现与时间签下的盟约。从土人搭客的交谈中，知悉轮船经常误时，听后心中不禁产生了几分焦虑。

从事农耕数十载，一向贯于早睡早起，此刻已过了我平日就寝时间，难禁绵绵的睡意，看看窗口间架着几片木板，正好足够容纳我瘦削的身形，于是爬了上去，以一块方木为枕，如此就将两百六十余根骨头平铺下去。近十年来，因三餐而四处飘泊流离，早惯于随遇而安，所以无需舒适宽敞的卧室，也不必温暖服贴的床被，头枕粗木背靠硬板，流落在荒原僻野的一间杂乱空屋里，竟也宾至如归，不消片刻，便与土人一起呼噜呼噜梦会周公了。

当从蒙眬中苏醒，已是午夜时分，可是，轮船的影子依旧缈茫。这时候，风声和雨声似乎更急更响，不眠的夜潮也还在哗啦啦地敲击崖岸。“船迟偏遇对头风”，这情景任何赶路的旅客都难免心急如焚，想一尝海上处女航的我岂能置身度外！可是，焦虑之余别无他法。“等”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不能像在文明和交通频忙的国度，错过了火车还可以选择巴士，巴士过了还有德士恭候你。

更深夜长，风寒雨急，缕缕的不安竟把我的睡神驱走。如此情景，最适宜是挑灯夜读，但面对风里摇晃不停且荧荧如豆底灯光，使临行时塞进行囊里的书本失去展颜的机会。唯有起身，从木板跳下，在建筑材料零乱房子里踱步。这时，有些乘客也苏醒了，正在一面声声埋怨长命的风雨，一面胡猜轮船的迟因。

一分一秒不停跳动的时钟，似乎走得特别缓慢。看看腕表，已经是凌晨四点，足足长等了八小时，饥寒交迫事小，还得强忍成群结队蚊纳的不断轰炸骚扰。想起所岛依



然是虐疾的繁殖地，心中不禁又是懊恼又是担忧。放弃舒适快捷的飞机而改乘飘浮摇荡的轮船，只是出于一时的好奇，和贪恋岛屿间各处诡谲的奇风异俗、旖情旖景，没想精神上却须承受如此巨大的困扰！

不知什么时候，雨竟悄悄地收网了，海风依然啪啪啦啦，不停与芭蕉叶比赛击掌。忽然一阵人潮骚动，妇女小贩急忙收拾篮筐和草席，随旅客一起涌出房子。公关对我说：“轮船来了！”

双脚踏出门槛，几盏灯火从近处的海上照来，光灿夺目，使整个原本昏沉漆黑的渡头顿时明亮起来。轧轧的引擎声由远而近，轮船果真从暗夜里破浪现形了。虽然是长达八小时的迟到，但搭客依然挂着一脸欢笑。

轮船泊岸了，在风雨如晦的荒村消受了长长的一夜，我终于有机缘登上了漫漫的旅程。

2002年3月29日刊于《南洋商报》

## 我的所罗门处女航

在荒村受狂风暴雨揶揄了整夜，终于在晨曦微露时刻登上了客船，向目的地航行。

由本迪卡罗到基索，轮船在岛和岛之间穿梭绕行，途中经过无数寂静的村落和荒镇，一路不断吞吐渡头上的旅客，还有货物。

我来所岛农耕已经五年，贪图快捷和方便，平时出入总是利用空路，轮船似乎成了只有岛民才乘搭的交通工具，外侨宁可不出门也不愿去挤轮船。

其实，真正要品赏岛屿景色，了解土民的生活和风俗习惯，乘搭轮船是唯一的也是最直接的选择。

因为高空飞行，在几万公里的云烟里穿梭，举首仰望尽是碧空万里，云絮浮游；俯瞰但见绿野苍茫和蓝海浩瀚。一切皆为远距离的投影，缈缈，而且迷离，无法窥视真貌。

所以，乘搭轮船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心愿。但是，我的憧憬只到嘴边便被同事吓退了。劝阻的理由不外乎万一晕船呕吐，比重病还辛苦；轮船人多货杂，拥挤闷热；设备差劲，要命的是经常误时。原因还有很多很多，看来也全是善意。我的乘船梦想如此一搁便沉延迄今。

从霍尼亚拉到西省首府的海航，有两艘中型的轮船川

行，都是人货兼载的。我搭的这一艘，称鲁民瑙号（Luminao），有三十多年船龄了，虽然两年前送至斐济岛大修，但仍无法掩饰她经过岁月风浪的苍老形态。

鞋子一踏上船舱，我即有这种感觉了。

谁有能力阻遏时间河流的涤荡呢？

鲁民瑙号为华裔经营，大约可容六百名乘客。另一艘由西省政府投资建造，三年前才加入航业，称多摩哥号（Tomoko），设备较先进。两船的航线相同，票价也划一，只是出发时间各异。为了配合我在西省的活动时间，我选乘鲁民瑙号。

鲁民瑙号分三种舱位，冷气厢房全程所币一百四十三元，一等舱一百零五元，经济舱七十九元。公司替我订了厢房，通知我厢房不只有冷气，还有私人浴室和床位，设备可谓齐全，令我欣慰不已。

在正常情况下，由京城到基索的海程，二十四小时便完成了。我是在中途上船的，心想十余小时游览沿海景色，一晃便过了，应该不会有空档让我沉闷的。

但是，事情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和公关竟在船上渡过了二十四小时。



客船泊岸时，我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上下的乘客和货物，委实难以计数，场面陷入一片混乱。我和公关挤了好

久才登上船，找到座位。人地生疏，灯光又暗，舒畅的厢房不知在那里，心想暂且委屈一下吧。怎知直到轮船启航后将近一小时，才找到一位服务生询问，把那张公司转来的船票交上，他说还要打无线电话至总部查询，确定之后才叫我跟他走。原来厢房设在船头，左一右一，只有两间。

厢房深锁，服务员没有锁匙，要去找船长，结果又半小时过后他才慢条斯理地回来。打开门，厢房里头暗麻麻的。他说他去拿灯管，又半小时后拿着灯管回来，接上去后，我才从灯光里发现，冷气机也许拆去修理了，留下一个以木板嵌补的缺口；厢房中间放着一张垫褥单薄的床，不见枕头。冷气机坏了，又没有风扇，四面铜墙铁壁的密室，其闷且热底情况可想而知。

——朋友，可有风扇？

虽然付了冷气厢房的票价，但我知道，这时候提起冷气徒伤情感，不如求其次。

——对不起，先生。

在文明边缘的群岛徘徊了多年，自然了解到这儿的生活环境和条件，一切都不可强求；更何况，船舱总会比在荒村里备尝风雨枕木而眠舒服得多吧！

服务员把看海的小圆窗打开，有一点空气飘进来。但是我的汗液依然冒不停。安顿好行李，略为休息，就跑进浴室，等我冲洗完毕，才发现浴室排水不通，以致渍满了污水，只好踮起脚跟跳出来。

穿好衣服，为了逃避热气，忙不迭地走出厢房，在外面吹海风，抖擞抖擞精神。

这时候，轮船已经乘风破浪好几个小时，天也已经大亮，可惜是在内海航行，四面八方全在岛屿包揽围绕中，无法观赏到美丽的日出奇景。

轮船在村落渡头停泊，通常都是半小时左右，但是到宁宜（Ringgi）渡头，轮船刚离岸不久便抛锚了，几小时后还不见动静。公关去查询，才知道原来轮船这次真个“抛锚”了，正在进行修理。这时正是夕日西沉，暮霭四合时分，轮船静止在茫茫的海中，动弹不得，船上又买不到食物和饮料，真是又渴又饿，有如坐在牢里一般难挨。

我无聊地走下舱底看看，几个手拿工具的维修员正在手忙脚乱。直到次日日落，机器才再启动。

我的所罗门群岛处女航，最最令我刻骨铭心的事，竟是在船上饿足了十二个小时。

2002年6月19日刊于《南洋商报》



人们在乌喀来（Ughele）苦等经常迟到的客船。

## 在岛与岛之间漫游

为了贪恋岛屿风光和民俗文化，我选乘陈旧又拥挤的轮船去基索。

因为这个选择，我在荒村风雨中从黑夜熬到黎明。

也因为这个选择，我尝到了饥饿的滋味。

不过，我没有后悔，一点也不后悔。我不只领略了岛屿旖旎底风采，也同时体悟了文明以外，落后地区村民底生活状况。

这种机缘，有时候不是略受苦头即可获得的。

我从中途上船，要经过加西尼（Nggasini）、奇亚（Chea）、巴都提瓦（Batutiva）、维如（Viru）、乌喀来、文打（Munda）、宁宜等多个村落的渡头，旅客和货物起起落落，长途的旅客也上下买食物充饥。也真奇怪，可容好几百乘客的邮船，竟没有饮食厅。

这些分布在不同岛上的渡头，或称为据点，其简陋程度和我夜宿的本迪卡罗无分上下，有些渡头甚至轮船无法靠岸，旅客就须由独木舟或汽艇承接转运了。

整个上午，轮船都环绕着静寂无波、江岸如画的马洛科内海航行。马洛科内海不只是所岛最大的内海，也是世界最长的内海。岛民常以拥有这个内海深感骄傲。联合国文化组织曾经提议，列马洛科内海为世界保护文化遗产。

整个内海海水碧澄，清澈见底；最奇特诧异的是分布在内海的大小岛屿，圆扁长狭、方棱凹凸，忽而龙蛇争珠，忽而玳瑁章鱼现形。其形状之怪异、多变，直教我五目眩迷、心旷神怡，惊叹之余，还是惊叹！

中午时分，鲁民瑙徐徐驶进新佐治亚岛的乌喀来渡头，准备泊岸。锚未落海，聚集在边岸的汽艇和木舟即如脱弦之箭，从四面八方围过来，其紧张之情景，宛若上前线冲锋陷阵。这当儿，轮船之前后左右，全被靠拢来的舟舟艇艇占领了。每只舟艇上都有几名土人，他们攀上轮船，把货物搬下，有些人留在舟艇上接应。

这些货品主要是米粮、面盒、罐头、香烟、啤酒之类，土产包括番薯、木薯、椰子、香蕉等。他们全都急急忙忙，争先恐后，视甲板为无物。起初我感到奇怪，后来看到他们上好货物，舟艇朝不同的方向消逝，我才顿悟：原来他们并非乌喀来的村民，因为没有陆路交通，邻近村民唯有靠舟艇运输和往来了。

乌喀来村落的名字在我心中扎根已久，原因是很多油棕工友都来自这里，服务态度和勤奋等记录都远较其他地区良好。所以，轮船停泊之后，公关和我一起下船登岸，详细地游览观看，也顺便解决我们的午餐。

渡头上除了上下轮船的人潮，还聚集了不少好奇来凑热闹的村民。在通往渡口的路边，也围着一大群人，有不少我认得是同船旅客，原来他们也来选购食品。肚子嘀咕好一阵了，我忙挤进人群去，虽然摆在台板上的都是土产

食物和水果，但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如同救星，产生无限喜悦。更何况，石头烧鱼、木薯烘糕、叶包芋糕，都是充满所罗门乡土况味的制作，在许多餐宴中我都品尝过，留下美好印象，自然不会拒绝点选。另外，也买了香蕉和青椰。

有一位妇女向我推销一种形如百香果的果类，我第一次见到，不敢尝试。她说是“苹果”，很甜，我还是向她摇摇头，坚持不买。回到船上，看到一位土女在吃，问她味道如何，她慨然将手中的另一个让给我。我按照她的吃法，剥成两瓣就咬，果肉柔软而多汁，除了清甜，还带有一种淡淡的薄荷香。于是，趁船未走，叫公关赶紧上渡头去买“苹果”。

轮船航出了马洛科内海，浮现在海上的岛屿逐渐疏落，浪涛敲击船舷的声响和频率也愈紧。

约在下午四点钟，文打码头在望了。这是一个西省中部规范的乡镇，两年前和妻子曾慕名前来度假，是垂钓及潜水的胜地。文打不只有机场，有设备完善的度假村，同时还有商店与医院，为所岛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可惜，因为文打港口水浅，导致鲁民瑙号隔岸抛锚，停在离开文打两公里外的海域，旅客得改坐舟艇上岸；继续航程的旅客也不便上岸购物或做短暂的歇脚，留下点点遗憾。

也因为这样，再加上起落的货物旅客众多，轮船停泊的时间超越一旬钟。从文打再出发，轮船进入了另一个风



平浪静的海域——瓦那瓦那内海（Vonavona Lagoon）。同样是岛屿星罗棋布、怪状奇形、神秘吊诡，钩人心魂！

这时候，已是下午时分，太阳已改了脸色，变得温和而体贴。我从斜梯攀上轮船的顶层，凉风拂面，清新无比；登高临远，碧海蓝天，两岸的旖旎景致尽收眼帘。

过了文打码头不远，轮船忽然航入了一条狭长的水道，其宽度大约只容两艘鲁民瑙号穿行，惟海水深蓝，足见它的深度非比寻常，所以轮船并未减速，足足花了二十分钟才穿越海峡，重见辽阔渺茫底大海。

这条狭长的海峡，有个令人难忘的美丽名字——钻石海峡（Narrow Diamond）。据说日本侵占所岛时期，把钻石海峡视为西部守卫的据点。

鲁民瑙号的下一站是宁宜，在奇岭班加拉岛的南岸。从地图上看，这个岛就像飘浮在海上的一个大气球，圆滚滚的，嵌于维拉腊维拉与新佐治亚两个大岛之间。

可是，鲁民瑙号一到宁宜岸外，引擎就产生问题了，一直抛锚到翌日天亮才启动。所幸半数旅客已在中途下船，只有到基索的搭客受困船上，挨尽饥寒寂寞之苦。

## 火山岛与仙鸟

初临所岛的时候，一天工友忽然送来两个蛋，说是翻土种植时挖到的，比鸭蛋略大，并告诉我是一种鸟蛋。蛋有这么大，那一定是庞然大物了，我心里当时这么想。

于是一睹这种鸟的急切心愿，便从那刻滋长。

这种被土人称为美加宝的鸟，是所岛的特产，望古奴岛的绿林也经常出现，但只是惊鸿一瞥，往往“啪啪啪”即消失在丛林里，无法细观它的风貌。

后来我得悉基索镇西北面的新普岛是美加宝鸟底天堂，还以架棚保护的方法来拾取鸟蛋。这消息带给我莫大的惊喜！

这一次为了公事，我和公关到基索。公事办完后，我说一定要去新普岛观赏美加宝鸟。因为新普岛就浮在基索镇对岸的碧海中，仿佛遥遥地对着我含笑，作出默默的召唤呢！

于是就去找舟艇，因为新普岛没有机场。问了一家旅店的旅游组，租艇所币五百元，汽油另计，算算要近千元，比飞去京城还惊人。正在犹豫，忽然想起州长提过他有一位亲戚曾在新普岛住过，对这种鸟作过研究。于是我们回去旅店打电话，不久有两个土人青年来敲门，其中一人就是州长亲戚，名叫罗里马（Lorima）。

我开门见山，说如果太贵就不去了——其实心里恨不得快点飞到岛上。他们并没有漫天开价，租艇二百元，汽油五十，驾汽艇和导游费各一百，合共所币四百五十元，比先前旅店接洽的便宜了二分之一，于是马上决定了，言定次日一早出发。

从基索乘舟到新普岛，需一小时又四十五分钟。我们早上添好油，便离开市镇了。在所岛飘泊了多年，深懂这里的生活环境，所以出发前做了些准备：买了几瓶矿泉水、面包、饼干、快熟面，还有多罐金枪鱼，免得再受饥饿之苦。


汽艇出了海，约航行了半句钟，前方是一片茫茫的海阔天空，找不到半个岛屿。这时海浪开始汹涌喧哗，一波一波像紧锣密鼓，不断敲击我们的汽艇。我们的身体随风浪、汽艇而不停摇摆震荡，浪花由舟舷如箭雨一般向我们

身上扑来。艇上没有救生衣和救生圈，在浪涛起伏的渺茫里飘浮，我是旱鸭子，心湖不禁由紧张而忧虑起来，甚至有点后悔。

——为了看鸟而甘冒葬身大海的风险，值得吗？

但此刻我已身陷险境，早无退路了。继续前进是唯一的选择。



 难得一见的美加宝鸟。  
(照片由基索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提供)

“别担心，这样的风浪太平常了，别担心！”罗里马不停安慰我。

上天保佑，九点半的时候，我们的汽艇终于安全抵达了新普岛，但汽艇断续航行了十多分钟才抛锚，因为从这里走上去，才是火山边缘，即是美加宝鸟产卵的集散区。

有几名地主在岸上等游客，一见带队的是罗里马，深知没有赚钱的希望了，大家只有热情交谈。我们坐在岸上休息，不是疲倦，因为罗里马说几个火山区都要到十点才开放。土人有许多禁忌，我也不便多问。

我吩咐公关把带来的食物分给大家吃，一来当作给村民的见面礼；二来要登山，减轻背包的负担。过了不久，我们开始行动了。起初沿着海岸走，一路都是大块大块的岩石，大家就从岩石上小心翼翼地走过。走了约半公里，转入陡斜的荒径，发现山坡上有几棵果树，罗里马说这里原是村落，后来火山爆发，村民搬迁别处去了，留下了一片静寂与荒凉。

我们继续向前走，树林藤蔓愈来愈密，地势也愈来愈陡斜。忽然山脚下出现了一片辽阔的绿湖，湖岸停泊着几只独木舟，离湖岸不远，有白烟袅袅升起，走近时才知道原来是温泉。泉水沸滚而烫手，冒出浓浓的硫磺气味。这温泉对我缺乏吸引力，马来西亚有更多美丽的温泉，而且可做温泉浴。

撇下温泉，往更高处攀登，双脚开始感到吃力了。尤其是头高马大的公关，已经气喘如牛。

“加油，快到了！”导游罗里马为大家打气。

不久，林间丛里终于见到了东一处、西一片，零零乱乱的亚答棚，看去疑是贫苦人家的矮房子。原来这就是美加宝鸟产卵的地方。

新普岛的顶峰是火山，共有两座，我们登的一座名为新普火山，高一千余公尺，最近一次爆发是在八年前。美加宝鸟喜欢在松爽微温的火山土中生蛋，让蛋在土层里自动孵化。

美加宝鸟和山鸡差不多大小，样貌和体重也接近，与山鸡一样是属于陆地生活的禽族。它们的翅膀羽毛斑驳灰淡，不若山鸡那么玲珑多彩；但雌鸟产下的蛋，大如鸭蛋，而且蛋黄占了70%，蛋白只有薄薄的一层。鸟蛋的形状也很奇特：比鸭蛋略长，两头等形，不像鸡蛋或其他鸟蛋头大尾尖。因为蛋黄大，营养丰富，所以成为新普岛村民日常喜爱的主要食品。

美加宝鸟产蛋之前，必在土中挖掘一个三尺深且宽可容身的洞穴，产下蛋后盖好，才消失在森林里。火山松土可以减轻它们的挖土工程。美加宝鸟的产蛋时间在清晨五点至九点，或下午四点至七点。这两段时间，不要说游客，连地主也不能进入“产卵区”，以免干扰和惊动正在产卵的群鸟。这时我才明白导游十点才带我们上山的原因。

我们弯腰进入一间低矮的亚答棚，地主正在用盆子翻土寻找鸟蛋，几个已出土的鸟蛋则在一旁。他看见我们来了，随即停止工作，满脸笑容地坐下来和我们谈话，态度

诚恳而亲切。他说他共有两个亚答棚，每个棚可以收到二十至三十个鸟蛋，每一个蛋在岛上的售价一元，岛以外二元。他每天有近百元收入，比在京城替人打工的入息还要好。

新普岛民的收入60%是靠贩卖鸟蛋，其次才是捕鱼和种植。火山区有几百个亚答棚，根据1998年所岛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的调查纪录，火山岛上的鸟蛋年产高达十四万个，数量颇为惊人！

我们养鸡、养鸭，必须搭棚架屋，还要以昂贵的饲料饲养，每个蛋的售价只不过十多分，可谓惨澹经营。神奇的美加宝雌鸟成长后常年产卵，从不停产孵蛋，每月产量达二十四至二十六个。可贵难得的是，它们有一个习惯，只要没有遭受干扰，每天都回来相同地点生蛋，地主可以高枕无忧地等待收成，不需花钱饲养。是故，岛民对美加宝鸟敬爱有加，还给它们取了个动听别称——新普岛的仙鸟。

美加宝鸟长期产卵，且蛋又特别大，每天营养和体能的消耗甚巨，所以，一般推测，它们的寿命要比其他禽类为短。果真如此，那可用“春蚕到死丝方尽”来形容了。

盖棚架屋之后，再将土层掘松，棚架底下不受风吹雨打，终年干爽，就自然成为美加宝鸟的理想产卵温床了，但舒适环境的背后竟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它们辛辛苦苦产下的蛋却昏昏懵懵地被人夺走了。

村民这样的布局，鸟蛋唾手可得，但对仙鸟的繁殖极

为不利，“漏网”而有机会卵化的鸟蛋数量极其有限，成长的机会又异常稀微，美加宝鸟的生存前景就成为令人担忧的课题了。

生怕有朝一日这种特产飞禽会从所罗门群岛上消失，西省政府联合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成立了一个“新普岛美加宝鸟管理委员会”，规定每年7至9月这段时期为“封闭季”，任何人包括地主都禁止进入产卵区，希望这三个月内的鸟蛋全部获孵化，完成繁殖传种的任务。可是，其后发现仙鸟的数量依然不断下降，因为大部分人没有遵守条规。不得已之下，该委员会又制定了“美加宝鸟法令”，以便可以提控不守条规的地主。

对于经常出没、长期产卵，供应丰富营养给岛民的仙鸟，虽然源自遥远的古代，但迄今人们对它的认识仍然有限，尤其生活习惯、成长过程和觅食状况，都充满神秘诡谲，像一张张无法掀开的谜网。譬如埋在三尺深土里的鸟蛋，孵化成小鸟后如何懂得以其脆弱的身体破土而出；毛绒绒、不会飞的它们，在缺乏双亲带领和保护之下，如何孤独地在荒林里面对挑战、挣扎生存。

这些问号，都异常有趣，且值得一一去解读、深究。

为了更有效的、更进一步的保护美加宝鸟，所岛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的领航朱莉·麦金妮独具慧眼，在她精心的策划之下，该会于1997年通过一项提案，聘请新西兰动物学家罗斯·新凯莱尔（Ross Sinclair），专程前来新普岛研究各项与美加宝鸟有关的课题。罗里马即是罗斯当年

的得力助手之一，难怪他对鸟的生活状况介绍得淋漓尽致，让我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

刚孵化的美加宝小鸟大如小鸡，罗斯在小鸟出土时系上追踪器，结果有重大的惊人发现：能够在一年内突破环境、安然继续享受生命乐趣的小鸟为数只有 20%。罗斯同时也由追踪器探测到，小鸟除因自然环境淘汰外，受猫、狗及其他动物伤害的数目也很大。所以，为了让美加宝鸟长期有个安全的生存空间，1998 年之后，岛上开始消除猫狗，不得再饲养。

罗斯·新凯莱尔确为仙鸟做了不少研究工作，贡献尤大，可是，它们的成长过程依然是谜，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成长中的美加宝鸟在荒林里出现，直到它们长大，寻找松土产卵为止。

罗里马带领我们参观了十多处亚答棚，地主都为着相同的目标而忙碌——翻土拾蛋。但见到我们都会暂停工作，侃侃而谈，有问必答，还很乐意让我拍照。

我们一路往上走，山径崎岖，怪石当道，凹凸陡斜，还得攀藤扶树，足足左蹬右转了整小时，才登上了峰顶。阵阵浓烈的硫磺味随即扑鼻而来。乱石铺天盖地，寸草不生，更何况是参天古树了。这时刻，我才发现原来自己早置身于荒凉残境，脚下踩着八年前发怒的火山吐出来的残渣——碎石和岩浆。难怪这一带四处还弥漫着高温的气流，令我们有如进入了一个大蒸气炉，虽在高山上，竟也大汗淋漓。

这些东一处，西一处的地下气流，因为常期性喷出，形成了许多白烟袅袅的洞口，这证明了新普岛火山还是一座活火山，随时都有喷浆爆发的能力。这时正当中午，正是肠胃不安时刻，几个村民手拿番薯、木薯和美加宝鸟蛋，混合枯草一起塞入喷热的洞口，利用热气把食物煨熟。我好奇地趋前观看，其中一个村民叫我稍等，让我品尝这种新奇的“煮”法滋味。约二十分钟后，他用一根树枝把烫手的食物一一扒出洞口，风凉之后，大家便蹲在乱石上吃起来。无论是番薯、木薯或鸟蛋，味道都比用锅加水煮熟的鲜美得多。这种烹调使我想起旅游北京时尝过的“煨地瓜”，保持了番薯的原味。

我们昂立顶峰，火山爆发所形成的大缺口就在脚下，斜斜地向下望，裸露的半圆形火山口如同炸弹轰开的大地穴，还冒着炙热的烟气。苍天朗朗，阳光亮丽，远远见到几个村女正在那里捡硫磺，足见其热度已在岁月的冲洗下冷却到可以亲近了。大概岛民也知道，遍地的硫磺是宝，皮肤病患者的良药。从火山口再望过去，是一片渺茫荡漾的碧绿大海，那是潮起潮落、永无停歇地呼唤的南太平洋。

离开下临无地的火山口，罗里马带我们转从另一条山径下山，重新投入幽幽的森林，为美加宝鸟遮风避雨的亚答棚又陆陆续续出现了。但已是午后时分，多数地主都拾完鸟蛋，回村转卖去了。只见有个地主在修棚搭架，把破旧腐朽的亚答补换，毕竟那是他长期的经济来源呵！

这一刻，除了我们四个游客，可谓空山寂寂，万籁无声，突然听到“咕咕咕”的叫声，从邻近的林野中传出，罗里马马上噓声叫我们放轻脚步，同时学他伏下身体，接着有几只大鸟从我们头顶“啪啪啪啪”地掠过。

“美加宝！美加宝！”罗里马兴奋地唤，眼睛锐利的他还说是两只雄、两只雌。我只见几个淡灰斑驳的影子忽然一晃，从高掠下，然后窜入矮林中去了。美加宝鸟从不高飞，也不栖憩树上。它们平日都是在地上活动、觅食，生活习惯与山鸡无多大分别。

但是山鸡筑窝产卵，小鸡出生后，带到它们有能力生活才分离；而美加宝鸟只顾拼命生蛋，完全不照料养育的事，甚至于不筑巢、不孵蛋，真是一种很奇特的、诧异的飞禽。

回程的时候，汽艇泊在一个村落，我们上岸去买鸟蛋，入宝山不能空手而归，何况这里与外面的价钱相差一倍。罗里马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两个西瓜，抱到汽艇上，我正想付钱，他忙说：“亲戚种的，免费！”

汽艇轧轧地离岸，向着小城基索开动，浪潮依然像我们来时一样怒吼汹涌，以相同的力度敲击艇舷。我们吃着鲜甜的西瓜，告别了仙鸟聚集的火山岛。

## 山寨，小小的地球村

一如潺潺而流的溪水，时光总不经意地自指缝间隐逝，缈无痕迹。我离乡流放在小小的山寨墨如苏，一呆便六个春秋寒暑，江山有约，赋归无期，我唇边仍吹着那支飘泊的笛子。

小小的山寨，在绿岛望古奴的东面。虽名山寨，却是绿岛最具规模的村落。寨中除了占地最广、零零落落的住宅，就是公司的办事处、修车厂、学校、教堂、诊疗所。我的宿舍虽然朝东，但见不到日出奇景，因为横卧眼前的是挺拔巍峨的另一座绿岛，其塔形的绝顶终日岚霭氤氲、烟雾迷离，成为我静坐厅堂歇息时百看不厌的自然景观。

山寨原是开林伐木扎营的地方，所有设备都属临时性的，工作一旦结束，设备也随之转移阵地。墨如苏稍有不同，因为要开辟油棕园，一面伐木一面种植，住宅也随着员工的增加而变动更新。墨如苏存在已超过十年，不但不会在岁月中消失，反随着油棕种植面积的累积而逐渐发展为一个乡镇。

因此，山寨是八方风云、龙虎荟萃之地，兼之伐木、种植两大机构融聚一体，变得人才更加兼容并储，各显乾坤。望古奴全岛山峦起伏，两座丰乳似的主峰提举约一千两百米的苍翠，荫荫郁郁，平日总像含羞答答的少女般，



这是我的生活照，背景是山寨的办公所。

以雾纱笼罩着尖挺显眼的部位，朦胧而缥缈。绿岛的地势由绝顶向四面一路倾斜到海岸，构成地无三尺平的气势，把许多难题抛给开荒辟地的人。

对山寨而言，我是迟来的接班人，当我落脚绿岛时，大都已具规模，水供电流等基本设施都在操作了。我得感激第一批拓荒者，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传到我的手上，不只山寨的活动已正常，甚至通往山林的道路也畅通无阻，代我简化了不少割山填土、修道建桥的工程。

山寨不大，却成为各地精英汇集之地，马来西亚人专

事管理，菲律宾人掌测量和机械修理，印尼人驾铁甲车拉木，这些都是自外国精挑细选出来的人才，具备了专业水平和工作经验。来自邻近岛屿的土人工友，专司伐木和运输。所以，山寨人口国际化，就像一个小小的地球村。

我住在最靠前的一间宿舍，透过防蚊的纱窗朝外望，岸边码头上四时不绝都是纵横交叠、堆积如山的圆木桐，静静地在等待远洋的大轮船，以完成它们出国的梦想。船到之前，木商经纪先来选木，分门别类、各择所需。他们往往会在山寨逗留三两天，吃住全免，成为山寨的嘉宾，任务圆满后才离寨。经纪商人也很国际化，马来西亚之外，还包括日本、韩国、台湾、泰国、菲律宾、越南等国。也许是转换了码头，近年来台湾、越南的买家渐渐成为山寨的稀客，紧接登场的是中国大陆的买家，频频到墨如苏来抢滩，成为我们山寨的经济堡垒。

运载圆木的轮船，每月总有一两趟现形山寨的海岸，把木桐逐条逐条吞进它的巨腹，打嗝之后才鸣笛拔锚。这个过程，也往往需三两天操作。对一向过着平淡时光的寨民，正是个大喜的日子，从上而下，找机会爬上轮船买免税商品。较有积蓄者选电视机、音响、冰柜等高档的消费品，经济较差的找光碟、香烟和啤酒。有时候，土人也以鲜鱼、龙虾与船员作物物交换，不必套现，皆大欢喜！

我也喜欢上船去和船员打交道，聆听不同国家、不同轮船的异乡风情、寻风问俗。只要有空，船员都会侃侃而谈，叙述他们的见闻和经历。偶尔遇到热情的船长，还会

招我到冷气的办事处，沏一壶龙井或一杯茅台，缓缓地闲聊。曾经和一位台湾轮船的船长，剪烛长谈至夜深人静，知道平日在山寨我以阅读、写作消遣，临别时特地送我很多杂志和旧报，让我获得数月的精神粮食，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农耕怕旱，山门忌雨，偏偏望古奴岛常年潮湿，雨水每年以四千五百毫米的惊人数据压境，使到山门的生产操作常遭停顿。从伐木到拉木，从叠木至运载，无一不深受影响。天沉云黯，风啸雨吟，王友每周总有三几日呆在家里闲荡悠游。这时候，不但山门寂寂不闻车声人影，连油棕种植园也一样难寻人迹登音。

不过，一旦天晴路干，山门的活动如煽火重燃，夜半三更依然听到载木的隆隆车声，那么急促、那么深沉，冲向黑暗，仿佛要赶在风雨重来之前，把满山积压的木桐送到码头，把雨天失落时光拥揽回来。

山寨，是宗教不同、信仰各异的人民和平共处的营阵，在我的心湖却幻化成一幅多元种族集体生活的构图。

2002年9月3日刊于《南洋商报》

## 寻找地缘与血缘的平衡点

重视地缘与血缘是大多数民族的特性。华裔飘流海外，也不忘集聚机缘，广东、福建、广西、潮州等会馆的存在，是地缘性的号召力量；李氏、林氏、陈氏宗亲会的建立，则是血缘凝结的脉络。

所罗门岛民对地缘与血缘的观念，长久以来便根深蒂固，甚至于他们对这民族观念所坚持的态度，比我们华裔更炽烈，令我感到非常迷惑，像一团难以掀开的雾幔，里面飘曳着深深的神秘和诡谲！

且听我细说从头。

许多文明进步、文化悠久的国家，城镇里大街小巷乞丐随处向人伸手，给旅游业带来诸多困扰。所岛属于贫穷小国，介于文明与落后边缘，90%超高的失业率却长期维持了全国的政治稳定，而更令人惊奇的是城镇乞丐绝迹。这是连文明古国也难以实现的梦想，给所岛京城嵌上使人难忘的美好形象，听起来这仿佛是天方夜谭！

从宏观角度，这现象的确叫人惊讶。但当我拨开雾幔做微观深究，不禁蓦然体悟，原来都是地缘与血缘发挥的效应。

霍尼亚拉是九省精英瞩目的焦点，和岛民梦绕魂牵寻找机会的唯一门户。所以，京城无形中接收了一股盲流，

日里到处人潮摩肩接踵，熙来攘往，仿若一片繁华盛景。可是，这股盲流一到深夜即声消迹灭，失去了踪影。没有露宿街头、落魄深巷的悲凉场景。

原来这股浪荡城区的盲流，入夜饥肠辘辘之际，亲戚乡友的家便成为他们的避难所。作为主人，必须殷勤招待所有到来的乡亲，不是一天、一月，而是无年无月，只要他们一日不走，主人就有义务承担他们的衣食住行，决不可有半点犹豫；只要有一碗饭，或几条番薯，都得均分，直到粮尽餐罄为止。

岛民对地缘与血缘的重视，沿袭自荒古，有一个专门名词叫“wan-tok system (one-talk system)”，直译是“同语制度”。

我们的山寨，也因受同语制度的影响而人口爆升。当村人找到一份收入可观的职业，生活稍为松缓，亲朋戚友即找藉口来投靠，寻职、拜访、路过是最常用的理由，便这样短期或长期无所事事地住下去了。我有一位岛民副经理，薪饷足以支持一家六口，但时常捉襟见肘，杂货店每月的贷账经常超越薪饷，甚至有时向我借贷，我不免问起他有关开支的去向，他嗫嚅支吾，最后才说：“家里来了很多 wan-tok，伙食开支庞大。”

“亲戚住一、两周就够了，何不把他们送回乡！”有一次我气极了，向他建议。

“不行不行！”他气急回答：“依我们的传统习惯，驱赶人客是不礼貌的！”

“那就由你开始改革这个不良传统吧！”

他听了更加惊惶。如果他背叛这个传统，回乡将会被村人唾弃、谩骂、诅咒、讥笑、讽刺，患病没有人探访，更严重的是，去世时没有亲戚朋友来送葬，落得晚景凄凉。

因为这个缘故，所有岛民遵循、崇敬传统，大家都往地缘与血缘这条路闯，一些勤奋辛劳、收入不错的家庭，原本可以过较安逸舒适的日子，但因 wan-tok 的出现而变得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这些付出的家庭没有任何怨言怨语，完全出自心甘情愿。甚至对钱财，他们也一样慨然分享。只要对方真是急用，总会慷慨解囊，直到自己分文不剩为止。

初到所岛，对岛民这种心态颇为不解。工人早上出门工作，很多人没有带午餐，休息用午餐的时候，众人总是平均分配。可以五人一碗饭，十人一支烟，轮流一人一口，直到饭毕烟尽为止，没有争先恐后，一切秩序井然。

但是，这种过分关照乡亲的传统理念，却带来不少负面影响。一些贪图逸乐、游手好闲之徒，藉这种关系东飘西荡，视亲朋戚友的家为衣食住行的招待所。尤其是年轻一代，在京城完成学业之后，长期找不到职业，又不愿回去偏僻贫穷的村落，唯有投靠亲友，取得长期饭票，成为城市中的寄生植物，社会进展的绊脚石。

血浓于水，血缘观念我想是每个民族的天生反应，值得继续重视与发扬，但若藉乡缘关系苟且偷安、图谋依




懒，就将造成社会停滞不前、国家陷于贫困的危境。

岛国已被乡缘关系长期困扰，且衍生为一项社会民生问题，看来需要一番革命式的觉醒运动，让这个传统习俗不至于继续遭受曲解、误用，才不至走向负面后果。

我们只能把地缘与血缘关系当做一块生存的踏板，不能视为是求生的长期粮仓。但是，想要所罗门岛民平衡这个历来根深蒂固的理念，恐怕还路长漫漫呢！

2003年1月24日刊于《南洋商报》



 所岛最高法院外观。

## 石头烘炉烹出的美味

现代科技日新月异，我们用电流或煤气烹饪，早已逾半个世纪了。因此，如果今天仍有人用石头和火炭烹煮，肯定会被视为落后得不可思议。对我来说，木柴与火炭，也仿佛成为童年梦里的记忆了。

但是，可能没有人想到，在所罗门群岛，土人依然以很原始的方法烹煮。他们既不用煤气，也不用火炭，而是用石头烘炉。不要以为只有偏居荒岛深山的土人用石头烘炉，城镇的岛民也家家具备了这简单的烘炉。他们称这石头烘炉做“模杜”（motu）。

所岛的所有河流和河床充塞铺陈的不是泥沙，而是大大小小、椭圆亮丽的卵石。初到望古奴岛任职时，有一天，我见到土人在河里捡卵石，装了几个小米袋。我好奇地追问用途，他回答说做“模杜”，同时知道我听不懂，便解释道：“模杜是用石头堆叠成的烘炉，用来烘木薯、番薯和鱼肉的火炉。”

一次，我参加土人的婚宴，终于尝到了石头烘炉烹出的各种美味。

我们宴会聚餐，除了大锅大蒸炉，还得动用大量杯盘碗碟、汤匙筷子等器具，所岛土人只靠石头和椰子叶，便完成了整个烹饪过程，不只省去了许多器皿用具，也同时

免掉了不少洗洗刷刷的繁复工作。他们用椰叶编织成各种体积的器具，有长有短，如碗如盆，用来盛装各种食物，用后就抛弃。

至于石头烘炉，对他们来说，更是妙用无穷。石头烘炉可以烘烤各种食物，用法十分简单，制造方式也简单得很。不必动用金钱购买任何具材，只需把圆形油桶割开，将洗净的卵石装进桶里即成。遇到婚宴，要烹煮大量食物，也无须担忧，在地面挖个尺把深的圆穴，卵石舖上去，就是大型的石头烘炉了。

宴会前夕，厨师先把劈成小块的木柴烧成火红的炭，叠在挖好的土穴里，将干净的卵石舖在火炭上烧热，这过程需要几小时。另一边，妇女们把要烘烤的食料用叶片密包，卵石烧红后便将一包包的食料舖在上面，然后再舖一层烧红的卵石，最后以香蕉叶把烘炉密封起来。

因为是利用石头散发的热能把食料烤熟，所以过程缓慢，要到翌日才可揭炉食用。但是，烘烤出来的食物，味道独特，鲜美无比，令人齿颊留香。

用石头烘炉制作的食品，既不沾灰，因有叶片包着，吃时将叶片揭开，番薯木薯都一尘不染，吃得称心快意！

虽然现代文明开始冲击这个岛国，但这种原始独特、沿用广泛的烹饪方式，看来还是会逐代相传下去。

## 走出苍林作别蓝海

聚精会神劳碌了整日，走出辽阔荒芜的原野，回首西望，耸然屹立，傲视蓝海的望古奴山顶已暮霭袅袅，阳光下一片苍郁荫翳的景色此刻也由浓转淡了。

这是一个异国的黄昏。可是，我们扎营绿岛东岸，连绵起伏的峰峦如同一幕大屏风，挡住西面所有的山山水水，所以蜃居营寨永远无法目睹疲惫的落日欲去还留的旖旎姿彩。今日，天高风清，透过云霭的折射，有五彩缤纷的流霞投影在曲折迂回的山径上。我便这样踩着路上碎落的光彩缓步回寨。

这是我享受绿岛最后的一个黄昏了。

我孑孓独行，心间千头万绪，充满了矛盾，希望蜿蜒的山径悠长迢远，营寨在望不尽的山壑里，让我多跋涉几里路，让我多逗留一些时光在这丛山林野间。因为明天曙光初露，我便要离开绿岛，作别这里的蓝天大海。

这一刻，我多么渴望时间凝固，或者群岛京城的航机取消。

初临群岛的时候，原希望只作两年投住，但这里的山光水色、苍林原野、人情风物，竟把我紧紧地搂抱了长长的六年，使我无法挣脱。

在人生旅途上，四十年来蜃居荒林，从事农耕，由橡

林到可可，由可可而油棕，兜兜转转尽是树木丛野、餐风饮露，每天奔驰在晴时尘烟雨来泥泞的迂回山径，随着四轮驱动车穿山越野。城市，仿佛与我绝缘；温暖的家，竟成我度假期间的临时歇脚驿站。那双餐尽风霜的破履摆在阶前往往不及三周，便又得伴我浪迹天涯，回到苍苍原野，丈量山路的崎岖与蜿蜒了。

记得离国当晚，大女儿在机场对我说：

“爸爸，您已苍老了，农历新年回来就退休吧！记得提早写辞职信！”

提早写辞职信，公司找到适当递补，也易于脱身引退，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过去曾两度辞呈，都没有获得公司颌首，一直拖延至今。我不是另谋高就，而是“辞官归故里”，想一享清福。许多人像我这把年纪，早已撇下一切俗务，含饴弄孙或游山玩水去了。只有我年逾六十，依然在人生的旅途上颠沛奔波，像晚空迟归的一只雁，在暮霭沉沉里犹疲惫盘旋又盘旋。

思构了几个夜晚，才凑足勇气起稿辞职信，行文措词仿佛比写诗更具难度。对贴心了六年的生活环境，在作离去的决定时，那种一波一波如浪似潮的心绪的撞击，的确需要很大的耐力才能摆平。

几十年了，与青山绿树对望，除偶尔思乡而产生孤寂外，从未有过厌恶感。尤其来到海碧天蓝、山青树茂的所罗门，流放在一个偏远孤独的岛上，如同隐居深山。但是，过的是背山面海的日子，无论白昼或深夜，碧澄如镜



的内海总在长窗外对我轻呼浅唤，天一露晓，那些星罗棋布的岛屿就开始向我卖弄风情了。有时还可以见到几叶载满希望、夜钓归来的舟影。这时刻，也是我一日发挥体能的开始，在荒山野林里寻寻觅觅，一方面要毁林伐木，另一方面要造林植树，让棕榈的种子在这异域的疆土上成长，排队为林，并结出丰硕橙黄的果实。

当我的思绪像脱缰野马奔窜之际，黄昏竟悄悄地把余晖抖落翠谷里了。就在顷刻间，缥缈的山岚开始在峰峦间旅行，我深切知道，路途即使迢远，也总会走完的。黑夜即将掀张大网，我的步履依然不疾不缓。一个诞生在橡树林间，且在荒蛮丛野里经过了几十年磨练的拓荒者，即使面对更深沉的黑夜，也没有理由产生恐惧感。

走出苍茫荫郁的林野，鸟声虫吟开始在身后逐渐稀落。山寨虽然已经不远，但因为隐蔽在山坳的另一边，我的视觉暂时还接收不到有关她的消息——但肯定厨房里炊烟袅袅，灯火也正一盏接一盏睁开眼睛，静候我的归来。

这是我在绿岛的最后一个黄昏了，明天我将离开这片山林原野。酝酿了近乎六年的情感、爱恋与依偎的土地、岛民和景物，明日一早便与我拉开距离，并迅速地随着汽艇、飞机的声响，自我的瞳眸中渐渐消失。但肯定的，决不会从我的记忆中埋葬，或者淡化。

## 后记

有幸到所罗门群岛体验生活，是一种机缘。

那段与外界几乎隔绝的日子，却是对一个对新环境的挑战，无论于人、于事、于生活，我都必须重整步伐，重新出发。

启动这个机缘的，是好友庄延波。这位豪气干云的“千山我独行”诗人，在所岛的荒山丛野间活动，经他大力引荐，我轻易地走进业务越国的黄金集团，走进文明边缘的所岛心脏，每天背山看海，前后悠悠六年。

这位行踪飘逸、落拓江湖的诗友，经常在所岛与马来西亚的天空来去，深怕土里土气的我，骤然流落异乡孤寂无援，一再叮咛属下职员好好招待我。每次我从孤岛的山寨到京城度假，在机场接待的常是他的经理，因为他的车子总是比公司的准时。

这，使我一落脚所岛，就感触到一股荡漾的暖流，临行前的种种忧虑随风而逝，感觉前路是一片海阔天空，增强了我对克服新环境的信心。

这个丰富了许多人童年梦想的国度，其实与童话故事和宝藏全然脱节，她只是浮在南太平洋里近千个岛屿所组成的群岛国，偏远而荒凉，贫穷而落后。

但是，它在荒凉、落后中给人惊喜，国家对环保的意

识比很多先进国强烈，对天然资源的开发也非常谨慎，值得我们借镜和仿效。

初临岛国，发现京城街上巡警不佩枪、银行不聘保安，来自文明国度的我确感惊讶。一次在闹市驾车犯规，交警礼貌地相劝：“这里不可U转，千万要记得，为了避免危险。”不会动辄抄牌发传票，使我惭愧得从此不敢厚脸走捷径。

这样的一个人间天堂，却因为2000年那场惊天动地的内战，外国非法军势的渗透，使纯朴的人性开始了显著的改变。人人夜里深巷踽踽独行的胆量动摇了，报章上零星出现了抢劫、凶杀新闻。战争，除了毁灭生命，同时也隐喻着足以破坏原本善良的人性。这种冲击力或许比人命的损伤更可怕。

出现在这本书里的文字，都是旅居群岛期间的点滴，涵盖层面也算广阔，对岛国的文化艺术、民俗风土、地貌风情、自然生态，都各成篇章。但限于个人的知识学力，或许欠缺深入和有失全面，若能给读者增添一点对岛国的认识，也就不失本书出版的意义了。

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原是应亚洲华文作家协会会长符兆祥先生邀约，为该会会刊《亚洲华文作家杂志》撰稿，还嘱多拍图照，函中特别列明同时可交马来西亚报刊发表。于是，在同事追连续剧、摸麻将或海钓的时间里，我伏案悠游于组织文字的沉思默想。蜗牛爬行的我，最快的成绩也只是每月两篇。《亚洲华文作家杂志》为季刊，两篇



尚有余存，符先生也把其中一些代转台湾《中央日报》的副刊〈世界华文周刊〉上版。后来杂志停办了，我把部分文稿寄给主持《世界日报》的林焕彰兄，所以拙作也亮相泰国的〈湄南河副刊〉。

本书所有篇章，先后刊于《南洋商报》〈商余〉版，感谢刘谥英女士及张永修先生两位主编给予机会，刊出时还特别设计了醒目的版面，获得广泛读者的垂注。

对于群岛的地名中译，中国与台湾都各不相同，连国名也各异，台湾习惯把所罗门译成索罗门，所岛京城霍尼亚拉译作荷尼拉，本书采用了马来西亚报章的中译。

有机会把星散的篇章汇集成册，要感激“兴安文丛”的赞助人慨然解囊、主编云里风先生及评审们的垂青。还有文坛前辈姚拓先生百忙中为小书作序，鼓励有嘉，谨此致万分谢意！

乙酉年元旦于双溪大年

---

兴安文丛编委会

主 编：云里风

副主编：傅承得

编 委：柯金德

黄国民

翁清玉

林为鹤

郑金城

黄玉珠

郑桂珠

赞 助 人

拿督郑金炎先生

卢金峰先生

翁清玉先生

林为鹤先生

郑金城先生

王国丰先生





## 兴安文丛

- |             |     |
|-------------|-----|
| 01 大冷门      | 张弓  |
| 02 森林火焰     | 朵拉  |
| 03 抬望眼      | 小黑  |
| 04 肝胆红尘     | 芸亦尘 |
| 05 不愿放弃的光和亮 | 周锦聪 |
| 06 童诗·童心    | 宋飞龙 |
| 07 爱情花园     | 朵拉  |
| 08 断了单思线    | 马岩  |
| 09 双镇记      | 许通元 |
| 10 火山岛与仙鸟   | 冰谷  |
| 11 沉醉       | 年红  |
| 12 蓝色岛屿     | 菲尔  |

